

儀禮正義

冊三



線

531.12
7745
25
v. 12

儀禮正義二十六

南菁書院

績溪胡培翬竹村著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葬之禮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別名第十二

疏正義曰此與下既夕禮本爲一篇以簡冊繁重分而爲二此篇所載至卜葬日止皆在未啓殯之先故鄭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也云士者以禮記解記喪大記諸篇所言喪禮多君大夫士並陳此篇則專言士之喪禮故以十一篇也賈疏云

天子諸侯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據鄭注喪大記上沐梁及大卜斂陳衣與此異者每以爲天子之士目鄭意以此篇爲諸侯之士

禮疏矣姜氏北錫曰士喪禮是士自死而子爲之喪之禮以下文死于適室復以爵弁推之可見所謂葬用死者之禮也舊乃謂士

喪其父母之禮失之矣吳氏疏曰此主有位之士夫子喪之之禮至士之父母妻長子死喪之從同仕焉而已者禮亦如之若未仕

之士未必有赴于君君弔之事而其他亦或從殺矣今案古者

之子恆爲士士之父亦士也下記云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

之某外賈疏據此謂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十禮則士之父既死自

用十禮明矣吳氏說較爲周備賈疏又謂記不云父者以其經主

于父死故記不言父此訛非也案記云赴曰君之臣某死自指父

言以士之父亦君之臣也云喪於五禮屬凶禮者周禮大宗伯云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下卽云以喪禮哀死亡是也各本凶下無禮字接集釋增小戴第八先大父撲齋先生三禮目錄校證云據士

冠禮疏當作第十三第八乃士虞禮減氏庸本徑改爲小戴第十三○雜記血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

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萬氏斯大曰前此喪禮已亡微孺悲之學幾可考故當時小斂之奠曾子云在西方子游云在東方未成服弔曾子則襲裘子游則裼裘負夏之反柩曾子以爲禮子游以爲非兩賢並及聖門於禮尚未能歸一由無成書可執也然則儀禮十七篇必謂盡出先王之舊殆亦不深考也今案士喪禮制自周公至孔子時雖廢不行而其書尚在故孔子得以教孺悲非孔子作之也萬氏據此遂謂十七篇非先王之舊過矣至曾子子游之異議由當時喪禮久廢不講非無成書必然周公制禮當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今惟士喪禮首末完具次第井然而天子諸侯大夫禮散見於傳記者多不全備故謂士喪禮之書由孺悲之學而存則可以士喪禮爲非先王之書則不可耳

士喪禮死于適室慎用斂衾

適室正寢之室也死者齊故於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有牀

注被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故也小斂之衾

疏正義曰注疾當陳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慎用斂衾去死衣

陸氏釋文作膺云牆也本亦作牆張氏識誤從釋文作膺李氏集釋同朱嚴州刻本明徐本款氏通典通解俱作墉毛本誤牖又注死而

遷之當牖下嚴本徐本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楊氏款氏俱作當毛本

誤南阮氏校勘記云據疏內解北牖南牆者非一似可兩通今案校

勘記之說非也下篇記云寢東首于北墉下又云設牀第當牖鄭俱

本此爲說知作墉作當者是禮經釋例曰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牆無牖也

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幽風七月塞向墐戶毛氏傳向北出牖庶人草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案北牖燕寢亦

有之宗廟正寢之室則無任氏啓連宮室考云或以爲室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爲說私室卽謂燕寢也段氏玉

521.12
77745
27
V.12

裁曰凡室之北有墉無牖郊特牲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今案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牖下鄭注或爲北墉下

室中北牆下又婦廟見席于北方鄭注北方墉下是北唯有墉無牖諸說甚確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或爲北墉下釋文牖舊音容知或本作墉爲是作牖誤也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侃義疏云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案皇疏言北壁足爲北牖之證實勝賈子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亦承疏文之譏誤耳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牖下之文惟室南有牖北無牖室內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卽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下經云商狄執巾從入當牖又乃襲三稱節注亦云當牖則作當爲是作南誤矣注云適室止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者案自天子至士皆有正寢燕寢詳十昏禮燕寢常居之所正寢唯齊及疾乃居之檀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內正寢之中是也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又謂之適寢下篇記云士處適寢此云適室卽適寢之室也但經言適室不言適寢者以寢是大名統堂室與房言之此十之死在室內又下沐浴含襲小斂亦在室行之故言室不言寢也記云有疾死者齊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此注云疾者齊故於正寢焉是推言居正寢之由禮記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鄭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是死於適室所以正其終兩注相兼乃備春秋莊公薨于路寢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夫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于小寢左傳卽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是也云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者當值也言疾時處室之北牖下死則遷之當室之牖下也墉必言北者以室中東西北三面皆有墉故須言北以別之若牖止有一不須言南北也下記云遷尸注徙於牖下也亦不言



南此注因經不言遷尸故據記補之云有牀衽亦據記言也記云設牀第當臚衽下莞上簟注衽臚席卽下莞上簟是也云撫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者案說文撫覆也衾大被也手傳衾被也賈疏云死必覆之爲其形衰經直云斂衾不辨大小鄭知是大斂衾者以是時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小斂衾而用大斂衾也下經襲訖云撫用衾亦卽此衾也至小斂訖大斂之衾當束則用夷衾覆尸下經男女奉尸俟于堂撫用夷衾汙夷衾覆尸柩之衾也是也妻大記云君大夫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死用大斂一衾以撫尸及大斂時兩衾并用故云大斂所并用之衾也引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撫用斂衾去死衣者見撫用斂衾在遷尸之後且覆之以衾以便去死衣也彼注云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黃氏諭曰復而後行死事則撫用斂衾當在復之後然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立作則亦初無先後之別今依經文朱氏軾曰未復不當用斂衾吳氏廷華曰未復亦不當去死衣今案喪大記云唯哭牛復復而後行死事彼注云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是復時方望其生豈有先加以斂衾之理又喪大記注以去死衣中有復衣則真意亦以撫用斂衾焉在既復之後矣檀弓云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蓋謂此數事並于始死之日爲之耳非謂無先後之別也據孔疏云自復以下諸事並起則復自在先惟此篇敍始死甚略不載設牀遷尸諸事故以撫用斂衾括之王氏士讓訓解云撫用斂衾當在既復之後經以死于適室先之立文不得不然要之初死卽復復後乃撫用斂衾耳妻大記有疾病廢牀之文詳下記○禮經釋例云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大斂于阼階上殯則于西階上案士喪禮死于適室是始卒於室也又云布席于戶內下莞小斂後夷尸之牀也在堂上故曰戶內又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此上簟此小斂之席也在室中故曰戶內又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此

下復者一人以齋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投領于帶

復者有司招魂也天子則

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爲之爵弁

飾

正義曰復者人子不忍死其親冀精氣之反而重生

故云復禮弓所謂復盡愛之道是也據雜記云復西上則復者不止

人

鄭注謂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此云復者一人士禮也以爵

弁服者士冠禮陳三服以爵弁服爲上李氏如圭儀禮集解曰凡復皆用死者之上服喪大記曰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襮世婦

以

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鄭注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韋衣而侯伯以驚其夫人用揄狄子男

以轔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襮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

下之服也徐氏乾學曰稅衣卽祫衣雜記曰復諸侯以喪衣冕服爵

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內子以韋衣喪衣素沙下大夫以禮

衣其餘如士孔疏下大夫以禮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禮衣也其

餘如士者謂祫衣如士之妻居禮夏采天子復以冕服是復皆用死

者之上服也祫衣于衣謂連綴其裏于衣使合爲一以便何也左何

之者左爲陽何俗通作荷古作何沈氏丹儀禮小疏曰說文何僕也

臣鉉等曰僕何卽負何也凡僕可負何皆在肩背款云左手何之張

云

云左臂何之皆非廣雅釋詁拔插也王氏疏詁曰插垂拔捷古通用爾雅釋器拔衽謂之祫事注拔衣上衽於帶此云投領于帶盛氏世

佐儀禮集編曰領爵弁服純衣之領也帶復者之帶也復者以左肩

何爵弁服而插其領於己之帶間以固衣而登梯也復時既不用冠

則帶繩之屬皆不用可知張氏以帶爲復衣之帶非吳氏紱曰簪裳又投領防遺脫也經不言復者何服下記云復者朝服喪大記同

注云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者言士之復者以有司爲之蓋隸于弟

私臣之屬鄭注三禮多解復爲招魂復魄孔穎達云招魂是六國以

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今案此說非也下經云北面招以衣則禮固言招矣凡人形體謂之魄其精氣謂之魂禮運云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知氣卽魂也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是形魄具而魂氣附焉則生形魄存而魂氣離焉則死楚辭所謂魂魄離散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檀弓曰魂氣則無不之也人始死魂氣猶存故孝子欲招之使復附於魄以生是以有復之事故解復爲招魂復魄也後世大招招魂之辭蓋本禮經以爲名云天子則夏采祭美之屬者周禮有夏采祭僕隸僕皆掌復事故云之屬詳下云諸侯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云小臣復鄭注小臣君之近臣也孔疏據此謂大夫士以下復亦用近臣今案此小臣係周禮大僕祭僕同官者非內小臣周禮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事是其職觀近于君故亦云近臣與妻服傳所謂近臣闇寺之屨別云爵弁服純衣縫裳也者見士冠禮云禮以冠名服者此復者但以衣裳招而不用爵弁今經不云純衣縫裳而云爵弁服是以冠名服也云簪連也者據釋名簪本爲連冠於髮之名今連裳於衣亦名爲簪又集韻簪或从纏作鑾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綴衣曰縫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綴亦訓連也北面招來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此禮夏采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綴復于四郊祭僕大妻復于小廟注僕大妻復于小寢大寢檀弓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注謂尊者求之備也士禮但復于寢而已此云升謂升適寢之屋也榮詳士冠禮東榮西榮之前爲南其後爲北云升自前東榮者謂自東榮之南以升也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

賤者士亦未必有狄人之官當使隸子弟設之中屋屋脊之上聲高則遠聞也北面招以衣卽下記所云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也曰皋某復三謂呼死者之名而令其來復三卽喪大記所謂三號也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喪大記曰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諸文有詳略而義同鄭注喪大記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十也天子諸侯言東露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孔疏三號號呼之聲三徧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降衣于前前謂南轍也降衣如魂之降也喪大記曰捲衣投于前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捲衣自前投下蓋前爲陽冀生氣之來也王氏士讓儀禮解云降只言衣不云弁與裳者弁不以復裳連於衣降則俱降又案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喪大記曰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是皆言復之變禮也注云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者檀弓曰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鄭注鬼神處幽闇孔疏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云皋長聲也者文選西京賦神皋薛注皋接神之聲禮運孔疏皋引聲之言引亦長也云復反也者詩我行其野篇言歸思復手傳復反也云降衣下之也者言復者何衣升屋今自屋下之也引喪大記者證某爲死者之名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鄭注婦人不以名行孔疏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鄭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皋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皋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

據鄭云其餘則同是鄭大夫以下周亦稱名矣曲禮曰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諸侯復曰某甫復矣是鄭所本也孔叢子曰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楣女復子思問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今案喪服小記疏云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與伯仲是書銘也孔叢子謂復稱姓氏不足據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庭也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

疏

正義曰受用篋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放俱作篋

釋文集釋俱作筐陸氏曰本或作筐石經考文提要定作篋云喪大記注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可證今案周禮夏采注引此文亦作篋當從篋爲是注云賈疏云鄭知受之於庭者以其降衣簪前受而升自阼階明知受之於堂下在庭可知云受衣亦一人以上經云復者一人決之也云人君則司服受之者周禮司服職曰共其復衣服是復時衣司服共之則亦司服受之也喪大記曰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是也士未必有司服之官當亦隸子弟私臣之屬受之耳云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者據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云衣尸者蓋暫覆之謂若得魂反而依於衣也吳氏紱曰受用篋以爲魂之所依不可徒手受慎之也以衣尸者欲魂附衣復於體魄而更生也若覆之而不生則俟浴時並此衣去之鄭注喪大記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浴而去之又注去死衣亦兼復衣言也阼階主人平日所升之階故敖氏云升自阼階象其反也復者降自後西榮因徹西北辟若云此室凶自是行死事疏後卽西榮之北也喪大記曰降自西北榮不疏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辟爲便也注云不由前降不以虐反也者言復望得魂反今魂不反是虐反故不欲由前降而由後降也今案

鄭此說未然此時復者方降衣於前俾受者覆尸以冀其生豈在屋上卽逆意其不生而不由前乎蓋復者之降由後示與升相變亦爲徹西北屏便也敖氏云降於此者寅升時相變也下文設奠之類升降異階者其義皆然云降因徹西北屏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此說亦非喪大記曰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屏薪用爨之孔疏爨然也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屏以然竊竟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云屏是屋簷也熊氏云屏謂西北隅屏隱之處今案復者徹西北屏亦是束其生沈氏形曰西北屏乃室隱闇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降衣于前不知魂之反不反故又徹西北屏意魂或自此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徹西北屏者通諸幽也鄭謂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則是方冀其生而卽致死之不誠甚矣言招魂復魄之意邪至喪大記云取所徹屏薪用爨之者本非爲用爨而徹乃既徹則用以爨無用之用也故用時謂之薪而徹時不謂之薪吳氏紂曰徹屏者欲其神自上而下二說實勝注義沈說尤詳善

右始死復

楔齒用角柵

爲將含恐其疏口閉急也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復者猶冀其生復而不生始行死事楔齒至帷堂事死之

初事也喪大記曰小臣楔齒用角柵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周禮玉府大喪共角柵自天子至士同用角柵矣角柵以楔齒故又名爲楔下記云楔貌如輶上兩末詳後注云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周禮注鄭司農云角柵角匕也以楔齒令可飯全禮記孔疏云者案周禮注鄭司農云角柵角匕也以楔齒令可飯全禮記孔疏云楔柱也柵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曲屈爲將含恐口閉急故以柵柱張戶齒令閉也賈疏云此角柵其形與拔醜角柵制別故屈之如輶中央入口兩末向上案柵狀如匕本有兩末之形非屈之使然下綴足用燕几是平日常用之几則角柵亦是平日常用之物緣始死不

能猝辦喪器故皆以生人之器爲用賈謂與投醴角相制別恐非

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爲將屢恐

對

正義曰檀弓云毀竊以綴足孔疏謂用毀竊之嬖連綴死人足

令直可著屨也案此殷禮周用燕几燕居常用之几也

注云綴猶拘也者謂拘束其足也

云爲將屢恐其辟戾也者辟戾不直也爲尸應著屨恐足辟戾故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下記云綴足

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

持之注校脰也尸南首几脰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張氏爾岐云几兩頭有脰並排兩足於兩脰之間以夾

持之是也云今文綴爲坐者古今文疏義云綴正字對聲近

假借字鄭以下記及禮記字作綴故從古文餘詳下記

奠脯醢

醴酒升自阼階奠于戶東

鬼神無象設正義曰奠脯醢醴酒者檀真以馮依之

正義曰

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

闇也與鄭注不容改新孔疏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度闇上所餘

脯醢以爲奠也下記云若醴若酒注云或卒無醴用新酒是醴酒止

用其一爲始死促急不備

敦氏以醴酒具有一爲四物與記不合盛氏

世佐秦氏蕙田皆辨之升自阼階奠于戶東者禮經釋例曰凡奠于

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敦氏曰此時戶南首東乃其右

也奠於其右若便其飲食然記曰卽牀而奠當器用吉器注器未變

也亦是不容改異之意注云禮始於飲食詩曰神嗜飲食故設奠

以爲鬼神憑依之所劉熙釋名云喪祭曰奠李氏如圭云是謂始死

之奠自始死至葬之祭曰奠不立戶奠置之而已朱子曰自葬以前

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

祀事之也張氏爾岐曰喪禮凡二大端以奉體魄一以事精神復齒綴足奉體魄之始奠脯醢事精神之始也禮經釋例云若然則葬

乃奉體魄之終祭乃事情神之終也荀子曰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

敬事其神也○禮經釋例又云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葬新

遷柩朝廟祖大遣皆奠案事小疏正義曰檀弓曾子曰尸未設士喪禮始卒奠脯醢云云帷堂訖也飾故帷堂小斂而徹惟仲梁子曰夫婦方賓故帷堂小斂而徹惟方氏怒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惟若是則帷堂之禮爲死者爾豈爲生者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賓故帷堂失禮意矣盛氏世佐取方說今案鄭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喪之言方亂非也是仲梁子之言鄭氏已非之矣尸未設飾未襲斂也注云事小訖也者張氏爾岐曰以此時尚未襲斂暫帷堂以爲蔽故云事小訖今考此篇自始奠帷堂之後三云徹惟大斂帷堂之後一云徹惟君使人弔徹惟君使人送徹惟此二者皆一层即下雖云徹而未嘗徹以弔襚之後不更云帷堂也及小斂云卒斂徹惟至大斂復云帷堂是小斂後之徹惟乃全徹去故曾子與仲梁子俱云小斂而徹惟也然小斂大斂俱是飾口故將大斂復帷堂及大斂訖云卒斂徹惟以後不更帷堂矣檀弓經但言小斂而注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喪之禮兼大斂言之鄭氏之於禮精矣大斂後所以不更帷堂者以尸已斂於棺殯於肆也茲因姜氏北錫論帷堂徹惟之義夫詳析故特考之又雜記曰軒夕哭不帷鄭注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既出則施其屍鬼神尚幽闇也似大斂後仍有帷者案此是帷板非帷堂喪大記曰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注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是柩既殯之後於殯旁帷之與帷堂異故雜記又云無柩者不唯鄭注謂既葬也棺板已去遂去帷是也又檀弓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禮朝夕哭不帷蓋謂朝夕哭時當暫去帷以見殯肆而敬姜之哭穆伯仍帷之不去故檀弓以爲非古也此皆既殯帷之之帷非謂帷堂也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西命赴者拜送

赴告也臣君之股正義疏曰赴

于君者使人告於君也其辭詳下記雜記曰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

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此經唯言赴于君者舉其車者以該之也檀弓曰父兄命赴者父兄謂諸父諸兄也此謂始死主人方昏晝故赴告姻族朋友則父兄命之若赴告於君必

親命而拜送之者敬也鄭注分別大夫士似失之盛氏世佐曰是時親族僚友亦當使人赴之大夫士訃於同國他國之辭見於雜記

者詳矣款云古者大夫士赴告之禮唯止於其君非又案大夫士之喪同國則赴異國則否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也雜記言他國之君

大夫士亦皆赴恐是春秋以後之禮非古也今案主人西階東命赴者喪大記曰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披衽附心降自西階以由西階降

故卽在西階東命之亦不忍當主位之意南面者方氏荀子曰以赴者必南行拜送宜鄉之也

注云赴告也者下記注云赴走告也雜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泮義疏曰此正義疏曰此

相兼乃備云臣君之股肱耳目者見虞書以其與君爲一體故必赴也云死當有恩者君之禮也若下弔襚之類白虎通曰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

有賓而拜之賓僚友羣士也其疏曰此正義疏曰此

謂因命赴見賓遂拜之也不然則在室不出云有謂或有或無不定也鄭必知賓是僚友羣士者以下云有大夫則特拜之此但云拜故知是士之僚友也鄭注曲禮云僚友官同者以其官同誼親容始死卽來也云其位猶朝夕哭矣者謂賓位也若主人則仍西階東南面拜之褚氏寅亮曰未小斂前主人堂下之位暫在此既小斂乃卽昨階下西面位李氏如圭曰朝夕哭賓位在庭直東序及門東門西

右使人赴君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

聚主人庶昆弟也
婦人謂妻妾子姓

也亦適前

疏正義曰自此至堂下北面言尸在室主人以下哭位喪大

爾岐云主人哭位惟小斂以前在此小斂後則在階下矣云入坐于

牀東者謂主人既命赴而入室也是時遷尸于牀在室中牖下牀東

尸之東也易氏云至是方言坐則先時主人亦立也吳氏廷華云前

亦坐于此二說皆未合姜氏北錫曰喪大記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

事哭最先而哭位則序於此時者蓋始死時主人啼婦人哭乃創鉅

痛深心胆摧裂發於不自禁者此說得之始死痛深哭發於不自禁

遑論哭位上帷堂注云事小訖也謂事小定故至命赴後入哭乃序

之楊氏復曰始死哭位辨室中戶外堂下之位喪大記人君禮亦必

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者非特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位不可以不

正亦治喪取繁處變之大法也應氏續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

喪遽哀迫人趣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具紛糾雜亂者有

倫矣蔡氏德晉云尸首向南足向北主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又在主

人之東皆西面以向尸也婦人俠牀者男子牀東婦人牀西以近而

信也主婦坐于牀西衆主婦又在主婦之西皆東面亦以向尸也盛

氏世佐云俠夾通俠牀在牀西也與男子相對故曰俠牀今案下記

云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鄭注別尊卑也

又案喪大記曰既正尸于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

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

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鄭注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

其男子立于主人後女子立于夫人後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

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鄭注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又曰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言坐亦不言立據下記則自主人主婦外惟命夫命婦坐餘則立據喪大記則士之喪自主人以下皆坐二者不同盛氏世佐謂衆主人婦人不言坐蒙上入坐之文可知又以喪大記與此記異爲各記所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經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牀俱不言坐蒙上入坐文也與喪大記正合據喪大記君之喪主人主婦坐餘皆立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坐餘皆立十之喪則皆坐似是等差如此若士禮衆主人以下立而不坐則經亦當分別言之不得僅云在其後也盛氏張氏之說似是至下記所云與喪大記所言大夫之喪合愚意當是記大夫之禮而文有譌脫耳如士冠是士禮而記兼及大夫以上禮鄉射是大夫士禮而記亦及諸侯以上補是其例也不然鄭注下記云別尊卑也注喪大記云尊卑皆坐誠然不同若俱士禮鄭何無一言辨及乎賈疏分別命士及不命之士非詳訂疑注云衆主人庶昆弟也者謂主人之庶昆弟也敖氏云衆主人於死者爲衆子不云衆子而云庶昆弟繼主人爲言當然耳是衆主人卽斬衰之親下經所云親者乃齊衰大功之親也故以衆主人免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衆主人免記云衆主人布帶則是衆主人乃主言齊衰大功者沈氏彤云鄭所云庶昆弟人布帶決此衆主人爲齊衰大功之親不惟彼此殊絕亦明與親者之文相妨且衆主人免記主人布帶之下並不言親者與衆兄弟則是統齊衰至緇麻之親皆在其中豈徒主言齊衰大功而已此其疎也鄭注下婦人云妻妾子姓亦專指斬衰者言之蓋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其後適妻在前妻與子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於齊衰及於大功文王世子所謂以喪服之精粗爲序以次主人者是

也云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者沈氏彤云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

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妻爲夫杖婦爲舅姑不杖明夫人與主婦皆死者之妻注適妻卽主婦也

也又鄭注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本注子姓以婦人皆杖注推之蓋專指女子子在室者姓字牽連及之耳今案沈申

鄭義皆是但謂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爲統大功以下則非耳又方氏苞云喪大記並舉主人主婦道其常也此曰婦人該其變也蓋或

死者妻早亡則子婦不可以稱主婦矣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是方意以此婦人中兼有子婦矣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此亦兼男子婦人言也謂之親者對下在戶外堂下者言耳其實比于在牀東西者爲少疎也亦男子在東婦

人在西吳氏紱云言在室則不必皆東西面蓋亦有於北墉下南面者矣以室中狹隘又有弔襚者入焉故也

注云賈疏云知親者謂大功以上者以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故氏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下篇曰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其上云主人蹈無算則親者固專

指婦人此篇下經云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阼階則親者又專指男子本經上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依牀下云親者在室則親者兼男子婦人可知故據一端爲說非是若鄭云大功以上者但

包齊衰之親不兼上經衆主人蓋下云主人及親者不言衆主人則親者宜兼衆主人此承上衆主人而言則親者宜在衆主人之外故

知鄭不兼言也今案沈說是也鄭云父兄姊妹子姓本喪大記據彼云父子姓又云姑姊妹子姓則此注子姓兼男女言也父兄姑

姊妹謂死者之諸父諸兄及諸姑姊妹子姓則死者之孫男女及昆弟之子男女凡屬齊衰大功者皆在其內賈疏據主人言誤詳訂疑

又沈氏據文王世子以喪服之精贊爲序此確論也上篇飲牀謂斬衰者此節在室謂齊衰大功者下節戶外堂下謂小功以下者經文敘女井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第衆婦人衆兄弟正義曰然如此衆婦人戶外北面第小功以下戶外堂上也案鄭注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云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故此哭位男子在堂下婦人在戶外堂上也盛氏世佐云戶外室戶外先言婦人自內及外也其親疎同而所立有遠近者內外之辨也皆北面向戶也褚氏寅亮云親疎之位以室與堂分男女之位在室者以東西分在堂者以上下分注云小功以下則缌服亦統之矣沈氏形謂此小功缌服婦人兄弟中各有同姓異姓是也或以左傳士踰月外姻至疑始死哭位不得有異姓不知外姻是言其遠者若近則始死亦即來也上言婦人下不言男子言兄弟者古人通謂婚姻爲兄弟又喪服傳謂小功以下爲兄弟故以兄弟該之也

右尸在室主人以下哭位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门右北面使人士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也正義曰自此至不辭入之寢門內明也徹帷屏之事畢則下之也言君使人弔使人襚之事李穆亭曰君使人弔襚不言若則是君於士喪皆必有是禮矣必徹帷者以主人在堂下使者致命於堂上不可以帷隔之也歐氏曰妻不迎賓惟於君及君使則迎之此不出外門者別於君之自來也先入門右道之吳氏廷華云見賓不哭爲其以君命來今案喪大記曰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鄭注見人謂迎賓客據此經也北面如見君也注云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者公食大夫禮云使

夫戒各以其爵此禮之通例也云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者
使者卽賓也喪事雖略於賓主之儀亦必先使人將命主人乃出迎
也云寢門內門也者賈疏云大夫士唯有兩門以下云主人拜送于
外門外故知此寢門內門也云徹帷屢之事畢則下之者賈疏云謂
褰帷而上非謂全撤去案屢說文閉也釋記釋文引字林玉篇亦皆
云閉也篆文云古闔字是字書並無褰帷之訓沈氏形云屢是帷之
所以開闔者故闔之曰施其屢閉之則曰屢之猶門關之關訓局亦
訓通其例一也段氏玉裁云士喪禮注曰徹帷屢之事畢則下之帷
記注曰既出則施其屢鬼神尚幽闔也據此二注屢有褰舉之義與
東都賦祛黼帷同疑說文閉當作開一說屢在開閉之間故兼此二
義今案段後一說略與沈同文選注云祛舉也廣雅釋詁云祛去也
又云祛開也王氏疏證云莊子胠篋篇司馬彪注云從旁開爲胠秋
水篇公孫龍口咷而不合呂氏春秋重言篇君咷而不睑高誘司馬
彪注並云咷開也祛肱咷古通用袖口謂之祛義亦同也竊疑此屢
字與祛肱咷亦通曲祛暑無褰裳鄭注褰祛也是屢有褰義又下君
使人襚復云徹帷是事畢則下之有事又徹之也下小斂訖徹帷經
復云帷堂此君使人弔襚徹帷後不更云帷堂則賈以屢爲褰帷而上非謂全撤去者確矣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

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疏正義曰弔者
升自西階東面江氏筠云聘禮南面致命此不然者以其尸在室中
弔主於死者不容轉以身背之東面致命乃於生死兩盡也主人進
中庭褚氏寅亮云中庭東方之中庭也故弔者東面向之致命主人
則北面受命敖氏謂西方之中庭非盛氏世佐云中庭東西節也其
南北之節蓋三分度一在北不在西方者以聽君命故也江氏筠說
同今案褚氏以爲東方之中庭者據賓東面言也盛氏江氏以中庭

爲東西之中者據聘禮賓自碑內聽命碑在東西之中也此時賓升西階致命則中庭在東西之中亦得東西向之又聽命宜近堂當中庭少北盛氏江氏之說是也

注云主人不升踐也者案喪大記曰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云拜于下則受命時得升堂也大戴禮曰大夫于君命升聽命降拜云大夫升聽命則士踐不得升也云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者此無正文鄭玄注禮記爲言韋昭注記諸侯相弔弔者入升自西階東西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其如何不淑賈疏云彼據鄰國之君此弔己國之士故不言寡也今案弔己國之士故亦不云君之妻而云子之妻也

主人哭拜稽頰成踊稽頰頭觸地成踊三

者正義曰上言主人見賓不哭至是賓致命畢乃哭也拜稽頰者

三拜君弔之命也檀弓曰拜稽頰哀戚之至隱也稽頰隱之甚也

鄭注隱痛也檀弓又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此經云成踊卽有算之謂也方氏苞曰前此哭無停聲踊無算至是有君命以敬節哀然後成踊禮經釋例曰凡君使人弔遂贈主人皆拜稽頰成踊非君之弔遂贈則拜而不踊又曰吉事之拜以稽首爲最重凶事之拜以拜稽頰成踊爲最重皆見君之禮拜稽頰成踊者卽周禮九拜之長動也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最爲得之先後鄭不能引伸其說而各下己意經義遂晦今以禮經證之始知其說之確也踊與稽頰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頰謂之吉拜也大祝九拜之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吉事之拜由重而輕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凶事之拜亦由重而輕次第固井井也又周官九拜解曰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頰頰乎其順也稽頰而後拜頰乎其至也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頰而無稽頰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頰其周禮數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也

注云稽頰頭觸地者禮記問喪曰稽頰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是鄭所

本也荀子曰至地稽頸案稽之言至也稽首稽頸同爲頭至地惟稽頸以頸觸地無容爲異耳說文頸頸也云成踊三者三者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三日告殯云祝宰宗人衆主人猶大夫哭踊三者三孔疏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是者三故云三者三又檀弓疏云跳躍爲踊每一踊三跳

三踊九跳是也

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

正義曰外門大門也對寢門爲外門凡迎

送之禮迎于外門外者送亦于外門外此經迎于寢門外送於外門外又迎不拜而送拜皆喪禮異也此反上文但言主人不言衆主人

者下記云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注云不二主

故喪禮拜賓惟主人一人也以上是君使人弔之禮

君使人襚徹帷

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

襚之言遺也衣被曰

賈人敵者曰襚此云君使人襚則於敵以下亦稱襚也禮別更端弔

襚不同時上君使人弔徹帷此又言徹帷則弔事畢卽下之也主人

如初謂如上弔時出迎先入諸儀也襚者左執領右執要案衣之上

曰領裳之上曰要款氏云此執衣如復見是衣裳具曰簪裳於衣也

蔡氏云襚衣多恐此衣或與彼裳混則簪裳於衣以成一稱宜也入

升致命亦如弔時也注云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者白虎通云贈

襚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

者則贈襚公羊傳衣被曰襚何注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穀梁傳

衣衾曰襚劉向說苑亦云衣衾曰襚矣卽被也蔡氏云大斂時衾亦

在算則固有以被襚者矣云致命曰君使某襚者亦約雜記文賈疏

云君襚雖在襲前襲與小斂俱不得用大斂乃用之吳氏廷華云大斂衣在外所以榮君賜也

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

正義曰主人拜

如初拜君襚之命也云如初亦如上弔時拜稽願成踊也襚者入衣尸此入謂入室衣尸者蓋以襚衣覆于斂衾之上出主人拜送如初亦送于外門外也以是君使人襚之禮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上是君使人襚之禮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於十旅拜也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亦正義曰此以下言因君使人弔襚出而見賓之儀出不成禮也也○升降自西階自下嚴本有階字唐石經無從石經○儀禮紹解云初喪尸在室不可乍違惟君命弔襚不可不出但既出而見賓之在焉則又無漠然竟入之理故因而拜之敖氏云唯君命出小斂以前則然升降自西階自此至葬其禮然也於大夫云特拜見于士亦旅之也卽位于西階下此非正位因事而出乃在是耳主人卽位大夫宜辭之謂不必以己故而留于外也既辭則主人乃入大夫若或不辭主人猶入矣今案升降自西階者以阼階是主階不忍由之曲禮云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是有大夫則特拜之有者原是不定之辭但自此至入也皆言大夫賓之禮上命赴云有吉貝拜之以賓是士故拜之而卽入此賓爲大夫是尊於己者故特拜之而少立于西階下東面皆以別於士蓋西階下本無位此卽位不適少立於此耳李氏如圭以不辭爲不致弔辭敖氏以不辭爲不辭主人使入玩經文語勢似敖義爲長王氏士讓曰不待大夫之辭而主人竟入以尸旁不可久離故也此說得之又案喪大記曰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此經云唯君命出則是小斂以前大夫來弔不當斂亦不出也喪大記與此不合但經是周公所作井然不紊記是後人所述或有異聞學者於經傳異同之說遵經而舍傳毋

以傳而疑經可矣。注云：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者，唯獨也。獨君命出則其餘皆不出也。所以然者，以始喪之日，哀戚其在室，故不出弔賓也。經云：遂弔賓者，係因君命出而弔之，非爲拜賓出。賈疏謂因事曰：遂是也。云：大夫則特弔，別於士旅拜也。者下小斂後主人拜賓，大夫特弔，十旅之是特弔，別於士旅拜也。云：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者以作階下是主人之位，未忍在此，故少立于西階下，亦升降自西階之意也。云：不踊但哭拜而已者，以下主人拜賓云：卽位踊是拜而成踊，此不踊則但哭拜而已。與正拜賓異也。云：不辭而主人升入，義已見上云：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者若爲拜賓出，則弔必成踊，且待其辭而後入，乃爲成禮。今卽位而不踊，又不待辭而卽入，則不成禮矣。以本不爲賓出，故不必與賓成禮也。以上是總言受君弔襚之時，其見賓之儀如此，非專爲君使人弔言也。

右君使人弔襚

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疏正人將之致於主人也。卽陳陳在房中。

曰：自此至適房，言親者及庶兄弟朋友致襚之事。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者此親者兼齊衰大功而言，以有同財之義，故不將命，亦不言主人弔也。云：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者上言親者在室，則可以直達，故不須將命也。云：卽陳陳在房中者，以下微衣者執以適房，故知陳在房中也。經云：以卽陳謂卽就房中所陳處。陳之少儀曰：親者兄弟不以襚進，是也。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疏正庶兄弟卽衆兄弟也。變衆言庶容同姓耳。將命

曰某使某襚拜疏

正義曰喪大記云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孔疏

于位室中位也疏大功以上襚之不將命自卽陳于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是此親戚之衣謂小功以下對上親者卽陳言之也

注云庶兄弟卽衆兄弟者上經親者在室下卽言衆兄弟故知此次親者卽衆兄弟也云變衆言庶容同姓耳者庶疎遠之稱同姓謂袒免及絕服以外者大傳曰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絕矣是也容同姓者容庶中兼有疎遠之同姓也敖氏以庶兄弟中兼有

外兄弟但上衆兄弟注謂小功以下則外兄弟已統之矣此庶兄弟哭位在堂下故致命于室亦容有不在哭位而襚者故均須使人將

命于室也下記云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謂此時也云將命曰某使某襚者上某庶兄弟名下某所使人名云拜于位室中位也者謂

室中牀東位也拜不稽頷別於君使人襚也又君襚以衣尸此委衣於戶東牀上亦別於君襚也敖氏云辟君襚且不必其用之也張氏

云委衣將命者委之也但致命北面委衣于戶東當西面李氏云下經曰西面委衣如於室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禮則委衣西面是也

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也

正義曰敖氏云親者襚不將命

致之蓋親則禮略疎則禮隆聖人之意然爾今案此卽父黨無容之義也主人拜亦拜于位不稽頷也敖氏云旣小斂拜襚者則稽頷此惟拜而已者以其與君襚同節宜遠時之是也張氏兩岐云委衣如初如其于戶東牀上委之者朋友也今案下記云襚者委衣于牀不踊

坐注云親以進親之恩也者謂朋友相親之恩意也云退下堂反賓位也者賓位詳有賓則拜之下此退謂朋友襚者退也云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也者上君襚時主人哭拜稽頷成踊此徒哭不踊

是示別也敖氏以退哭不踊爲兼庶兄弟及朋友襚而言褚氏寅亮

云朋友親襚故注以反賓位擇退字款氏兼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庶兄弟使者退言似混今案褚氏之說是也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凡於襚者出疏正義曰上文君襚時襚者左執領右執要此徹衣有司徹衣者執衣亦如之但云如襚則是凡襚者皆左執領右執要也親者以下不言者省文雜記亦曰襚者左執領右執要以適房當以陳也注云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者盛氏世佐云凡者凡君及庶兄弟朋友之襚也親者襚以卽陳則不須徹矣方氏荀云君襚不徹襲與小斂後仍以覆衾直至大斂然後以覆於外而包庶襚耳今案下經陳襲事于房中及小斂陳衣于房皆不言君襚似方說爲然親者襚以卽陳不須徹是此徹衣專指上委于牀之衣也庶兄弟及朋友人其衆恐襚多牀不足容故凡於襚者出卽令有司徹之

右親者庶兄弟朋友襚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輕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爲柩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正義曰自此至階上言爲銘之別故以其旗識識之爰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旗不命夫士之所建也嚴本脫士字據居禮司常云大夫士建物當有士字故以其旗識識之嚴本脫以字據檀弓原文當有又檀弓識字不重嚴本重識字集釋各本同釋文云上音試下音式注疏本作下音志又周禮小祝注引檀弓亦重識字釋文識識並傷志反一讀下識如

字是鄭所見本與今異也今案上識字當作機解識古機字漢書王莽傳旌旗表識師古注識讀與機同是也漢時多以旗機連言高祖

紀旗幟皆赤旗幟卽徽幟也下識字音式則當作知識解謂以其旗
幟知之也若音志則當作識記解謂以其旗幟記之也二義並通無旗
旗嚴本旗作旌集釋同戴校云今注疏本訛作旗今案無旗謂無旗
物也似當作旗在棺爲柩今禮記原文爲作曰○銘所以表柩也周
禮司常曰大喪共銘旌妻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
一也則銘天子至士皆有之爲銘各以其物是泛言爲銘之制如此
各以其物謂各以生時所建之旗也司常曰掌九旗之物名又曰贊
司馬頌旗物卽此經所謂物也亡謂無其物無物則以緇長半幅經
末長終幅廣三寸爲之緇黑色絳赤色言經末則上緇下經也說文
經赤色也从赤夾聲又云經或从貞作楨是經爲正字也廣三寸謂
緇經皆廣三寸也書銘于末謂書名於經也此銘當作名詳下曰某
氏某之柩上某爲死者姓氏下某死者名妻服小記曰復與書銘男
子稱名姓氏云銘書其名者以卒哭乃諱故也注云銘明旌也者
檀弓文彼注云仲明之精云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者司常曰
雜帛爲物又曰大夫士建物是鄭所本也案鄭引雜帛爲物非釋經
物字以爲銘用生時所建之旗而雜帛爲物係于生時所建故引以
明之也賈疏以鄭此注爲釋經物字則於經各字義難通故多曲說
後人并以此訾鄭誤矣詳訂疑云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
之愛之斯錄之矣者亦檀弓文下又曰敷之斯盡其道焉耳鄭彼注
解愛之敬之二句謂重與奠此又以解明旌者書銘亦是愛之斯錄
之之事義得兩通故鄭兩解之也但此注止引愛之一句檀弓疏謂
鄭士妻禮注引愛之敬之二事以解明旌似誤云亡無也者亡無古
通此經士爲有無之義以無釋之則易曉也云無旗不命之士也者
以此篇是士禮無旗則是爲不命之士言也近儒疑無旗爲庶人非
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者賈疏以布幅二尺二十寸兩邊各去一寸爲
二尺故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合之則三尺也但此疏以布言之小祝

司常疏又以爲用繒與此異云在棺曰柩禮記曲禮問喪二篇皆有此文云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者胡氏承洪云段氏玉裁曰周禮

小祝故書作銘今書或作名祭統銘者自名也云名已足不必加金旁故說文於金部不錄銘字從周禮今書禮經今文也鄭君注經乃

釋銘爲刻呂忱乃云銘題勒也不用許說承洪案小祝設款置銘司農注引士喪禮爲名各以其物及取名置于重據釋文云爲名音銘

下取名同是司農引儀禮皆從今文作名杜子春引檀弓曰銘明旌也則字又作銘段氏以說文不錄銘字謂不必加金旁義固可通然

銘字經典多有荀子禮論篇其銘繫世敬傳其名也是銘字不獨漢碑始有故鄭君定從古文惟書銘于末司農注小祝引作名鄭君

注司常亦引士喪禮書名于末此蓋經字本作名淺人因注有今文銘皆爲名之語遂改經書名于夫名字亦作銘不知鄭云皆者皆下

文祝取銘置于重之類耳既夕禮疏云今文銘皆作名者此銘及下陳明器云取銘置于茵二者皆名賈於此申明皆義而於士喪禮銘

皆爲名不言皆字何指末爲旆者爾雅繢旗曰旆郭注帛繢旗末爲燕尾者釋名云旆以帛繢旗末也說文旆繼旗之旗也沛然而垂是

旆本旗末之垂者引申爲凡垂之稱小雅出車傳曰旆旆垂旆貌又引申之凡垂末者亦謂之旆此銘旆之末如旗旗之末故今文得假

旆爲末鄭用其正字故從古文○賈疏引禮緯云天子之旗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十三仞但死以尺易仞故下云竹杠長三尺司常

疏引禮緯同小祝疏引作天子旌旗之杠九仞竹杠長三尺置于宇

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十三仞文小異附載於此竹杠長三尺置于宇

西階上杠銘橦也

疏

正義曰敖氏據小祝注引無字字遂以字爲衍文今案小祝疏云置于西階上屋宇下則是注

本有字字而傳寫脫耳○杠銘之竿也以竹爲之注云杠銘橦也後漢書馬融傳章懷注橦旗之竿是也吳氏誠云繒半幅逕終幅合

之長三尺竹杠長三尺稱之也古尺當今尺六寸有奇但取記姓名
識別耳非如後世爲觀美也賈疏云此始造銘訖且置于宇下西階
上待爲重訖以此銘置于重又下文卒塗始置于碑若然此時未用
權置于此云宇格也者賈疏云爾雅檜謂之檜郭云屋格今案說文
楣字下云齊謂之檜楚謂之楣是楣卽檜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宇屋
檜也是宇與楣皆檜之名故鄭云宇楣也說文字屋邊也宇本屋邊
之名以檜在屋之邊故又名爲宇李氏如圭集釋云屋之邊垂謂之
宇宇西階上宇之下西階之上也敖氏云置臥而縮置之今案敖說
非也廣雅釋詁置立也謂立于西階之上其上當宇詩八月在宇亦
謂上當字也銘所以必置于西階上者以銘所以表柩柩在西階上
故也此時尸未斂於
柩蓋預書以表之

右爲銘

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爲塋于西牆下東鄉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塋
文鄉疏正義曰自此至西序下南上皆言陳沐浴襲飯含之具甸人
爲面疏掘坎以下言沐浴飯含之具陳于階下者陳襲事以下言襲
衣物陳于房中者貝三以下言沐浴飯含之具陳于序下者凡三節
○坎以埋沐浴餘潘及巾帽等物塋以表潘水坎甸人掘之塋亦甸
人爲之坎制詳下記階閒東西兩階之間也少西則三分階閒一在
西寢塋說文作塋云陶龕窗也有窗故有鄉言西牆下則逼近西牆
故東鄉也牆亦謂之壁特牲記嬉釀在西壁注西壁西牆下是也
注云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周禮序官甸師下有徒三百人其職曰掌
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又曰共野果蔬之薦是其主田野之事也先大
父儀禮釋官云甸人公臣見公食大夫禮士無地不得有掌田野之

人疏非是周禮宰夫職曰三公六卿之妻與職妻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妻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職職妻曰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妻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妻令之趣其事古者臣有喪事公家使人治之以喪事需人孔多家臣不能具官故也特牲士祭亦有公有司此與下管人夏祝商祝周祝冢人卜人之屬蓋皆公家之臣來治喪事者也又案喪大記曰甸人爲塗于西牆下人君禮亦同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與亨爨聯職故使爲塗也喪大記又曰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薪用爨之云塗塊竈者下記云塗用塊注塊燔也說文堦由出境俗曰字是此竈以土塊爲之與常竈異也吳氏紂云沐浴之潘水必致其潔不敢以生人飲食之爨之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蓋不爲塗而浴水自爨室來故記者譏其簡略耳云西牆中庭之西也者李氏如圭云中庭南北之中也蓋堂之前爲庭庭之東西有牆此塗在西牆下而當庭南北之中故云中庭之西也云今文鄉爲面者胡氏承珙云說文彌鄉也段氏玉裁曰鄉今人所用之向字也漢人無作向者少儀尊臺者面其鼻注云鼻在面中言鄉人也案許所據少儀作彌說與鄭同承珙案鄭注周禮擇人使萬民和諧而正王面考工記匠人面朝後市禮記玉藻惟君面尊皆云面猶鄉也推言人則曰面言物可曰鄉故此從古文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懸於重者亦正義曰槃以承也灌滌溉也造至也猶饋也以造言之妻事處字盧校據疏補○此經言盆槃瓶廢敦重鬲皆以新器濯之使潔陳于西階下俟用注云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者此五種皆用瓦尚質也必新之以送死事重不敢用常彝器也云盆以盛水者廣雅釋器益謂之盆王氏疏證云爾雅益謂之缶郭注盆也顏師古注急

就篇云缶盆盎一類耳缶卽盃也大腹而斂口盆則斂底而寬上考工記陶人爲盆寶二輔厚半寸脣寸案盆陶人爲之是瓦器也下經祝祈米于堂用盆是盆以盛水祈米也云槃以承漬濯者下經云濯棄于坎汙云沐浴餘潘水是也槃承餘潘是置於尸牀下承之說文槃字槃也從木般聲是槃爲承水器又云鑿古文從金盤籀文從皿是槃當以木與金爲之此汙云瓦者據喪大記士併瓦盤故知用瓦也喪大記又云沐用瓦槃似瓦槃有大小經所陳雖未言其數當不止一槃耳下云士有沐用夷槃鄭注周禮及喪大記俱以漢之大槃釋夷槃云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據此則夷槃有采飾當用木與金爲之與瓦異餘詳下經云瓶以汲水也者說文鉢讐也鹽汲鉢也鉢或从瓦作瓶是瓶爲汲水器也云廢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者下經云黍稷用瓦敦是敦爲瓦器也又云敦啓會面足則敦有足矣但彼敦以盛黍稷出敦以盛飯含之米二者異故彼敦有足此敦無足賈疏云凡物無足稱廢土虞禮主人洗寢爵注爵無足是也餘詳少牢禮云重鬲鬲將縣於重者也者案考工記陶人爲鬲實五般厚半寸脣寸鄭注般受斗二升說文同則鬲容六斗也說文又云鬲或从瓦作甌是鬲瓦器也喪大記曰陶人出重鬲下經羹潘用鬲又以飯尸之餘采用鬲煮爲鬻縣于重故名重鬲或曰鬲用二故云重重鬲二鬲也云濯滌漬也者溉當从手作揩士昏禮曰某之子未得濯既于祭祀說文溉滌也是濯爲滌洗使絜也云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者案造至也係常訓鄭注周禮司門及大司寇同義禮凡陳器物多言饌鄭注士冠禮饌陳也是也此造亦爲陳故云猶饌也但不云饌而云造者以喪事匆遽有造次之義故云造也蔡氏德晉云言造者濯於他處乃以造於此也義亦通

右沐浴飯含之具陳於階下者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縝襲事謂衣服也縝讀爲絳絳屈也襲

收繩索爲綽古

疏

正義曰此以下皆陳襲尸之具故云襲事賈疏云

文縝皆爲精此襲事以其初死先成牛陳後成後陳更事備之而已故不依次

也案西領者衣領向西也敖氏謂尸在室故西領王氏士讓云案冠

禮陳服于房中東領北上此西領南上吉凶相變王氏說是也注

云襲事謂衣服也者西領故指衣服言之但下文所陳不止衣服舉

其大者言也喪大記曰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

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絲絡紓不入鄭注不詘謂舒而不卷

也不入孔疏不入陳之也皆此陳襲衣服之事云縝讀爲絳絳屈也

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河之間謂縝收繩索爲綽者案說文縝赤

纊訓爲詘詘與屈通說又以纊未縝繩解綽字是訓綽爲屈也未縝

繩卽未收卷之繩凡收卷繩索必屈之故江河之間謂縝收繩索爲

縝鄭引當時語以證綽之爲屈義與許同也江河之間爲江水北河

水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引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南東流爲

河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河水卽漢水一水三名也下經小斂大斂

皆云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縝此云不縝故鄭云襲事少上陳而下不

屈對小斂大斂言之也陸氏龍其云凡陳物少一行可訖者只須言

南上北上不須言縝不縝若物多一行陳不盡領兩行三行者則必

言縝不縝假如南上之物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仍自南至北則

謂之不縝若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取便卽從北至南則是縝蔡

氏傳晉云陳設諸物首行從前至後陳之不能盡次行卽接續前行

從後至前陳之如物之屈而復轉也不縝者每行更端別起皆從前

至後不復與前行相接續也。今案此二說釋經謂屈義最分明云古文謂皆爲精者胡氏承珙云今文作縉者縉從糸旁於繁屈之義爲近故鄭於經從今文作縉而注則讀爲縛以明其義禮記亦今文故玉藻齊則縉結佩而爵轉字亦作縉注云縉屈也不讀爲縛者以縉結連文屈義易明也縉皆爲精皆者皆下文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縉也惠氏棟云說文縉讀若旌案孟郊旣亮廟碑精字作旌與古音合釋文音縉爲側庚反非也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下記用布謂用帷幕之布亦見下記云所以親身爲主潔也者下文古者有疾則齊故襲時近體著此衣裳言明者取明潔之義其制詳浴訖卽設明衣裳又云明衣不在算故知是親身之衣主亦潔也詳士虞記

簪笄用桑長四寸綴中爲言

喪也用爲笄取其名也長四十步正義曰玉篇云簪胡括古活一切不冠故也綴笄之中央以安髮簪同簪又云簪居濟切笄同簪是玉篇以簪簪爲一字簪笄爲一字說文有簪無簪有笄無簪簪作簪云笄髮也笄簪結也段氏玉裁云簪卽簪字之異者笄髮束髮也簪結者既簪之簪也然則束之爲簪簪之爲髻簪與簪亦一矣餘詳簪用組下盛氏世佐云簪笄者簪訖所加之笄也必連簪言之者以別於固冠之笄耳蔡氏德晉云生時因髮之笄用骨爲之今用桑變於生也注云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名也者以桑喪聲同喪事用桑是取其名也公羊傳虞主用桑何注桑猶喪也用桑者取其名義與此同雜記妻祭批以桑畢用桑亦此義也云長四寸不冠故也者賈疏云凡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卽此笄是也是爲笄笄皮弁爵笄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此二笄皆長不唯四寸而已今此笄四寸者僅取入簪而已以其男子不冠冠則笄長矣此注及下注知死者不冠者下記云其母之妻簪無笄注云云

猶丈夫之不冠也以此言之生時男子冠婦人笄今死婦人不笄則知男子亦不冠也家語云古人之喪襲而冠者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也徐氏軒學云古人之襲斂全體包裹其內加冠則勢有所難容故不得已而去之意在堅束其尸非以爲容飾也又辨家語之僞云案襲衣之制十三稱大夫五稱孔子卽行大夫禮亦止於五稱豈有用十稱之禮況古之襲與斂皆不用冠蓋既加冒則無所用冠也此云章甫之冠亦不可信足知家語非古也吳氏紂云襲不足以冠者有掩以裹其首則無所用冠若有冠則不便於小斂大斂之縱橫收束也呂氏坤乃謂不冠非待死之禮未之思耳今案荀子禮論云設掩面僵目睂而不冠笄矣是可證死者不冠也不笄謂無固冠之笄楊倞注據此經笄用桑以不笄爲或後世略也誤矣云縷笄之中央以安髮者賈疏謂兩頭闊中央狹則於髮安沈氏形儀禮小疏云案下經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今文牢爲縷若縷是兩頭闊中央狹則義與牢同鄭何以縷今文而不從也又案說文云縷鏡也不出縷字縷當讀從屮謂兩頭狹中央闊則笄之益固而髮尤安疏乃反說非注義又云玉篇云縷笄之中央髮也乃摘鄭注而失其意廣韻云笄巾則中又傳寫爲巾二書皆可信而其誤有如此者今案沈說是也

布衣環幅不

鑿（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上之子親含反其中而已大疏正義曰布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古文環作還

中爲飯而

設以覆尸面用布爲之（注云環幅廣袤等也者謂巾之制正方也凡布幅廣二尺二寸廣袤等則方矣劉氏續三禮圖以爲方二尺二寸是也云不鑿者上之子親含反其中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者以經云不鑿則禮固有鑿之者矣故知大夫以上鑿巾以含也知上之子親含者以下經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寶一貝左中亦如之是親含也雜記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鄭注記士

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孔疏飯含也大夫以上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士自含其親不得憎穢之故不得鑿巾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士故爲失禮也是鑿巾嫌有惡也但此注云士親含反其巾彼注云發其巾似不同者沈氏彤云二義當兼用蓋發其巾而反之也云古文環作還者惠氏棟云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傳云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胡氏承珙云環幅者周一幅也昭十六年左傳環而軒之注云環周也今案還與環義雖通但作環易曉故鄭從今文掩練帛所謂設掩面卽此然掩以代冠自覆頭非覆面也廣終幅據聘禮疏引鄭志趙商問咫八寸四尺三寸十一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答曰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尺則二尺四寸矣是終幅爲二尺四寸此掩蓋廣二尺四寸而長五尺也注云掩裏首也者謂以掩裏頭非連首全裏之也說文掩斂也小上曰掩釋名絳頭齊人謂之掩言斂髮使上從也方言掩燥頭也吳氏紱云下言掩目則掩自額以上可知其說是也後世生人燥頭之制亦以帛爲之有似乎掩故名爲掩然禮經自作掩掩是後代字吳氏廷華謂掩當作掩非矣後周之漢頭宋人之幅巾蓋亦以帛裏頭者書儀家禮襲用幅巾其倣古者掩之遺象歟云折其末爲將結於頭下又還結於項中者蓋卽以掩前後兩端之末各折爲一條以爲繫後一條向前結於頭下前二條向後結於項中不別用組繫也云將者此時但陳之而已未結也

經商朴

瑱

設瞑目乃

瑱用白纁

瑱无耳

正義曰注云

瑱充耳

瑱新縣

瑱奧詩曰充耳

琇瑩毛

傳充耳謂之瑱是也亦名塞耳君子偕老詩曰玉之瑱也毛傳瑱塞耳也下記云瑱塞耳注云塞充窒是充耳塞耳義一也云纁新縣者詳下記屬纁以俟紓氣下十生時當用象爲瑱又別有紓以懸之著詩曰充耳以素乎而毛傳素象瑱此詩首章毛以爲士服故知生時當用象爲瑱今不用象而用白

纁爲瑱又無紓懸異於生也

瞑目用緇方尺二寸絰裏著組繫瞑

覆面者也瞑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經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爲可結也古文瞑爲涓

也方尺二寸廣袤皆尺二寸也言絰裏則緇其表矣

注云瞑目覆面者也者說文瞑慢也周禮有瞑人今周禮作幕鄭注周禮云以巾

覆物曰幕此瞑目難以目爲名亦兼覆面呂氏春秋知化篇云乃爲

瞑以冒面而死是也云瞑讀若詩云葛藟縈之之縈者胡氏承珙云

讀瞑若縈祇是比方其音瞑之義爲覆賈疏謂似葛藟之縈非也云

遷赤也者爾雅再染謂之經鄭云赤係大概言之其實絰是淺赤也

云著充之以絮也者謂以絮充入緇表絰裏之中云組繫爲可結也

者賈疏云四角有繫於後結之組繫以組爲繫也云古文瞑爲涓者

古从匱从肩之字以聲近每多通借如娟或作擐亦作擐荀子作擐蓋與古文作涓相近鄭以擐爲正字故從今文

握手用

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牢讀爲樓樓謂角約握

牢爲縕正義曰盛氏世佐謂握手所以繫手兩手各一方氏苟謂

旁爲方

長尺二寸廣五寸乃以一

面言其制宜合二面如囊是也

但盛氏解牢中旁寸謂狹其中爲四寸以安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

而其旁一寸以安大指方氏謂削約握手之前半旁各一寸則皆未合

至郝氏敬謂握手縫帛如筭轄戶兩手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兩手交貫於牢萬氏斯大說亦略同沈氏形儀禮小疏辨之曰郝氏因牢讀爲樓無他誼又誤解下經設決麗于舉爲左決連右擊右決連左擊使手交如生故杜撰此制耳不知戶之手古今未有不旁垂者蓋象其始生時亦便於斂若兩手交疊則於斂不便其云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解亦未洽蓋握手之制自賈疏已誤後世解者雖多不得其旨今案握手用玄纁裏據下記云裏朝廟具玄在外矣長尺二寸謂從指至臂長尺二寸也凡言衣袂及手之長短皆自肩臂至指掌言之未有橫計之者下記云設握手則從指至擊蓋尺二寸也廣五寸乃言其實經所云長廣止就一面言其制用兩面逢合如囊則以玄爲表每面各用玄長尺二寸廣五寸以纁爲裏亦每面各用纁長尺二寸廣五寸而縫合其兩旁及下端留上端不縫以手貫入也牢中旁寸者謂角約握手上下之中兩旁共一寸則廣四寸矣所以必削握之中央者以握之中央正當指掌之上臂之下爲手之狹處故必角約之而握與手乃固注謂角約握手之中央以安手是也著亦謂以絮充入玄表纁裏之中細繫亦以爲結注不言者已詳上也前陳耶衣裳及飯含之中言用布掩言用帛此反模目不言者蓋亦用帛爲之蒙掩而省也掩及瞑目以裏首握手以裏手也注云牢讀爲樓校勘記謂樓字當從手作樓胡氏承珙云牢讀爲樓者聲之轉高誘注淮南牢籠天地云牢讀屋露是其剗爾雅陁而修曲曰樓此謂角約握手之中央正與陁而修曲義近似不必改樓爲樓也今案嚴本作樓各本亦皆作樓惠氏棟云古音牢樓同從樓爲是今文樓爲縷各本作樓集釋樓作牢校勘記云鄭既讀牢爲樓因曰今文樓爲縷少牢上佐食以縷祭注云縷或爲授授讀爲墮古文墮爲肝與此同而縷字義詳上此握中央狹兩頭闊與縷義殊故鄭從古文作牢而讀爲樓以明其義也旁爲方者段氏玉裁云凡儀禮古文作

旁今文作方凡尚書古文作方今文作旁是方旁本通胡氏承珙云鄭意今文作方疑於其方一寸故從古文決用正王棘

若擇棘組繫續極二決猶置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佽正善

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掣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續又二

續又二明不用也古文王爲玉今文釋爲澤世俗謂王棘托鼠而正

曰決著右手大指所以鈎弦生時用象骨爲之詳鄉射大射二篇注

此用木異於生也用正王棘若擇棘言王棘及擇棘之善者皆可用

賈疏謂料用其一不謂兼用是也組繫將以結於掣者極卽沓也亦

著於右手指以利放弦極極謂以續爲極也言二當著於右食指將

指注云決猶闔也者闔開也大射注云決猶闔也所以鈎弦而闔

之是決以闔弦卽謂決爲闔也云挾弓以橫執弦者言未射之時亦

以決執弦大射儀云挾乘矢于弓外見鐵于弣右巨指鈎弦注方持

弦矢曰挾是也詩云決拾旣佽車攻篇文鄭箋佽謂手指相次比也

此引以證射時用決之意云正善也者鄭訓正爲善寅士冠禮注同

正兼王棘與擇棘故云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也云

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掣指也者著極以利放弦因卽謂極

爲放也大射儀朱極二注云極猶放也所以掣指利放弦也以朱韋

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突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

用是也沈氏形云案說文云摺縫指齧也一曰摺也大射儀注云極

所以摺指是沓與摺同沓指卽摺指也說文云挈懸持也釋文云挈

劉本作契大射儀注云無極放弦突於此指多則痛釋名云契刻也

是挈當爲契但二字亦通用云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續又二

明不用也者言此以別於生也陳氏祥道云生者以朱韋所以致飾

死者以續所以復實敖氏謂壬生時亦用二褚氏寅亮云生時用極

皆三不以貴賤而差尸用二明不用也敖說非云古文王爲玉今文

擇爲澤者胡氏承珙云周禮九蠻贊玉齋注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
 爲玉小篆玉與王皆二畫惟王三畫匀玉中畫近上不匀故古書每
 多相溷凡物之大者或有王名如爾雅蠎王蛇之類周禮數人注亦
 云王鮪鮪之大者故從今文作王擇爲澤者玉篇云擇榜事也榜舉
 似柿而小是擇爲正字故鄭從古文云世俗謂王棘矢鼠者沈氏形
 云玉篇云研確也確落也若云王棘可以落鼠也惠氏棟云王棘矢
 鼠言王棘可以研鼠也研古礮字史記李斯列傳云十公主研死于
 杜張守節云矢音貯格反司馬貞曰矢音宅與策同古今字異耳策
 鼠見張易傳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研鼠劉昌宗音研爲矢皆失
 之○凡射時著于手者有三一曰決著于右巨指車攻詩曰決拾既
 依毛傳決鉤弦也周禮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能增弋拾鄭司農
 云抉所以縱弦也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張也儀禮鄉射禮司射適
 堂西袒決遂注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
 也大射議司射適次袒決遂注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
 所以鉤弦而闔之是射者皆以象骨爲決無貴賤之異也士妻禮決
 用正王棘若擇棘注云決猶闔也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
 爲決是死者所用也鄭注繕人云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
 巨指士妻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歟孔穎達尹蘭
 疏申之曰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諸侯亦用象骨大夫用骨不必
 用象今案鄭射大射二篇皆有士與射經不云士用棘注亦不云士
 不用象骨也則周禮注殆未定之訛與鄭文亦云決以象骨爲之段
 氏玉裁說文注云決卽今人之扳指也士妻禮用棘而諸死者疑生
 者用象若骨其說是也決字亦作抉又作玦詩儀禮作決周禮作抉
 禮記內則作玦曰抉著右食指將指無名指大射儀朱橢三注云
 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士妻禮纊極二注云橢猶
 極猶放也所以輯指利放弦也以朱章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

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繢又二
明不用也賈疏云大射朱極三是爲君設鄭引以證士禮則尊卑生
時俱三皆用朱韋死者尊卑同一用繢也極又名牒又名沓五蘭詩
曰童子佩牒鄭箋云牒之言沓所以張沓手指孔疏云右手指著沓
是也但手傳以牒爲玦說文亦云牒射決也段氏玉裁云鄭以禮經
之極釋牒意以牒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韋爲之決則用象骨爲之
故不從手而易其義許訛從手也以字从韋論之鄭爲長矣禮經釋
例亦云牒字从韋鄭義似長陳氏禮書亦取鄭氏此皆著于右手者
也一曰拾著于左臂拾亦名遂又名捍又名幡一物四名車攻傳云
拾遂也轡人注鄭司農云拾者所以引弦也詩家訛拾謂轡扞也後
鄭云轡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鄉射禮注云遂射轡也以韋爲之所
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盾斂衣也大射儀
注云遂射轡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鄭注鄉射禮但云
以韋爲之注大射云朱韋者蓋以大射極用朱韋故謂遂亦用朱韋
歟戴氏震云禮大夫與士射袒襠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
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著左臂所以蔽盾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
無羣以轡拾矢可也鄭注拾謂身轡內則右臂玦捍鄭注捍謂拾也
言可以捍弦也說文轡射臂衣也此其著于左手者也廣雅拾捍轡
轡也王氏疏證云拾捍轡爲一物牒爲一物牒爲
一物廣雅以拾捍轡牒爲一物失之矣冒縕質長與手齊趕殺掩足
冒轡戶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轡足而
上後以質轡首而下齊手上玄下轡象天地也喪大記曰君錦冒繢
殺綬旁七大夫玄冒繢殺綬旁五十繢冒
宋正義曰雜記云冒者何
綬殺綬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
以覆轡其形曰冒覆其形使勿惡也案冒是總名分之有質有殺劉
氏績曰冒上身者方正故曰質冒下身者漸狹故曰殺與手齊掩足

準死者身而爲之初無寸量也今案喪大記云殺三尺剄蓋不以爲然以冒所以掩形必自首至足盡掩之人之長短不齊故經於質不言尺殺亦不言尺意蓋信經不信記也○注引喪大記云大夫玄冒黼殺張氏淳儀禮識誤云監杭本黼作黻巾箱嚴本之爲黼其以禮記喪大記之文乎禮器曰君黼大夫黻喪大記之文蓋誤也從監杭本戴校集釋據識誤改黻字宜從之云冒黻尸者制如育囊者以爲囊方便韜尸但其制當爲兩囊鄭注喪大記云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孔疏云冒有質殺作兩囊是也云上曰質下曰殺質止也者質正係常訓以殺義易明質義難明故以正釋之言其制正直也云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者此時特陳之未用故云其用之也用必先韜足而上後韜首而下者以殺狹而質寬先用殺韜之而後韜質乃可綴合也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者係大概言之也其實六入爲玄七入爲纁纁是深玄再染爲經三染爲纁纈是淺纁也引喪大記者證冒有尊卑之差且以證士纁質纈殺與此經合也君以錦爲質黼爲殺大夫以玄爲質黼爲殺士以絰爲質纁爲殺記不云質而云冒者以冒是大名故代質言之下云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則固質殺分矣綴旁之義孔疏謂每囊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援鄭云殺韜足而上質韜首而下則質殺皆縫合兩邊如囊若如孔言則自旁韜之矣然則賈說爲合綴云旁者就身中分之兩旁各七若五若三也今案張駁孔疏誠是但賈疏亦不分明賈既云冒無帶無紐而又云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則以何者綴之使連乎董氏崇義云質與殺相接之處以線綴之使相連如蟲豸則必既韜而後以線綴之於情事亦不合且若七若五若三奚以分蓋綴旁之義當仍依孔疏用帶結但不於一邊綴之而於身之兩旁質與殺相接之處綴之使合兩旁各用七帶五帶三

帶以爲差如張氏所云是也

弁服純衣

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

疏正義

曰注云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者各本無所衣二字釋文有惠氏棟云有者是疏蓋脫也今據補云純衣者纁裳者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則所陳有裳因經未言裳古注補之此所陳止衣裳無冠而經云爵弁服是以冠名服故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鄭注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是也云死者不冠義詳前純衣纁裳詳士冠禮

皮弁服

皮弁服皮弁所

也其服白布正義曰此云皮弁服亦以冠名祿衣黑衣裳赤緣之衣素裳也疏也注白布衣素裳詳士冠禮祿衣謂之祿祿之言祿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古文祿爲緣

稅玉藻士祿衣祿或作稅雜記喪大記作稅衣釋文音俱寘祿同是祿爲正字稅爲假借字也此經祿衣卽玄端服鄭注雜記云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是也沈氏形云士冠禮所陳三服有玄端此易祿衣者祿衣連衣裳黑而非玄與生時相變又以明爵弁皮弁二服亦簪裳於衣也蓋衣裳連則便於襲斂王氏士讓云此三服者士冠三加之服也得正而斂服是服而安矣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祿者謂下本有之注疏本誤刪黑衣裳以赤緣之禮服無其文此注殆指士昏禮女純衣纁紵言也彼注云純衣玄以纁緣其邊是以赤緣之也周禮內司服亦服祿衣爲下士妻服之祿衣本婦人之服祿衣黑此襲時所陳之衣亦黑又婦人之服連衣裳此祿衣亦連衣裳故以祿名之鄭卽以婦人之服解之也祿衣所以必連衣裳者祿衣以表祿本連衣裳也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寘稅衣纁紵爲一會子譏其纁紵爲襲婦服則此祿衣不用赤緣矣纁紵係婦人始嫁之服平日服祿衣亦不用纁紵男子以祿名衣唯見此經鄭注內司服

云男子之祿衣黑蓋謂此也云祿之言緣也者案此緣與上赤緣之
緣異上緣謂緣邊此緣作飾字解蓋袍必以緣衣表之是緣衣爲袍
飾故云祿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引喪大記者謂祿衣表袍之義
但今本喪大記作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鄭引先云衣
必有裳者欲以見爵弁皮弁祿衣三者皆連衣裳故爲一稱下云乃
襲三稱卽謂此三服也袍必有表不禪者彼注云袍襲衣必有以表
之乃成稱也子羔之齒衣裳眞稅衣爲一亦是以稅衣表袍彼注云
齒衣裳若今大禮也續爲齒編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是也
云古文祿爲緣者周禮內司服祿衣經本作緣衣鄭注云雜記曰夫
人服稅衣渝狄又喪大記曰十妻以祿衣言祿者其衆字或作稅此
緣衣者實作祿衣也又云緣字之誤故於此經從今文作祿也段氏
周禮漢讀考因詩緣衣孔疏謂內司服作緣衣遂謂今本作緣衣承
石經之誤胡氏儀禮古今文疏義同今案內司服若作緣衣明言其
色先後鄭注何以無一言反之且陸氏釋文亦作緣云或作祿同叶
亂反則鄭本是作祿不緇帶黑繒
正義曰緇帶詳士冠禮此襲時
作緣或孔所據本誤耳緇帶之帶正義曰三服共一帶也雜記率帶諸侯

大夫皆五采十二采鄭注此謂襲尸之大帶士
以朱緣二采與此異者彼疏謂天子之士也

軀韜 緇正義曰命 軀韜正義曰命 軀韜詳

士冠禮一命緇載玉藻文彼注云緇赤黃之閒名所謂軀也是緇韜
卽軀韜矣而云緇載者凡冕服謂之載以其一命之中兼有子男之
大夫服冕服助祭又士之軀韜無飾大夫則飾以山故變言緇載儀
禮陳士服仍名軀韜也士冠禮爵弁服軀韜皮弁素韜玄端爵韜此
則三服共一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笏天子以璆玉諸侯
軀韜而已

竹笏 笏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笏天子以璆玉諸侯
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又曰笏
禮陳士服仍名軀韜也士冠禮爵弁服軀韜皮弁素韜玄端爵韜此
則三服共一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笏天子以璆玉諸侯
軀韜而已

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曰天子搢衽方正
於天下也諸侯前詔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詔後讓無所不讓

今文笏疏

正義曰

注云笏所以書思對命者書思對命者也

君者也

對所以對君者也

命所受君

作忽

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

對所以對君者也

命所受君

書其上備忘也此笏以竹爲之鄭引玉藻諸文證天子以下笏所

用物及尺寸制度之異并以證士之笏用竹也云士以竹本象可也

者今本玉藻無以字彼注云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納

物也孔疏云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云今文笏作忽者惠氏

棟云說文無笏字古笏字本作笏鄭氏尚書曰子父聞六律五聲入

音在治笏注云笏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穆天子傳曰拔帶

搢笏說文曰笏出氣詞也从臼象氣出形春秋傳有鄭大子笏說文

又云笏籀文作匱一曰佩也象形匱又與忽通故儀禮一作忽是也

胡氏承共云案笏字玉篇始有引字書云珽也呼骨切徐鉉注說文

尚知此字爲後人所加蓋鄭本儀禮古文作匱今文假忽爲之後人

盡改經注之匱作笏耳今案說文籀籀文作匱是匱匱本一字段氏

注云不得謂古笏可从口不可从臼是也故鄭氏尚書

穆天子傳皆作匱胡氏謂儀禮古本作匱不無拘泥耳夏葛屨冬白

屨皆縹緲絢純組綦繫于踵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

以絢之絢絢純純博寸綦屨係也所

疏正義曰戴校集釋以縹下絢

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绊綦之綦

經有絢字各家據釋文及屨人注引無絢字以爲衍文然先鄭屨人

注引此經冬白屨作冬皮屨或先鄭所見本與後鄭異○後鄭屨人

注云鳥屨有絢有縹有純者飾也又云言縹必有絢純言絢亦有縹

純三者相將則有絢純必有絢下云綦結于跗連絢可證也又後鄭

屨人注云絢縹純同色盛氏世佐云案皆皆冬夏也皮葛雖異其制

則同言縹與絢純之間明此三者皆縹也敖氏云踵屨後也以

其當足踵之處故因以名之以綦繫於此欲其斂也及著之乃繫于
跗蹠用爵弁之韁屨用皮弁之屨以二服尊也今案釋名云足後曰
跟又謂之踵此時特陳之耳尚未著于尸也則組綦繫于踵自是繫
于屨後下結于跗乃向前提之故說可從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
明夏時用葛亦白也者案士冠禮屨夏用葛冬皮屨經言夏葛屨則
冬之爲皮屨可知故變言白以見夏亦用白也云此皮弁之屨者以
此所陳係皮弁服之屨亦三服共一屨也引士冠禮者證此經言白
屨繩純正是皮弁之屨素積白屨至純博寸俱士冠禮文詳士冠禮
云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者鄭以經言組綦綦是屨係之名用組
爲之廣雅釋器云鞮屨其紲謂之綦王氏疏證云屨系謂之紲綦
一聲之轉是也組綦以繫屨有拘止之義故云所以拘止屨也禮記
內則屨綦綦鄭注亦云綦屨綦也係系綦三字同孔疏云著屨之時
屨上自有繫以結於足是也引又釋綦爲絢據下云綦結于附連絢
則綦與絢別矣云綦讀如馬絢綦之綦者胡氏承珙云周禮弁師注
云綦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案說文辨下云一日不借辨卽此所
云薄借綦也薄不聲之轉綦卽紲之或體喪服傳注云纊非今時不
借也不借爲草屨其系名綦葛屨皮屨之系亦通名綦弁師之綦爲
皮弁貴玉之結故以屨系之綦明之此組綦本爲屨系故又以絢馬
之綦明之耳今案廣雅釋器云繫賴絢也詩白駟繫之雄之傳云繫
絢也有客言授之繫以絢之絢也親者卽陳於之爲絢少納
是馬絢之綦以絢馬足屨係之綦正義曰庶隧卽上親者及庶兄弟朋友之隧也親者卽陳於
貴房其餘微衣者執以適房是庶隧本在房中故繼陳之但襲
綦以拘止屨義近故鄭讀從之庶隧繼陳不用也多陳之爲榮少納
不用耳注云庶衆也者庶隧對君隧言也云不用襲也者言不用
以襲也賈疏云至小斂則用之唯君隧至大斂乃用也云多陳之爲

榮少納之爲貴者喪服小記云陳器之遺多陳之而省
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彼注云多陳之以多爲榮此注多陳之少納之
語蓋本於彼

右襲事所用衣物陳於房中者

貝三寶于筭

貝水物古者以爲貨

正義曰此陳貝以俟飯用也實于筭者以筭盛之也禮弓曰飯

用米貝弗忍虛也雜記曰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十三鄭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鄭蓋謂大夫以上不合用貝耳其

士飯三貝固與此經合矣案周禮大宰大喪贊含玉鄭注含玉死者

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

璧玉府大喪共含玉典瑞大喪共饭玉含玉

鄭注饭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鎮反在口中者是天子饭含用玉也又案傳注言饭

含者甚多與周禮多不合文五年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何注孝子

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

以璧十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饭以稻米大戴禮天子饭以珠含

以玉諸侯饭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饭以珠含以貝禮緯稽命微天子

饭以珠含以玉諸侯饭以珠含以璧大夫饭以珠含以貝白虎通

所以有饭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空

死者形體故天子饭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孔氏廣森

云如舊文明饭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饭用米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

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

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至大夫皆用玉其饭所有

差當如白虎通所說也今案饭含對文異散亦通典瑞大喪共饭玉

含玉是饭與含殊雜記繫巾以饭上經布巾環幅不鑿鄭注亦以含

言之則士飯含不殊或與大夫以上異如孔氏所云矣

注云貝水

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者案爾雅含人注云貝水中蟲也尚書大

傳云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大車之渠白虎通江出大貝是

貝爲水物出於江也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詩錫我百朋箋云古者

貨貝五貝爲朋漢書食貨志王莽貨貝有大貝壯貝

少貝小貝之名是古者以爲貨也筭竹器詳士昏禮稻米一豆實于

筐豆四升正義曰此陳稻米以俟漸也楊氏復云此米凡三用祝浙

餘煮鬻用二局懸于重三也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鄭注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升妻大記曰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鄭注云

十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

與案此鄭義也若何休云文家加飯以稻米則又似無尊卑之別矣

稻筐俱詳聘禮豆四升昭三年左傳文

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絡于筭

巾所以拭汚垢浴巾二者上體下體

異也絡正義曰此下陳巾及繢浴衣以待尸沐浴之用也沐浴對

葛絡又異散文則浴亦可稱沐沐是沐首浴是浴身說文沐灌

髮也浴洒身也論衡沐去首垢浴去身垢曲禮雜記俱云身有癟則

浴首有創則沐是沐與浴別也皆用絡者沐浴之巾皆用絡布爲之

三巾共實一筭也注云巾所以拭汚垢也者巾之用不一巾以覆

物亦以飾首此巾則沐浴時所用以刷拭污垢者下浴用巾注用拭

之是也云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者玉藻浴用二巾上綿下絡是

上下異巾也但此二巾皆用絡與玉藻異賈疏謂此爲士禮玉藻爲

大夫以上禮又喪大記浴用絲巾孔疏引熊氏云此蓋人君禮或可

大夫上綿下絡也云絡繢葛者詩葛覃爲絲爲絡毛傳精曰絲纏曰絡是櫛于簾簾正義曰士冠禮云櫛實于簾此及上巾于筭下

也 櫛于簾簾正義曰士冠禮云櫛實于簾此及上巾于筭下

浴衣于篋

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

正義曰

注云浴衣已浴所衣者吳氏廷華云巾用以浴且

拭浴竟初拭水氣未淨不可裸而俟故以此衣之云以布爲之者以

浴衣所以晞身故用布爲之玉藻曰衣布晞身是也是浴衣生時亦有之矣云其制如今通裁者賈疏云通裁無殺或曰通裁大巾如衣

者李氏如圭云巾櫛衣既沐浴棄之故饌文貝米之下遠詳士冠禮

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皆者皆貝以下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上

謂之序

世佐云西序下堂上謂之堂中以南乃謂之堂聘禮受玉

之西近序也南上以貝爲上稻米以下文而北也敖氏云必南上者便其取之先後也

注云皆者皆貝以下者謂自貝以下皆陳於此一行陳之也東西牆謂之序謂堂之東西牆也云中以南謂之堂者以此所陳係在堂上而不言堂蓋堂之中以南乃謂之堂聘禮受玉

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若中以北則近東近西者謂之東序下西

序下近北者謂之戶牖間或云戶東戶西戶外房外卽以所近名之

不謂之堂也

右沐浴飯含之具陳於序下者

管人汲不說繩屈之

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繩將以就祝濯米屈繩也

正義曰

自此至主入卽位言沐浴

之事○汲引水於井也易井卦曰可用汲又曰汔至亦未繩井羸其

瓶說文繩縛也縛汲井縛也是繩爲綫索縛於瓶以汲水於井也喪事據故汲水者不暇解脫其繩但繩屈之執於手敖氏云此下當有

盡階不升堂之文據喪大記言也

注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儀禮

釋官云管人亦公臣詳上甸人下管人又見聘禮賈疏云聘禮記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此爲死者故亦使之汲水也又禮記釋

文云管人具管籥之人才氏憲據之謂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云不說鑄將以就祝灌米鄭言此者一是急以水往祝處爲灌米之用一

是恐灌米水不足須再汲故不說鑄也

知就

祝浙米于堂也屈榮義見前

祝浙米于堂南面

用盆

夏祝也

跡

上鄭注差浙也浙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此云祝

浙米則管人汲以授祝矣下云管人受潘亦受之於祝也吳氏疑義

云祝浙之重其事或云御者浙之祝臨視之而已言於堂則在堂之

中以南近階處矣南面便與管人接也益卽上陳于西階下之瓦盆

注云祝夏祝也者以下記云夏祝浙米差盛之也先大父儀禮釋

官云夏祝商祝祝皆周祝也以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

三祝皆公臣當周禮喪祝之職周禮喪祝職曰凡卿大夫之妻掌事

而斂飾棺焉喪大記曰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

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妻胥爲侍士是斂鄭注胥當爲祝字之誤孔疏

衆祝喪祝也以此考之則三祝皆君之臣來爲喪事者非士之私臣

也喪大記疏云商祝亦是喪祝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周禮喪祝有

上士二人中十四人下十八人則夏祝商祝皆喪祝爲之也周禮無

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絞紗衾衣與士禮同蓋

使喪祝兼督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事亦猶冠禮存章甫毋

追之意據此篇及下篇則掌浙米鬻餘飯進奠微奠者夏祝也掌襲

含小大斂拂柩飾柩御柩者商祝也掌取銘者周祝也下疏謂微奠

者不言祝名周祝微之非是又謂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微饋而堂下

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亦緣注而誤辨見下篇吳

氏廷華云夏祝商祝所掌當是二代舊禮周人因之以夏商爲名示

所因也云浙汰也者汰舊誤作沃又作汰亦誤衆經音義引通俗文

云浙米謂之洮汰說文浙汰米也汰蕩也瀉從簡有束澤之意卽記

所謂差也浙米又謂之釋詩釋之叟叟手傳釋浙米也叟叟聲也爾雅洩洩浙也郭注洮米聲洮米浙米也今俗猶謂浙米爲淘米

人盡階不升堂受潘賚于壘用重鬲

盡階三等之上喪大記曰管人受之用重鬲者

用爨之

疏

正義曰說文潘浙米汁也祝授之管人受之用重鬲者

以鬲煮之也賈疏云先煮潘後煮米爲爨蒸于重鬲者

云盡階三等之上者上堂高三尺爲階三等詳士冠禮此云盡階故知在三等之上也引喪大記管人受沐乃羹之者沐卽潘也用之以沐故又曰沐羹之者管人也引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辟薪用爨之者卽復者降自後西桀所徹也義見前

奠于貝北

復於筐處也

正義曰此盛于敦之米卽上所浙之米敦卽上陳于西階下之廢敦祝商祝以下受米奠于貝

北者爲商祝此亦同也奠于貝北俟飯用也

注云惠氏棟云處下有也字是云復於筐處者米未浙時實于筐而陳于貝之北今浙之

則盛于廢敦而仍奠于貝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謂夏月而君加賜冰

之北故云復於筐處也夷槃承尸之槃喪

大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于牀下以寒尸也春秋傳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設冰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墻第有冰

曰命夫命婦喪休用冰士加賜則有冰金氏榜云士無冰用瓦槃嫌謂或得以此夷槃爲沐浴之用也士若賜冰則有夷槃故因而用之於此既則以盛冰而寒尸也是句之上似當更有設槃之文此特其後語耳敖意蓋謂沐浴時卽用夷槃可也又敖氏云言此於將沐浴之前蓋

有冰亦用瓦槃故云用夷槃可也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言此於將沐浴之前蓋

有夷槃以盛冰又有瓦槃以承沐灌二槃并有且冰盛於夷槃中若

既襲既小斂乃設冰則休浴在前設冰在後夷槃似不妨兩用敖說

疏

浴時用以承沐灌則必去冰而後可恐不如是之周折今案據鄭云

既襲既小斂乃設冰則休浴在前設冰在後夷槃似不妨兩用敖說

亦可存參不然經文言之於此非其次矣注云謂夏月而君加賜
 冰也若周禮凌人夏頒冰故云夏月言此者士喪不得用冰必加賜
 而後有冰也月令二月開冰者左傳云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是二
 月公始用冰至四月以後乃賜及臣下也云夷槃承尸之槃者凌人
 大喪共夷槃水鄭注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
 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
 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是
 夷槃爲承尸之槃也引喪大記者證有冰用夷槃及士非加賜不得
 有冰也彼注云造猶內也禮第祖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
 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
 焉秋涼而上士不用冰以瓦爲槃併以盛水耳鄭蓋謂士無冰者盛
 水以寒尸也亦引漢禮大槃爲證又云夷槃小焉周禮天子夷槃士
 裹禮君賜冰亦用夷槃然則其制宜同但大小
 稍異賈疏云諸侯稱大槃辟天子大夫士言夷槃卑不嫌但小耳是
 孔賈以士之夷槃與天外御受沐入外御小臣侍從者玩正義曰外
 予之夷槃制同而小也外御受沐入沐管人所煮潘也御受沐受
 之於管人也在堂上受之入室也喪大記曰管人授御者沐注
 云外御小臣侍從者賈疏云外御對內御爲名故下記云其母之喪
 則內御者浴則此外御是士之侍御僕從者儀禮釋官云外御士近
 臣云沐管人所煮潘也者楊氏復云祝淅筐之稻米以取潘管人受
 潘煮于屋外御受沐入乃沐吳氏廷華云名潘
 爲沐者以所用言之不言浴浴亦用潘可知
 象平生沐浴保程子孫正義曰北面向室也敖氏云是時婦人亦
 不在旁主人出而寢第疏皆出經不言略之方氏苞云主人皆出則
 前此未離牀東西之位明矣○注沐浴裸裎校勘記云裸徐本釋文
 通解楊氏俱作保集釋作裸裎徐本通解楊氏俱作程鍾本釋文集

釋俱作程張氏曰注曰象平生沐浴保程案監本及釋文程作程既夕禮謂其保程監本亦作程並從監本及釋文今案陳鳳梧本作保

程說文裸本作羸或从果作裸袒也程亦訓袒裸程皆去衣之義作保亦通作程則假借字也今從嚴本作保程

注象平生沐浴保程

子孫不在旁者釋經主人所以出之意保程赤體無衣沐浴必露體故主人皆出也吳氏紱云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明王之政散其妻子有道必無保程以見其子孫者死而沐浴猶此志也云主人出而禮第者因下記言禮第而及之第賓也禮第去席而露其賓爲蓋

水便禮之乃沐櫛挹用巾挹晞也清也古疏正義曰言乃沐者俟主者外御也

疏

人出乃沐浴也櫛者沐

濯首亦濯髮髮濯則亂故必樹以理之而後用巾也喪大記曰沐用瓦盤挹用巾孔疏謂用巾拭髮及面是也注云挹晞也清也者玉

漢注云晞乾也言晞又言清者賈疏謂以巾拭髮使乾又使清淨無

潘

瀶是也云古文挹皆作振者皆者皆下挹用浴衣也胡氏承珙云

鄭清訓用爾雅案爾雅挹拭刷清也郭注振訊故拭晞刷皆所以爲潔清似郭所見爾雅本挹作振蓋用儀禮古文正所以明振爲挹之假借郭乃以振訛釋之誤矣浴用巾挹用浴衣用巾用拭之也喪大鄭以挹爲正字故從古文

疏

正義曰上言沐此言浴也浴用巾者浴時用之以除垢

水用料挹用浴衣者浴竟用之以晞身注云用巾用拭之也

者謂拭去污垢案鄭注喪大記云挹拭也注此經云挹晞也清也與記異者段氏玉裁云晞者乾之也浴用巾既以巾拭之矣而復以浴衣挹之謂抑按之使幹爾雅挹拭清也渾言之也析言之則挹與拭不同是也引喪大記者賈疏謂證浴人之數及浴之器物案喪大記

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下記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但言抗衾之人數未言浴之人數故引喪大記以明之御者即外御也浴水用

盆沃水用科亦喪大記文盆制詳上科制詳少牢饋食禮生人之浴則自於杆櫟中浴之玉藻出杆屬廟席連用湯鄭注杆浴器蓋浴時入杆浴竟出杆是自於浴器中浴也今浴尸係他人浴之故須用盆盛水用科挹以沃之此盆卽上注云盆以盛水之盆與承灑濯之櫟異凡祝所浙之潘管人所煮之沐其相授皆以盆盛之若承灑濯之櫟則置於尸牀下者也科與斗同周禮鬯人大喪之大晦設斗共其景學鄭注斗所以沃尸是也晦謂浴尸小宗伯工廟大肆以秬鬯澆肆師大喪大晦以鬯則粢鬯鄭注粢香草鬯以爲鬯以浴尸是周禮浴尸以粢鬯此經上云管人受沐入下卽言沐言浴是沐浴俱用粢鬯矣敖氏據喪大記謂此經當有管人汲而授浴水之事亦文不具今案喪大記云管人汲不說祭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是卽以井所汲之水浴尸也內則五日則燁湯請浴豈生時燁湯以浴死遂以水浴之乎周禮王崩浴以粢鬯喪大記但云汲水以浴又無君大夫士之分似不可信又此經先沐後浴順也喪大記則先言浴後言沐亦未合胡氏鑄云下記與喪大記互同者多蓋作喪大記者取於此而並採他說以廣之然則喪大記作於後人其有與禮經異者遵經而灑灌棄于坎之古文灑作塗荆汚之閒語

正義曰
說文灑

湯也从水彞聲釋文灑奴亂反與濡音義俱別今喪大記作溫灌棄于坎孔疏引皇氏云濡謂煩潤其髮竟作濡字解則自六朝時已誤段氏玉裁云彞與濡古音畫然分別後人淆亂其偏旁本从彞者謬而从濡而音由是亂矣互詳特牲彞鹽下廣雅灌滌也高誘注淮南子云滌臭汁也釋文灌直孝反賈疏云潘水既經溫浸名之爲灑則與說文灑湯也訓合又云已經沐浴謂之爲灌則與高注臭汁訓合喪大記疏云灌不淨之汁是也坎即甸人所掘之坎注古文灑作緣釋文集釋緣作塗當從之云沐浴餘潘水巾檻浴衣亦并棄可也

者賈疏云已沐浴訖餘潘水棄于坎知巾櫛浴衣亦棄之者以其已經尸用恐人廢之若喪大記云棄杖者棄於隨者故知亦棄于坎吳氏疑義云浴衣當在設明衣時去之注蓋併言之耳云古文漢作豫者釋文豫劉音士亂反與漢音相近故古文假豫爲漢鄭以豫爲正字故從今文云荆河之閒語者蓋謂荆河之閒多語漢爲豫也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荆謂南條荆山西卽漢水荆山西水閒荆蚤揃如他日蚤讀爲爪斷爪揃續也人君則小臣爲之化曰平生時

讀爲爪者說文則小臣爲之化曰平生時疏正義曰注云蚤讀爲爪續也人君則小臣爲之化曰平生時讀爲爪者說文

手足甲也爪覆手也蚤齧人跳蟲也段氏玉裁云叉爪古今字古作叉今用爪禮經假借作蚤曲禮大夫士去國不蚤齧蚤卽叉字也鄭注亦云蚤讀爲爪讀爲者易其字也不易爲叉而易爲爪於此可見漢人固以爪爲手足甲之字矣釋名曰爪紹也筋榦爲爪紹續指端也亦不作叉胡氏承珙云鄭注考工記欲其蚤之正也亦云蚤當爲爪詩祈父予王之爪牙苟子爪牙之士勇士之臣也皆作爪不作叉則古人以爪爲手足甲之字其來久矣云斷爪揃續也人君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云小臣爪足鄭注爪足斷足爪也記又云小臣爪手翦須是小臣爲之也鄭意士不合有小臣故以喪大記爲人君禮又鄭訓揃爲揃續而未釋揃字之義喪大記之爪手翦須鄭無注孔疏云翦手爪又治須則固不以翦爲翦須矣萬氏斯大云揃展同展其鬚使直也或謂揃爲斷鬚生時豈斷鬚乎姜氏北錫云揃有數訓一與剪翦同謂剪除之也分也又一擇也又一與斂同謂順也考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後揃刺二方注訓揃刺皆分也則浴訖鬚或攬鬚揃乃順而分之之義沈氏彤云案說文揃誠也城批也批揃也揃持頭髮也然則此經之揃謂持其髮而理之也今案揃剪斂三字古雖通用但以揃爲翦則是翦斷其鬚固無是理至斂字鄭注曲禮不斂斂云斂斂發則與揃續義別又斂字本義說文訓爲女鬚垂兒

亦與搘異萬氏謂展其犧使直姜氏謂順而分之沈氏謂持而理之皆與子疏治犧義近說固可從然以搘同展及訓搘爲擇爲順於字書無考亦難據信案說文搘之本義爲撼玉篇廣韻皆訓撼爲摩則浴後牴亂摩而理之於經義爲合段氏以搘爲前失之云他日平生時者案士虞記之沐浴櫛搔搘乃生人脩飾容貌之事是生時亦蚤搘也然則蚤搘如他日亦如事生之禮矣簪用組乃笄設明衣裳用組組束髮也
正義曰上沐訖以檣理髮以巾拭髮尚未爲紵也至爪搘後于是爲簪用組束髮也云古文簪皆爲括
疏王墓注故書會作誼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王墓注故書會作誼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是親身之衣蓋去浴衣而衣之注云用組組束髮也者言以組束髮也云古文簪皆爲括者胡氏承珙云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之乃笄以固髮設明衣裳以蔽體是其次也笄卽上桑笄也明衣裳是親身之衣蓋去浴衣而衣之注云用組組束髮也者言以組束髮也云古文簪皆爲括者胡氏承珙云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墓注故書會作誼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王墓注故書會作誼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齡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紵爲檜浦鐘云弁師注引儀禮簪作檜檜括字異義同疑括乃括字之誤案此特司農所見儀禮本作檜耳鄭君所見自作簪未必與司農同說文有簪無簪疑簪乃括之或體會聲昏聲相近故此簪用組反下簪髮古文皆假括爲之鄭以从𠂔義近故從今文方說是也注云已設明衣可以入也

右沐浴

商祝襲祭服祿衣次

商祝祝音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

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疏曰：自

正義

執

此至主人襲反位論，鉢舍之事。○張氏爾岐云：此但布衣牀上尚未襲而云襲者，衣與衣相襲而布之也。其布衣先祭服，次祿衣至襲于

尸則祿衣近明衣祭服在外。款氏云：士祭於已用玄端，此祿衣雖以當玄端然非其本制故不在祭服之中。吳氏紱云：經言次者先爵弁

服次皮弁服又次祿衣又次祿衣自表而裏——布之於襲牀使整齊也不言祿衣於祿衣中包之矣。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義見前

云：商人教之以敬，左接神宜者以商祝習商禮商人之教主敬故於接神宜商人教以敬本曰虎通云：襲布衣牀上者以此經言，襲非襲

尸乃布衣襲牀之上待製耳。云祭服爵弁服皮弁服者以其皆從君助祭之服故謂之祭服。雜記士弁而祭於公，注弁爵弁是爵弁爲助

祭服也。云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者郊特牲文引之者證皮弁亦爲助祭服也。云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者此

時尸浴訖未含含牀卽浴牀猶是始死遷尸之牀也。含牀在牖下，襲牀在含牀之東亦在室內下記云設牀第當牖下，莞上簟設枕，是

始死有衽席也。浴時雖去之至含時，襲時仍設之故云衽如初謂如始死時也。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是

也。鄭引此者證襲與含異，牀下經設牀第。主人出，南面左袒，执諸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是遷尸於堂之牀也。主人出，南面左袒，执諸

惟受刑則右袒，詳觀禮教氏謂此用左手故左袒。褚氏云：然則用右手時多矣，遂右袒邪？此言是也。盆卽前所陳之盆，盥于盆上爲洗貝

張氏惠言云主人洗貝之盆卽祝漸米之盆也李氏如圭云不言設盥喪事據也郝氏云洗貝將奉含洗相將拔米蔡氏德晉云洗貝執以入者以貝置于筭內執筭以入也宰洗相建于米執以從者以相建于廢敷所盛米內其葉向上而執廢敷以從入也方氏荀云必袒者逢掖長袖不利於飯含也今案相以取便而亦以爲哀痛之飾儀禮糴解云主人含尸左袒含畢襲小斂訖袒奉尸僕于堂襲將大斂袒斂于棺卒塗襲將葬啓殯袒朝于祖襲載柩袒卒東襲將祖袒既袒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穿屬引袒穿訖襲蓋有勞事敬事則袒以致其不安便其運動而因以爲行禮之節故檀弓云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注云俱入戶西鄉也者以主人與宰入室俱西鄉俟祝受貝受采乃由足西轉而東面也云今文宰不言執者胡氏承珙云上文主人洗貝執以入下文商祝執巾從入皆有執字此宰亦當言執故鄭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牖古文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正義曰巾卽上所陳之布名之爲楔與掇米之相異徹云也郝氏敬云去枕使首仰則飯易入敖氏云既設巾乃徹楔是巾之所覆不遠於口矣蔡氏德晉云蓋於當口揭開其巾去楔以待飯蔡諭是也受貝奠于尸西者賈疏云就尸東主人湯受取筭貝從尸南揭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也今案徹枕諸事商祝從入爲之者周禮大祝相飯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注云當牖北面值尸南者案尸首在南正當牖處下記云設牀第當牖又云遷尸注云徙於牖下是也今商祝當牖而北面則在尸之南可知所以必在尸之南者以徹枕三事須當尸首爲之乃便是商祝之北面爲面尸非面牖商祝蓋南當牖而北值尸也洪氏頤煊著宮室答問以當牖北面句證室有北牖則誤甚矣云

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者蓋有巾以爲藉則飯時米不落牀第
閒此因一義敷氏謂設巾者慮孝子見其親之形變而哀或不能飯
含此義亦通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者賈疏云舊有解云
遷尸于南牖時北首若北首則祝當在北頭而南鄉今商祝事位以
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以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於
北方北首者鬼神尚幽閨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
北首也今案禮運云死者北首亦指葬後言之禮經釋例云凡尸柩
皆南首准朝祖及葬始北首司馬氏光書儀曰遷尸於牀上南首朱
子語類亦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敢從首前也祝受貝疏正義
從其說

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

疏

正義

人由足西者主人入室在尸東今由尸足之北轉而西故云由足西
也牀上坐東面蓋坐於牀上便飯事東面則在尸西矣注云不敢
微首前也者敷氏謂凡遇尸柩而西東者必由其足敷也是也云祝
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者此兼上下文釋之上文祝在尸東受
主人貝奠于尸西下文又受宰米奠于贝北皆由尸首之南至尸西
以口實是貴重之物不可由足目亦以見主人之由足西爲空手也

祝又受米奠于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
事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祝受米受敷於宰也宰從從主人亦由足
而西也立于牀西少退於主人也亦東面注云米在贝北便
极者也者以主人左手极米北近左故云便也敷氏謂奠米于贝北
亦南上蓋以與上陳于西序下時稻米在贝北同爲南上也義亦通
云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饭事者能禮釋官云案宰士之私臣
詳士冠禮周禮大宰大妻贊含玉此士禮亦佐含吳氏紱云檀弓云
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是宰於臣中爲其親佐饭含宜也主人左极米實于右三實一贝左中亦

如之又實米唯盈

于右戶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疏正義曰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

米於敦蓋戶南首主人東面用左手右領下飯則順且不以手加於

親之面也

叔氏云先實米爲貝藉也又實米唯盈象食之飽也先右次左次中禮之序然也郝氏數云飯爲食貝爲用愛親如生也王氏

十讓云貝以三數米以三扱三三爲九扱亦禮成於三意其唯盈則

加飯意也注云于右戶口之右者賈疏云戶南首右謂口東邊是

也云唯盈取滿而已者以九

扱恐不滿故又實之取滿也主人襲反位襲復衣也疏正義曰飯時

襲飯時在戶西今反戶東之位將以視襲也注云襲復衣也者以

袒時扱左袖于右腋之下今左袖不袒而襲是復其衣之常也云位

在戶東者以初時主人哭位在戶

東是戶東爲其故位故云反也

右飯含

商祝掩瑱設幙目乃屢綦結于跗連紂

掩者先結頭下既瑱幙目乃還結項也跗足上也紂屢飾

如刀衣鼻在屢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端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埋于坎言襲戶之事○云

掩瑱設掩設瑱也設之序據經文先掩次掩次瑱次瑱目未服先屢者吳氏廷華云屢在服內也注云掩者先結頭下既瑱幙目乃還結項也者據賈疏掩有四聯以後二脚先結頭

下待設瑱塞耳并施幙目乃以前二脚向後結于項如是則幙目上

兩角在掩之內矣今案經文先言掩瑱後言設幙目則幙目當設於掩之外蓋此三者設之之法當先以掩之中幅不折者覆其頂以後端之二腳從後向前結于頭下復以前端之二腳從額向後結于項

疏此三者設之之法當先以掩之中幅不折者覆其頂以後端之二腳從後向前結于頭下復以前端之二腳從額向後結于項

再以幙塞耳以幙目覆面以組向後繫之結于掩之外則掩益固此設之序也。敖氏謂掩其前後而幙目加於掩之上不知掩以裹首非以覆面若覆面既有掩復有幙目不重疊邪。敖說亦非以我諸家解設掩者或依鄭義或違鄭義多失其實今不備錄云。附足上也者謂在足背之上。云約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詳十元禮云以絲組連之止足端也者廣雅釋詁云辨分也又云辨開也蓋組基本辨在屨後茲襲時尸足著屨訖以基之兩端向前結于足乃襲三稱。上詳十元禮云以絲組連背上更以其餘細穿連兩屨之約使不難開也。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襲不言設牀。又正義曰三稱爵弁服皮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腫無大異。弁服祿衣也。襲之則先祿衣而後爵弁服先其裏也。衣裳具謂之稱爵弁服皮弁服是也。單複具謂之稱祿衣袍。是也。然袍卽止用其一章複具者亦必有裳。鄭注雜記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萬氏斯大云古人死者惟襲衣親身服棺尸乃安而不搖所謂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也。後世送死如生時而左衽爲異小斂大斂則取衣包裹惟取結束堅牢所以然者小斂大斂衣多不能盡服於身不得不包之以爲固如是而入於棺尸乃安而不搖所謂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也。後世送死之衣止有古人襲衣之數故止有襲而大小斂之禮亡聞有行之且笑其迂濶沿流俗尚何言哉。注云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者上文已布衣於含東襲牀上今乃遷尸就其上而衣之也。云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者左衽不紐本喪大記彼注云衽向左反生時也不紐謂東畢結之示不復解也。說文云紐系也。曰結而可解褚氏寅亮云紐俗諺謂之活結不紐則絞絞俗諺謂之死結是也。云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牖無大異者賈疏云此對大斂小斂布衣訖皆言遷尸於斂上以其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其處有異故也此襲牀與含牀並在牖下小別而已無大異故不言設牀與遷尸也。

今案經但言乃明衣不在算

算數也。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

正義曰：敖氏云：不言裳者，文省耳。此

乃死者親身之衣，喪故不在數中。言之者嫌其衣裳具亦當成稱也。

注：不在數。張氏識誤據釋文去在字以不數明衣爲句，是讀數爲

上聲。今案注云：算數也。本爾雅釋詁：此數字當讀去聲。羣經音辨云：

計之有多少。曰：數經云：不在算謂不多少之數也。注以數釋算，下

鄭云：不在數是述經語，當以有在字爲是。嚴本及各本俱有在字云：

明衣禪衣不成稱也。者賈疏云：明衣禪而無裏，不成稱故不算也。張

氏爾岐云：注疏皆以明衣禪不成稱故，不在算。愚謂此親體之衣非

法服，故不在算也。說與敖同。今案喪大記惟云：袍必有表不禪。不云

衣必有裏不禪也。袍是喪衣，故必有以表之，乃爲一稱。若云明

衣禪不成稱，則喪弁服皮弁服何嘗不是禪衣乎？敖義似長。

設輅

帶搢笏

輅帶，軸帶，緝帶，不言軸緝者，省文亦欲見輅自有帶。

正義曰：輅

本爵弁服之鰲搢笏亦是隨正服者，故以三服製尸之後，卽設之也。

注云：輅帶，軸帶，緝帶，不言軸緝者，省文，其說是矣。而又云亦欲見

輅自有帶者，以輅帶連言，亦可見繫輅自有帶也。言此者鄭欲明士

襲時亦有二帶，如生時耳。云：輅帶用革者，玉藻云：鰲肩革帶，博二寸。

輅與鰲同，故知帶亦用革也。雜記公襲朱緣帶，申加大帶於上。鄭注

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風較，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

此二帶也。二帶，大帶革帶也。其朱緣帶孔疏，謂是衣之小帶，散在於

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也。又鄭注雜記率帶

云：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綽也。綽之不加箴功，又云：襲事成於帶，蓋帶

以束衣，又以繫輅搢笏故於帶詳言之。云：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者

插，插也。鄭注樂記：搢笏同。又注氏云：則搢笏云：搢猶投也。投亦與插同。

插於帶之右旁，便於取用也。江氏永云：笏者，古人以爲服飾，常插之。

於帶闊有事出之無事仍插之禮經皆言搢笏後世謂之薄又謂之
手板不插而執之乃有持簿執手板之事又有三笏之文皆非古制
疏中凡言執笏者誤也云古文輅爲合也者案說文輅爲恊之或體
皆从合得聲鄭注士冠禮云合韋爲之故古文假合爲輅鄭以作輅
義顯故從今文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麗施也擊手後節中也
爲之藉有彊彊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擊本也因沓
其彊以橫帶貫紐結於擊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
決帶之絳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擊作撻

正義

曰校勘記云擊唐石經嚴徐集
解作擊案擊擊二字形近易訛鄭說文學字注中已誤作擊矣今案

說文擊手擊也从手臤聲烏賈切擊固也从手臤聲苦閑切二字形
音義俱別楊敖毛本俱沿通解之誤○此設決及設握皆謂右手也
右手無決握則左右手皆有之敖氏謂左手無握郝氏謂左巨指亦
施決皆誤褚氏寅亮云設決與握之法細玩注疏終未灑然容訣今
案注疏之說誠有難解者略依經文釋之決卽上所陳棘決擊掌之
上肘之下也飯鄭氏謂大擊指本也麗施也上經陳決有組繫此設
決於右大擊指以組繫施於擊結之以爲固而必先以組繞大擊指
本繫之以爲根再以組之兩端施結於擊則決牢固而不動所謂自
飯持之也經文麗于擊舉其終而言至設握手乃以握之繫與施于
擊之決繫相連而結于擊則握亦固而不脫矣先設決而後設握者
決亦裹於握之內也不言設極敖氏以爲省文今案上陳棘極止二
鄭氏以爲示不用則亦裹於握之內而不設矣注云麗施也者鄭
注呂刑越技麗刑同云擊手後節中也者下記注以爲掌後節中則
此手亦指掌言也說文擊手擊也段氏注云各本作手擊誤今正擊
者手上臂下也肉部曰臂者手上也附者臂節也又部曰左者臂上

也是則肘以下手以上渾言之曰臂析言之則近手處曰擊又引此注云後節中者時以上爲前節時以下爲後節後節之中以上爲臂則以下爲擊也云飯大擊指本也者此無考沈氏形云鄭必有所受不可輕改郝敬萬斯大讀爲飯含之飯以爲自飯含時已設決是設於未襲之前矣當襲時豈無觸闘今案設決設握係一時事若決必設於飯時是何取義且與經文次序不合沈說是也又敖氏以擊爲巨擘之別名弓或訖以飯爲後盛氏世佐以飯爲食指皆臆見不可從云決以韋爲之藉有橫帶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查其彊以橫帶貫紐結於擊之表也者案據訖文彊弓弩耑弦所居也此以爲決有彊又據上經決止有組繫無紐此以爲有紐皆未詳賈疏訖亦不甚分明段氏玉裁云注云決以韋爲之藉又云以紐擐大擘本先生者皆不然也則其制無可考矣但鄭先云以紐擐大擘本再云以橫帶貫紐結於擊之表則設之固自大擘本始必如是而後經云自云持之之義可明也云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出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者右手有決左手無決下記云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擊注以爲手無決者是記所云爲左手設握之法也此與決連言故知謂右手但設握之法左右亦無大異特右手有決繫可連耳故注繫鉤中指亦據下記言也必云由手表者手入於握則擊必由握外結之故云由手表也案詳下記云古文麗亦爲連者胡氏承珙云麗連一聲之轉云亦爲者因下文有設握乃連擊故此言亦也擊作揷者惠氏棟云說文曰擊手擊从手臤聲臤書郊祀志云每上燕齊之間莫不益擊游俠傳云益擊而游談高誘呂覽注云擊讀如捲揷之揷古文作揷春秋傳云揷衡侯之手及揷史記揷於胡偏袒然揷左傳史記多古文故皆作揷俗作揷非也今案鄭以擊設冒臤之臤用衾臤韻盛物者取事名焉衾者爲正字故從今文

疏

正義曰雜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

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鄭注后衍字蓋謂襲卽設冒耳蔡氏德晉

云尸雖已襲然不設冒則其形尚見於外恐爲人所惡故設冒以掩

之也沈氏形云由櫛以蚤以揃而薈焉笄焉設明衣裳焉由飯以掩

以瑱以幘目以屨而襲焉由設輅帶以指笏以設決與握而設冒焉

皆順表裏爲序於上下有逆施者取事之便也褚氏寅亮云襲訖當

憑尸哭踊經文不具注云橐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者案詩形弓受

言橐之我將載橐弓矢毛傳皆云橐韜也是橐爲韜盛物之名今設

冒所以韜尸故云橐之橐之卽韜之前注所謂先以殺韜足而上後

以質韜首而下是也橐又有橐箋廣雅釋器橐韜皆訓爲弓藏橐以

藏弓矢亦以藏兵甲樂記名之曰建橐鄭注謂閉藏兵甲是韜盛之

事皆可以橐名之故云取事名焉也云衾者始死時斂衾者經死人

疑設冒後不用衾故特言撫用衾以明之注知爲始死時斂衾者以

其襲時無衾小斂之衾陳之故仍用大斂之衾卽篇首所謂撫用衾

衾也云今文橐爲橐者橐橐形似又說文橐橐也橐橐亦所

以盛物故字訖爲橐鄭以橐有韜義於冒尤切故從古文

疏

正義曰巾卽飯時覆面布巾及沐浴

蚤埋于坎坎至此築之也將

之巾也櫛楔齒及拔米者也簪櫛餘

亂髮也蚤所斷手足爪也喪大記曰君大大簪爪實於綠中土埋之

鄭注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

小囊盛之孔疏土埋之者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上澆灌橐于坎注

云巾櫛浴衣亦并橐之此不言櫛及浴衣者文不具也注云坎至

此築之也者巾櫛等物上沐浴飯含訖已橐于坎至此製事訖乃築

而埋之也下記云甸人築玲坎則此埋之者甸人也云將襲辟寢既

則反之者始死脯醢醴酒之奠設于戶東至襲時設襲牀于戶東是

時尸在舍牀自舍牀移於襲牀寢在中閑不便故將襲必須辟之辟

謂去之也。斬襲則仍反之于尸。東以奠所以依尸不可空也。賈疏據下記云：小斂，弔奠不出室。又據大斂時，弔奠于序西南以爲襲時，弔奠當於室西南隅。或然。

右襲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木也。繫物焉曰重。刊斷治鑿之爲縣簪孔

也。士重木疏

正義曰：自此至置于重論設重之事。○云重不者言重長三尺以木爲之也。刊鑿之者謂刊而鑿之。刊與鑿爲二事也。

甸人置重者下篇甸人抗重出自道注云言其官使守視之故置重使甸人也。中庭東西之中也。三當作參分庭一在南者盛氏世佐

云謂三分庭之而在其南一分也。如庭深三丈則設重之節去堂

二丈去門一丈矣。沈氏彤云：一在南者取碑與門之中也。方氏苞云既襲設冒親之形容不可復見故設木於中庭使神依焉。注云木

也。縣物焉曰重。若賈疏云此解名木爲重之意以其木有物縣於下

相重累故得重名案詩無將大車祇自重兮鄭箋云重猶累也是也。云刊斷治鑿之爲縣簪孔也者案刊是斬治之使成器鑿謂爲孔以

縣簪朱氏試儀禮略云：鑿其前爲二字以簪貴之爲縣鬲之用云

十重木長三尺者賈疏云：大夫以上各有等當約銘旌之杠十三尺

大夫五尺諸侯十尺天子九尺據豎之者橫者宜半之。張氏惠言儀

禮圖云：鄭言縣簪孔簪而言縣則疏云用矜內此孔中矜卽簪也。又

云橫者宜半之。則似別有一木爲簪其說自相違戾今案鄭云長三

尺不言橫者則無橫木可知。張說是也。唐開元禮亦云橫者半之或

後代之制與周異歟。張氏又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

夏祝祝云重之下宜爲村乃樹之

云重之制與周異歟。張氏又夏祝鬻餘饭用二鬲于西牆下

夏祝祝云重之下宜爲村乃樹之

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

正義曰
釋文鬻

本又作粥今案粥俗鬻字經義述聞據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七引此作盛用二鬲又據周禮小祝注舍人疏引此文俱作鬻餘飯盛以二鬲謂用上當有盛字今案用二鬲連于西牆下爲句當以無盛字爲鬻而云鬻餘飯此屬辭之法鬻字中兼有賣義上文甸人爲塗于西牆下西牆下有塗故就賣之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卽賣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則用二鬲者謂賣用二鬲也中閒若增盛字便不辭矣小祝注係節引經文盛以二鬲下卽云縣于重故增盛字以成其義蓋用二鬲賣餘米爲鬻卽用二鬲盛鬻以縣于重也舍人疏及御覽當因小祝注而增禮經本文固無盛字唐石經及各本皆然荀子楊注引亦無盛字似可仍之周禮鬲實六斗張氏惠言謂此稻米一豆爲鬻實二鬲則大不必六斗似鬲當有大小矣注云夏祝習夏神義詳前云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者夏人教以忠本白虎通云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者謂以前飯尸所餘之米卖爲鬻卽謂之鬻餘饭也上饭尸時盛米受米等事皆商祝爲之故此特言夏祝以別之也云重主道也者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鄭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又云周人作主微重埋之是未作主以前設重以依神故云主道也釋名重死者之資重也含餘米以爲粥投之甕而懸之比葬未作主權以重主其神也云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者賈疏云亦無正文鄭言之者以其同陳黍稷故知同差也案特牲用二敦少牢用四敦同姓之大夫十用簋故皆以簋言之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詩云陳饋入簋皆天子禮自上降殺以兩明諸侯六祭統諸侯禮而云四簋黍一二簋留陽

厭不用故也吳氏紂云用鬲之意不可曉意重爲主道設之之始設此以憑之亦以飯含所餘恐喪之不以他用也方氏苟云鬻縣于重蓋親之養至是而終矣朝夕見之孝子之心有隱焉所謂以故與物也

幕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軫賀之結于後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疏正義曰幕與幕皆取覆義作幕誤在上賀加也今文幕皆作密幕用疏布以覆鬲口也幕用葦席以覆重并覆二鬲也軫用軫以軫蓋鬲穿入重之孔而縣之也帶用軫以勢橫束席之中如帶也李氏如圭云北面以南爲後故氏云重主道也故言面而言衽與帶以見其義云沈氏彤云鬼神尚閭閻故幕重也北面向幽之義也注云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者說文久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脰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段氏玉裁云久灸疊韵火部曰灸灼也灼灸也灸有迫箸之義故以灸訓久士喪禮幕用疏布久之鄭曰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既夕苞筭瘞繖皆木柄久之鄭曰久讀爲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此經二字本不必改讀蓋久本義訓從後距之引伸之則凡距塞皆曰久鄭以久多訓長久故易爲灸以釋其義考工記灸諸牆以厭其燒之均許所解作久與禮經用字正同又云距當作距距止也今案鄭本周禮作灸故讀禮經之久爲灸與說文從後灸之義合其注灸諸牆云灸猶杜七以杜兩牆之間是杜亦爲止塞義沈氏彤云從後灸之者灸本訓也周禮謂從旁灸之此經謂從口灸之所從不同其爲灸則一也云軫竹密也者謂以竹密爲索賈疏以密與箇同謂竹之青可以爲繫者敖氏云軫字從革似當爲革之屬段氏云說文軫字後人所以增鄭蓋以爲紳字紳者係也鬲與重但當以竹密係之因謂密爲紳今案竹密之說鄭必有本用之於鬲與重宜也云以席覆重辟屈而

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者案以席覆重非覆之於上當是四面旋轉覆之故如裳之有辟積辟謂空其中屈謂屈而轉之且兼覆

二鬲則辟屈之處當上狹而下寬敖氏云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西鄉象死者之左衽也沈氏形以敖爲是謂注與經背今案注亦不背經但不如敖說之明顯耳蓋席本是南轉而北又以兩端之餘者反向後轉之故云反兩端交於後重北面以西爲左則左衽自當以西爲上注蓋謂轉而向東者在下轉而向西者在上耳鄭注喪大記左衽云衽鄉左是其義也賈疏誤詳訂疑云賀加也者沈氏謂加爲累加之蓋用軫從南鄉北又從北向南而結之敖氏云後謂重之南是也云今文幕皆作密者胡氏承珙云幕之作密猶屏之作密皆同聲假借禮經古文屏皆爲密故幕亦作密此注今文當作古文校勘記云通部皆古文作密此不當作今文祝取銘置于重習周禮者也疏正義曰此時銘未用權置於此必置于重者重則名不見而板獨明矣○禮經釋例云凡重置于中庭三分庭在南案十喪禮襲畢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此言置重之處也又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幕用疏布久之繫用軫縣于重幕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軫賀之結于後此言重之制度也既夕禮遷于祖用軫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又云置重如初注如殯宮時也疏云亦如上葛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重爲行禮之大節小斂奠大斂奠朝夕與經皆云奠者由重東南丈夫踊故遷于廟其置重之處亦如在殯宮之時以奠于廟亦有要節而踊之儀也十喪禮祝取銘置于重疏云以銘未用待殯訖乃置于肆既夕禮啓殯祝取銘置于重殯時銘在肆至啓殯故復置于重也設祖奠時祝取銘置于茵此不置于重者注云重不殯故也雜記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正義曰既夕記將葬朝

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齋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既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此埋重之處也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注重既虞將埋之疏云天子九虞諸侯十虞大夫五虞十三虞未虞以前以重生其神虞所以安神雖未作主初虞其神卽安於寢不假重爲神主又十大夫無木主明亦初虞卽埋之也此埋重之時也又案張氏爾岐曰重以依神若置之近南殆若推而遠之矣且參分庭句一在南句亦覺不文本經言參分庭一在南者不一其自外入而言據外近南者也其自內出而言據內近北者也重固自內出者也考經文明云參分庭一在南不云一在北張氏此言顯與經違不可從也注云祝習周禮者也者習周禮則爲周祝經不云周祝而云祝者以三祝皆周祝特以其兼習夏商之禮故異其名耳盛氏世佐以此爲夏祝誤○張氏爾岐云以上並始死之日所用之禮褚氏寅亮云死日襲次日小斂第三日大斂此士十三日殯連死日數之明徵也大夫三日殯不連死日則第四日蔡氏德晉云周人斂用日出今死日卽襲則襲不必於日出吳氏紱云屬殯有早晚而衣具或需時則早者襲猶可逮死日之晚否則必至明日亦不可泥矣徐氏乾學云次日日出之前總可名爲死之第

右設重

儀禮正義二十七

南菁書院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縝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縝屈也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爲之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綾一幅爲三

小斂衣物特奠之事凡五節陳衣一也饋奠及東方之鹽二也陳經帶三也陳牀第夷衾及西方之鹽四也陳鼎寶五也○張氏爾岐云厥明者繼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今案下陳大斂衣物云厥明滅燎此不言故記補之曰既襲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蓋自始滅死至殯夜皆設燎也敖氏云此雖有他物而衣居多故惟以陳衣言之南領變於襲綾言廣不言長取節於人其度不定也李氏如圭云析其末謂析末爲三也凡陳衣斂時在外者先陳之布衣亦然今案據此則先陳者先用西上便於取也縝者第一行自西而東第二行則自東而西如物之屈而轉也其下皆然喪大記曰小斂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鄭以彼爲天子之士或曰西領當南上北字誤注云縝屈也者鄭前以縝讀爲綿明縝爲屈之義故此直以屈解之也云綾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爲之者鄭注喪大記云小斂之綾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綾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是其言堅急之義也知以布爲者下記云凡綾衾用布倫如朝服是也云綾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者縮從詳綏飲酒禮喪大記曰小斂布綾縮者一橫者三孔疏云以布爲綾從者一幅橫者三幅皆置于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引喪大記曰綾一幅爲三者案

彼文下有不辟二字孔疏讀辟爲擊謂大斂之絞一
謂以一幅布分爲三段不復擊裂其末小斂絞全幅
據此則小斂之絞但折其兩端各爲三而中央仍是全幅
斂之絞有異沈氏形云鄭引以例小斂雖不裂全幅折其末亦爲三
耳殼乃云析其兩端故不裂全幅析其末亦爲三
爲二如掩之制未然緇衾賴裏無紩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也

疏

正義曰賴爲裡之或體紩右旁加點誤喪大記曰小斂君錦衾大
夫縉衾士緇衾皆一是小斂之衾止一也又曰小斂君子大夫士皆

用複衣複衾陳氏澠云衣衾之有縣領者今案袒襯之屬是複衣也
此云緇衾複裏是以緇爲表以賴爲裏卽複衾也王制曰六十歲制
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年脩唯紩約衾冒死而後制檀弓曰喪具
君子取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謂紩約衾冒也○注
後下通解無可字惠氏棟云當有可字云紩被識也者喪大記曰
紩五幅無紩鄭注紩以組類爲之緣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
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今案識記也紩以識記被之前後領在前
故綴之領側領側爲領旁也孔疏分領與側爲二非是被識是漢時
之名鄭舉以爲證紩是禪被與衾似殊然紩衾皆被故無紩同也云
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者被無紩無以別前後但斂衣尚有
倒者則被無別於前後亦可也此鄭申無紩之義也下祭服不倒則
餘服有倒者故云斂衣或倒也云凡衾制同皆五幅也者謂衾制同
五幅無尊卑之分亦據祭服次爵弁服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小斂
喪大記紩五幅爲言也祭服次皮弁服疏祭服在中而次紩衾先陳
者祭服尊也與陳襲衣之序同吳氏廷華云此陳衣先祭服後散衣
斂時先散後祭先者在外後者在內亦美者在中之意注云爵弁
服皮弁服爲祭服義詳前商祝襲祭服下款氏謂祭服當指玄端以
上言褚氏寅亮云小斂固有玄端服但在散衣中經所言祭服仍指

助祭之服與襲時同注未可駁。散衣次祫衣以下
祫繭之屬
正義曰上襲時
大斂祭服亦然今案褚說是也祫衣次祫
正有三稱故於祭服外惟言祫衣此斂時衣多故言祫衣則爵弁服皮弁服以外之衣皆統之矣陳他物不言次此及祭服俱言次者以祭服非一稱散衣亦非一稱故言大謂次第陳之也注云之屬則所包者多矣玉藻曰續爲續縕爲祫縕爲祫鄭注衣有著之異名也凡有十九稱祫
正義曰喪大記曰小斂衣十有九稱不言君大夫士之異則尊卑皆十有九鄭注云法天地之終數也賈疏云天地之初數天一地二終數則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終數爲斂衣稱數○此經云凡者是統祭服祫衣而言喪大記曰紱紲不在列鄭注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謂不在十九稱之數此經上文亦陳紱余鄭恐人以紱衾爲在十九稱之內故特注之曰祭服與祫陳衣繼之祫
正義曰此云陳衣繼之與上襲時所云庶襚繼衣也陳同也但經不云庶襚而云陳衣者以十九稱中兼有庶襚在內此則十九稱之外陳而不用者故目爲陳衣云繼之者繼十九稱而陳也注以庶襚釋陳衣者謂主人所自盡者已俱在十九稱之內此所不必盡用取稱而已
正義曰上言庶襚繼陳之衣則皆庶襚耳不必盡用不務多
正義曰上言庶襚繼陳不用則襲時全不用之此云不必盡用則斂時亦兼用之也但此十九稱之外所陳之衣則皆用之不盡者耳注云取稱而已不務多者言所陳之衣雖多用之但取足十九稱而已不必盡也

右陳小斂衣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幂奠用功布實于簾在饌東功布鍛濯灰治儀禮正義二十七

西堂下者南齊疏正義曰經在饌東通典作在饌北今案下云設盆坫古文奠爲尊盥于饌東不云于篚東似作北是○上饌字作陳字解言陳脯醢醴酒于東堂下也下云在饌東則卽謂脯醢醴酒爲饌矣幕奠用功布實于簾未幕也下奠于尸東乃幕之款氏云下大斂之奠云兩瓦缸其實醴酒然則此醴酒惟在饌斂吳氏紂云吉祭豆籩陳于房中以婦人薦也喪奠不用婦人故脯醢醴酒俱饌于東堂下異於吉且舒以奠者之升降爲踊節也此為饌之始至大斂饌有櫛則謂東方之饌其處則同注云功布饌灌女治之布也者賈疏以爲大功布敖氏謂大功小功布未審以何者用之沈氏形云幕奠以辟壘汚宜用小功布矣云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者案下記云設於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是也鄭云凡足舉以例其餘凡陳物在東堂下西堂下者皆然坫詳士冠禮沈氏形云凡堂之南下直東西序內者經皆謂之堂下自阼階以東通謂之東方自西階以西通謂之西方堂之東下謂之東堂下亦謂之堂東堂之西下謂之西堂下亦謂之堂西今案東堂下亦謂之東方西堂下亦謂之西方下文西方盥如東方是也云古文奠爲尊者惠氏棟云古尊字作尊奠奠相似故謨从之奠从升讀若并从升讀若拱今案小斂未設尊此所幕者奠非尊也經文奠通典作尊注爲尊釋文作奠皆形近誤○禮經釋例云凡邦奠皆先饌于東方微則設于西方案士喪禮小斂陳奠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幕奠用功布實于簾在饌東注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大斂陳奠東方之饌兩瓦缸其實醴酒魚樽木柵既內其實葵菹芊蕷醢兩簋無膝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牋注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朝夕奠祝由主人之北適饌注適饌適新饌考前微小斂奠乃適饌注東方之新饌敖氏繼公曰適東方之饌處以待事至也後放此則此朝夕奠亦饌于東方也朔月奠東方之饌亦如之薦新如朔奠既夕禮遷板朝廟奠東方之

饌亦如之既夕記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輶北上巾之注既祖祝乃饌敖氏繼公曰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既夕禮大遣奠東方之饌四豆脾折牌醢葵菹菹醢四蕩棗栗脯醢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輶北上巾之是知未奠之前皆饌于東方也士喪禮衛小斂奠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注爲求神于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憑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徹大斂奠設于序西南直西榮徹朔奠其設于外如于室注外序西南既夕禮徹祖奠設于西北注設于板車西北亦猶序西南朝夕奠但云卒徹不云設于序西南者文不具也是知既徹之後皆設于西方也徹遷板從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已再設爲襲也徹朝廟降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非宿奠也既夕記小斂時奠不出室注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于室設于序西南既夕禮徹大遣奠徹巾苟牲取下體注苞者象既饌而歸賓俎者也士苞三个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衰小斂辟奠爲事之始未忍以神事之大遣奠爲事之終以賓客事之故皆不設于西方也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爲奠設盥也喪疏正義曰於酒醴脯醢之東設盆以盛水爲將奠者事略故無洗也盥手也巾布巾以拭手敖氏謂盥盛盥水之器盆承棄水盛氏世佐云案盆盥以盆爲盥器也上經云盥于盆上是其用之法敖說非○注爲奠設盥也敖本奠下有者字今案下舉鼎者亦盥於此若增一者字則似專爲進奠徹奠者設不足以該舉鼎者矣舉鼎雖非奠者然亦奠中事故言爲奠設以該之敖本有者字非云爲奠設盥也者賈疏云謂爲設奠人設盥及巾下云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即是於此盥也但諸文設盥者皆不言巾以盥是以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篚及此喪事略不設洗篚皆見巾是也

禮經釋例云凶事略不設洗惟設盥以代之士虞禮在斂葬之後始設洗然亦設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異於吉時之洗在東階東南也餘詳下西方盥如東方下

右饋小斂奠及設東方之盥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壘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壘皆饋于東方者苴經斬衰之經也苴麻者其貌苴以爲絰服重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要絰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經也牡麻絰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右本在上服輕本於陰而統於外散帶之垂正義曰此者男子之遺文多變也饋于東方東坫之南苴絰爲上疏及下陳經帶者以小斂訖當服未成服之麻故也苴絰大鬲下本在左及下牡麻絰右本在上俱詳喪服傳斬衰章要經卽帶也喪服經曰苴絰鄭注麻在首在要在皆曰經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是苴絰大鬲爲首絰也散帶卽要絰也李氏如圭云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散帶者小斂後垂其帶至成服而紱之婦人則初而紱之與小功綱之男子同敖氏云散謂不紱之也此垂謂帶下也云帶垂又云長三尺見其帶下之長與大帶同也沈氏彤云此首絰牡麻絰皆一股而纏不紱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成服乃紱之與要絰同今案亦散帶垂亦初時不紱也據喪服經又有紱帶鄭注紱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則斬衰之紱帶用麻卽下記主人紱帶衆主人布帶是也男子之絰帶蓋俱陳于東方其餘不言者經略之注云絰帶之差自此出焉者喪服傳言五服之絰帶有大小皆自斬衰苴絰九寸遞減之

故云自此出也云要經小焉五分去一者謂要經小於首經五分之
一卽喪服傳所謂去五分一以爲帶也云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
也者案喪服自齊衰至小功皆用牡麻經故云齊衰以下之經也云
牡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者陳氏祥道云經帶之麻有首
者有牡者有躁者首色是躁色潔牡則不惡不潔而適輕重之中是
較之首麻貌易而差好也餘皆詳喪服傳斬衰章云散帶之垂者男
子之道文多變也者對婦人之帶初卽絞之主質也云饌于東方東
坫之南者李氏如圭云饌于東方不繼前饌而言則非東堂下矣下
牀第夷余饌于西北坫南則東方之饌亦然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
首經爲上賈疏謂以首經爲首南陳之是也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
房婦人亦有首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

正義曰

本謂麻之根本也

郝氏敬云凡麻帶皆本下

垂唯首經有上下本之異今案結本謂不垂異於男子也此婦人之
帶結本亦謂大功以上者閑傳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鄭注有
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躁麻斷本是也在房款氏謂在西房江
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此用喪大記鄭注也喪大記婦人疊帶麻于房
中注云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款以大夫士房室制與
天子諸侯同故移以說此耳然文承饌于東方之下且下又有饌于
西坫南之文則此之所饌爲東而非西明矣又云明堂位夫人副禕
立于房中疏亦謂東房中至祭統則明云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矣江
意蓋謂天子諸侯雖有東房西房其行事常在東房耳今案士之正
寢亦有東西房詳大射儀但此經在房當在東房蓋小斂以後男子
之位在阼階下故陳絰帶于東坫之南婦人之位在阼階上故陳絰
帶于東房皆就近陳之江說是也注云婦人亦有首經但言帶者
記其異者謂婦人亦有首經此但言帶不言首經者婦人之首經與
男子同帶則結本與男子異故特言之耳云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

亦有苴絰也者謂經言牡麻結本者乃齊衰之婦人若斬衰之婦人則帶絰亦用苴麻也。敖氏謂婦人斬衰之帶亦用牡麻。褚氏寅亮云婦人重要男子重首豈有婦人絰帶反輕於首服而不用苴之理故注以此爲齊衰婦人之帶蓋舅姑之服本齊衰也。主人母若在妻爲夫斬故注云斬衰婦人亦苴絰經不言者存沒不定也。今案褚說是也。但斬衰婦人之帶結本與齊衰同則言結本亦可兼之矣。

右陳小斂絰帶

牀第夷衾饋于西坫南第簣也夷衾覆尸之衾喪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疏正曰牀第夷衾陳以待遷尸之用西坫南卽西方也注云第簣也者爾雅釋器簣謂之第郭注以謂牀版說文第簣也簣牀棧也第蓋設於牀上以承席者云夷衾覆尸之衾者前此無用斂衾用大斂之衾至小斂後大斂之衾當陳故制夷衾以覆尸但下無用夷衾注又云覆尸柩之衾故賈疏云此衾本爲覆尸覆柩不用入棺今案小斂撫用夷衾是覆尸既夕啓殯撫用夷衾是覆柩故下注又云覆尸柩之衾也敖氏謂夷尸于堂乃設此衾故以夷衾名之不以斂故別饋之是也。引喪大記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證夷衾用於小斂之後孔疏謂夷衾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韓氏崇義云不爲囊則仍衾制也。今案冒以繒衾顏裏則是以繒爲表以顏爲裏此夷衾或以繒爲上以顏爲下如冒之上繒質下經西方盥如東方爲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盥正殺其色同故云猶耳。西方盥如東方亦用盆布巾饋于西堂下疏正曰注云爲舉者設盥也者舉者謂將舉尸者卽下經士盥二人以並是也云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饋于西堂下者上文設盆盥于饋東

有巾此云如故知西方盥亦用盆及布巾也知西方爲西堂下者賈疏云以其東方盥在東堂下則知此西方亦在西堂下禮經釋例云凡凶事無洗或設盥于堂下或設盥于門外十妻禮將小斂饋于東堂下設盆盥于饋東有巾注爲奠設盥也又西方盥如東方注爲舉者設盥也亦饋于西堂下此設盥于堂下者也將大斂祝徹盥于門外注小斂設盥于饋東有巾大斂設盥于門外彌有戒儀將朝夕奠徹者盥于門外既夕禮請啓期後夙寢設盥于祖廟門外疏云大斂設盥于門外雖不言東方約小斂盥在東堂下則大斂盥亦門外東方此下陳鼎如大斂奠則此設盥亦在門外東方如大斂奠也此設盥於門外者也今案小斂時東堂下之盥爲奠設西堂下之盥爲舉者設大斂時亦有二盥東堂下之盥移設于門外而西堂下之盥仍設如初以大斂亦有舉尸之事下教委緩各二篚節注云爲舉者設盆盥於西是也

右陳牀第夷衾及西方之盥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鬪去蹠兩肅脊肺設局屏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鬪解也四解之殊肩髀甲爲不潔清也肅脅也素俎喪尚質既饋將小斂則辟襲奠今文鬪爲別肅爲起古文屏爲密正義曰寢門外正少南少南於塾也吉事陳鼎北面今西面變於吉也肅周人所尚故與四鬪兩肅及脊共實于一鼎局屏詳士冠禮素俎在鼎西西順是橫設之覆匕東柄覆匕俎柄在東葉在西亦橫設之李氏如圭云孔叢曰彖子曰豚屏以茅爲之其本在東吳氏紱云始死寘用脯醢

而已至此特豚一鼎踰日則可辦且小斂漸殷也今案喪奠有隆殺此小斂奠及朝稱奠皆一鼎大斂奠朔月奠遷祖奠皆三鼎加魚腊既夕遺奠則五鼎加少牢也注云鷩解也四解之殊肩脾而已者周禮典瑞以肆先王鄭注肆解牲龍以祭因以爲名釋文肆他歷反鄭以此經之鷩與周禮之肆同故訓爲解也凡牲體前爲肩後爲脾析言之則肩下有臂膾脾下有肫脇詳卿飲酒禮今但解豚之前肩左右爲二後脾左右爲二不分肩臂膾脾肫脇故云四解之殊肩脾而已此四鷩并兩舶脊爲七體是爲豚解之法又二十一體爲體解之法詳特牲記云喪事略者楊氏復云四鷩者殊左右肩脾而爲四又兩舶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十七喪禮豚解而已大斂朔月奠遺奠禮雖寢盛豚解合升如初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又云小斂終有七體士虞升左畔七體則解左畔而爲七比之特牲少牢吉祭爲略比之小斂以後爲詳矣沈氏彤云冠禮喪禮豚皆合升然冠禮是解爲二十體而升昏禮用特豚亦然喪禮但解爲七體而卽升之數自不同鄭云喪事略者對冠昏皆之詳而言爾既夕葬奠用成牲亦四解亦喪事略去解詳一昏禮云舶脊也者廣雅釋親舶脊也王氏疏證云舶或作脾通作拍周禮醢人豚拍鄭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搏謂脊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閒名豚脊聲如鍛鑄鄭取河閒方音爲語者蓋以拍訓脊爲是也云素俎喪質者檀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人也鄭注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無飾是尚質也云既夕將小斂則畔襲奠者案襲奠卽始死之奠既襲仍設于戶東故名襲奠小斂布席于戶內自襲牀移尸于席上奠在中間恐有妨礙故必畔之蓋亦畔於室之西南隅也云今文鬻爲別者說文鬻髮也鬻或作鬻斷髮也段氏玉裁云鬻與𦵼義別士喪禮特豚四鷩本作𦵼今作鬻諺字又云漢時有别字許不錄者禮古文作𦵼今文作别許於此字從古文故不取今文也别者

斬之省俗據莊子音義呂忱乃錄剔於字林云剃也然則呂謂卽俗
翦字甚明又云大雅皇矣攘之剔之釋文云字或作翦蓋詩本作翦
諺之則爲翦俗之則爲剔非古有剔字也周頤狄彼東南釋文云狄
韓詩作翦除也翦亦翦之諺鄭箋云伙當作剔用韓說也抑詩用渴
蠻方箋云當作剔蓋鄭不廢剔字胡氏承其云段氏分別翦鬚二字
其說甚辨然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髡是
翦本羈髮所爲古人以其聲同義近故經與貞假翦爲鬚十喪禮之
四翦古文蓋借翦爲鬚周禮小子羞羊肆注云肆讀爲翦亦是假翦
爲翦未必皆翦字也今文胎爲迫迫亦是假借字鄭以作胎義顯故
從古文耳古文彌爲密詳上引禮○張氏惠言云經陳鼎西面案下
經鼎入阼階前西面錯注錯鼎於此宜西面疏云對
在門外時北面則西面當爲北面之諺存此俟考

右陳鼎實

士盥二人以竝東面立于西階下立俟舉尸也

今文並爲併疏正義曰自此至復位言小斂還尸及

主人主婦袒括髮免髽襲絰之節○此篇大小斂還尸者士奠舉鼎
者士既夕公贈士受馬以出注云此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此不
言蓋亦有勇力而能給禮事者可知二人以並謂每二人爲偶非止
於二人也此盥在西堂下故既盥東面立于西階下待事要大記曰
士之喪士是斂又曰士與其執事則斂凡斂者六人孔疏凡者貴賤
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注云立俟舉尸者謂俟舉尸還于

戶內服上也今文并爲併疏正義曰此爲小斂布席也李氏
並爲併詳士昏禮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疏正義曰此爲小
如圭云不牀者斂衣多布之於地喪大記曰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
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鄭注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

鄭意蓋謂簾席蒲葦席三者皆設之於上耳其下皆有莞據此經
 言也下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簾是始死時之席此小斂下莞上簾
 下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大斂布席如初注皆云亦下莞上簾
 是自始死至斂皆然又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簾是生人之席亦同經
 云布席席兼莞簾言莞在地上簾在莞上兩重耳盛氏世佐以布席
 有三重席爲一重莞爲一重簾爲一重誤矣鄭箋詩云莞小蒲之席
 也注司几筵云繅柔嚙不如莞清堅爾雅釋草莞苻蘿郭注今西方
 人呼蒲爲莞蒲江東謂之苻蘿用以爲席案周禮有蒲席又有莞席
 則莞當與蒲別說文莞艸也可以作席蘭莞屬又云莞夫離也段氏
 玉裁云莞之言管也凡莖中空者曰管莞蓋卽今席子草細莖圓而
 中空鄭謂小蒲實非蒲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莞與蘭相似莖圓
 而中空可爲席蒲葉闊而不圓其細小者亦可爲席所謂蒲草者也
 是蒲莞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非蘭屬故說文莞訓艸與蘭相屬
 又別出莞爾雅借莞爲曉注云莞蒲乃蒲之別種非以蘭之莞也今
 案廣雅釋草云莞蘭也又云葱蒲莞也是莞有蒲名蒲亦有莞名二
 者相似稱名多割段氏郝氏辨之詳矣陸德明詩釋文云莞草叢生
 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列子老莊之爲莞殷敬
 順云莞音官似蒲而圓衆經音義云莞草外似葱內似蒲而圓今亦
 名莞子是莞與蒲別也釋名云簾草也布之簾草然正平也說文簾
 竹席也鄭箋詩云竹簾曰簾注喪大記云簾細簾席是鄭意以喪大
 記十葦席與君簾席同孔疏云大夫辟君上席以蒲十卑不嫌故得
 輿君同用簾也喪大記云小臣鋪席蓋人君禮此士使有司布之也
 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趨方或慎倒衣裳
 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於地此布在席上先布絞
 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

餘以次布之絞在簾上衾在絞上散衣次之乃以衾裹於外而用絞束結之也美者在中猶內也非中閒之中注云斂者趨方或慎任衣裳祭服尊不倒

之也者喪大記云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彼注云尊祭服也斂者要方

散衣有缶蓋倒之取其前後厚薄均也云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具在中也者說文美與善同意善衣謂祭服後布則斂時在中不在外矣云既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者以善者是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則祭服中尤有善者小斂衣十九稱祭服非稱或有新舊之異也○張氏爾岐云案疏云斂衣半在尸上是有藉者有覆者既云十九稱取法天地之終數當以十爲藉九爲覆也

盛氏世佐申之云其藉尸者祫衣最下以次而上其覆尸者爵弁服最下以次而上如此則在中者皆其美者矣今案此與經文文序未合似未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正義曰反位反前西階下位

可據服上正義曰反位反前西階下位

云遷尸於服上者謂自襲牀上舉而遷之於戶內服上也喪大記曰士壘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禮弓上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鄭注卜當爲僕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設牀策于兩楹之閒衽如初有枕席衽寢臥之遷尸此天子諸侯禮也

莞上正義曰兩楹之閒堂東西之中也牀第卽上陳于西坫南者至是設之於此以待輿尸也喪大記曰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卽謂此也衽如初謂始死時衽下莞上簾敖氏云兩楹閒東西節也宜于楹爲少北注云衽寢臥之席也者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衽何此鄭注上昏禮亦以衽爲臥席莞上簾詳前卒斂徹帷尸已

正義曰斂與襲殊襲時衣少斂時衣多襲則衣

斂旋殯無論孝子力不能勝卽執事之人倉皇急遽必至苟日塞責慎終之謂何而若是乎今案由襲而小斂以次行之亦不忍遽死其親之意古人之慎重于附身而勿使有悔者亦可見也徹推義見前注云戶已飾亦用檀弓曾子之言也

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膺之疏

正義曰主人西面主婦東面與始死俠牀面位同喪

大記曰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又曰君於臣無之父母於子挽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孰之案此經主婦亦言馮者細別之有異渾言之則皆曰馮故喪大記又曰凡馮尸父母先妻子後是父母妻子皆可云馮也又曰凡馮尸與必踊方氏苟云至此則附身之事小備親之容色髮膺欲再見而不可得矣故踊無算注馮與馮同鄭注喪大記云馮必當心蔡氏德主人髻髮晉云主人馮尸謂服膺心上主婦馮尸則奉持心上衣也

主人髻髮祖衆主人免于房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參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御繞紗也疏正義曰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于房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者今文免皆作婉古文髻作括疏此髻髮免及下鞚皆小斂後至成服之制袒爲將奉尸也經言主人髻髮袒則衆主人免亦袒衆主人免于房則主人髻髮亦于房省文互見也檀弓曰袒括髮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髻髮以麻爲之免以布爲之見喪服小記此衆主人謂齊衰者義詳婦人髽于室下喪服小記孔疏云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是也○注又將初喪服也張氏識誤據盈本改喪爲變嚴本

作喪今案作喪爲是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者謂將斬衰者去冠而笄纏將齊衰者去吉冠而素冠問喪云親始死雖斯徒跣扱上衽鄭注雞斯當爲笄纏親始死去冠是也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案易謂變其常服則夫常服之冠而素冠爲變夫常服之冠而笄纏亦爲變下記乃卒主人憐兄弟哭注云于是始夫冠而笄纏服袞衣引檀弓此文證之是鄭以去冠亦爲易也陳氏禮書據檀弓易之之文謂始死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又據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學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跣而上仍著冠者乎孝子之心固謂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倘猶謂人子於始喪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敖氏謂檀弓云易者易之以素冠深衣也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卿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者乎孝子之心固謂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倘猶加冠以爲飾是見親死無異於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江氏筠云易伯言髻髮袒而不言去冠蓋自始死時已去之矣問喪雞斯注讀經曰言髻髮袒而不言去冠蓋自始死時已去之矣問喪雞斯注謂爲笄纏非禮決也下云徒跣扱上衽衣履如此豈尚留一冠以爲飾自來說此者多以叔孫武叔之母死投冠在戶出戶後而疑之案彼加素冠蓋斬衰笄纏自始死反於小斂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斂注云戶出戶乃變朋失哀節此特其失之一耳喪大記卒小斂主人袒說髽括髮以麻初未聞有冠也沈氏彤云叔孫武叔爲其母則非于卽堂下位而卽代以免也始死首服之節笄纏與括髮並重父母斬衰之主人誰周云父卒爲母始死去玄冠戶襲之後因其笄纏而加素冠蓋斬衰笄纏自始死反於小斂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斂妻于始死之首服卽見之陳於檀弓問妻不別齊斬無父母之差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若欲謂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則斬衰之主人可竟同於齊衰以下者乎其誣雖宜陳殊其誤則一今案徐氏

江氏沈氏申鄭義其是鄭注檀弓於武叔之冠未言其非則沈氏之說尤合矣云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者謂斬衰笄纓者至小斂變而括髮齊衰素冠者至小斂變而免又前此笄纓素冠非喪服此括髮與免爲喪服之始故云又將初喪服也云髻髮者去笄纓而紵者謂去笄纓而露紵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纓括髮謂小斂日也云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者問喪曰云冠者不內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內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是也經未言衆主人袒實亦袒也故注補之文王世子云族之相爲也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免及於同族今鄭專以此免爲齊衰者以此經衆主人次於主人之後是次於斬衰之齊衰也云免之制未聞又引舊說反喪服小記者沈氏云鄭鄭云免之制未聞又云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蓋不以舊說爲然也引喪服小記以釋髻髮免此鄭自爲之說也參頭總之類也免以代笄而若參頭豈一寸之廣而足邪賈云免與髻髮同但以布廣一寸爲異蓋并舊說於鄭誤又杜佑云著之自額而郤交於項中并其末覆紵而前綴連之此欲合舊說如冠狀之文卽參頭之制而稍變焉但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以免對髽髽露紵免亦當露紵矣若并其末以覆紵不如郤繞紵者得仍露紵之善也呂與叔云免以布爲卷幅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紵於冠禮謂之缺項此又因舊說廣一寸之云而誤以免爲缺項其說更不如杜今案沈氏申鄭意亦是鄭蓋以髻髮免制同唯用麻用布爲異而况以漢之參頭考方言廣雅皆有櫟頭參頭卽櫟頭也櫟頭又謂陌頭絡頭釋名又有緒頭云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從後橫而前其卽所謂自項而前交於額歛髻髮與免之制自鄭氏已不能詳後儒說者亦多沈氏但舉杜氏呂氏之說則猶未備司馬氏書儀云括髮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帶齊衰以下皆免裂布或縫絹廣寸婦人髽亦紐麻爲繩齊衰以下亦用布皆

如參頭之制朱子云注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如著參頭然參頭如今之掠頭緹子免讀如字謂去冠李氏如圭云古者冠加冕音相亂故讀如問此說亦本呂氏萬氏斯同云古者有纏以韜髮纏用繒爲之親始死冠去而纏猶存至小斂笄纏去之而易以括髮苴制以與纏相似蓋纏用繒而括髮用麻布也戴氏農云喪之括髮謂附束髮也始有喪夫冠矣二日又去笄纏于是不復用吉時之綻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已矣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綻而言更加麻於首失其傳戴案宋儒之說多由鄭義申之萬氏戴氏貝與鄭異纏以韜髮纏以束髮以說文髻訓絜髮諸之似戴較萬爲勝矣云于房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者謂主人去笄纏而髻髮來主人去冠與纏而免婦人去笄纏而髽皆宜于隱處兼下文釋之也云今又免皆作免者胡氏承珙云免字古人讀如免冠之免故今文又借冕之或體作免者爲之左氏哀二年傳使大子免哀十二年傳季氏不免皆作免襄二十五年傳陳侯免又作免釋文免音問徐音萬若當鄭君時孔讀作免程氏演繁露謂鄭氏以免音問非是今文作免者借字今案據朱子及李氏之說貝古並不讀免爲問也云古文髻作括者說文髻絜髮也段氏注云絜各本譌作絜今依玉篇韻會正絜麻一耑也引申爲圓束之稱絜髮指束髮也髻卽髻字之異者髻簪古文皆作括禮經髻髮戴記皆作括髮則用古文歟胡氏承珙云案說文括本亦訓婦人髽于室始死婦人將斬衰絜鄭以髻於束髮較切故從今文

婦人髽于室

者去笄而纏將齊衰

衰者骨笄而纏今言髽者亦大笄纏而紩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纏而以髮爲大卦如今婦人露於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絅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謂之髽曰爾毋纏縊爾毋扈其用麻布亦如著參頭然

正義曰喪服所言

髢此是未成服以前與男子之髻髮免同此婦人謂齊衰以上者喪服小記孔疏云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則以布爲髽其大功以下無髽是也敖氏謂有當髽者有不當髽者沈氏謂小斂之節五服親屬無有不髽者今案上言主人髻髮相乘主人免于房此云婦人髽于室婦人之髽猶男子之髻髮則髽亦婦人服之重者豈可櫛施於五服且不獨婦人髽爲齊衰以上者卽來主人免亦齊衰以上者下云男女奉尸僕于堂又云男女如室位踊無算此男女卽謂上主人衆主人及婦人蓋皆死者之妻妾子姻孫曾子姓也鄭注專以斬衰齊衰言之是已此時尸未出戶婦人在室內故卽髽于室賈疏謂大夫士無西房故於室失之矣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纓將齊衰者骨笄而纓者案妻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婦人之笄猶男子之冠始死斬衰男子去冠故斬衰婦人亦去笄齊衰男子去吉冠而素冠故齊衰婦人亦去吉笄而骨笄者象笄也敖氏謂曾子問言婦爲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緝則吉笄而纓自若又謂婦人斬衰而下之服皆當如此沈氏彤云曾子問言縞緝者謂在塗趨喪之禮也若尋常在家而父母始死必去笄纓而纓時矣敖不深考而每易鄭說何邪今案此女子始嫁在塗聞喪尚未至舅姑之門也縞是白縉女子始嫁首服女當以組爲綯今改用縗纓非吉笄而纓自若可知敖詭誠疎矣云今言髽者亦去笄纓而紩也者謂至小斂所衰婦人去纓而髽齊衰婦人去骨笄與纓而髽今但言去笄纓而紩者舉齊衰以包斬此斬衰之髽也記云惡笄有首以髽此齊衰之髽也彼注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卽此注至笄猶髽之義也陳氏祥道云小斂之髽不言笄則未成服之髽無笄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

姑惡笄有首以髽孔子言髽而繕之以榛笄則成服之髽有笄矣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齊衰之髽皆終喪矣髽不及於大功者以髽不特對弁而上同於括髮故也此訛是也云髽之異於簪髮者既去纓而以髮爲大紩如今婦人露紩其象也者案說文云簪絜髽也髽妻結也是髽與簪異鄭注檀弓云去纓而紩曰髽注奔喪云去纓大紩曰髽注喪服亦云髽露紩也是舉漢時露紩以解髽也引檀弓南宮絕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詩之髽曰爾毋縗縗爾毋扈扈爾者亦是證露紩爲髽之象彼文縱縱作從從注云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喪服小記孔疏引之云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紩采名髽也云其用麻布亦如著簪頭然者案喪服注云髽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紩如著簪頭焉是鄭以髽與括髮制同故云亦如著簪頭然也斬衰之髽用麻齊衰之髽用布此注云用麻布兼齊衰言也禮記喪服小記孔疏載皇氏三髽之說謂一麻髽一布髽一是露紩之髽長確今以此注考之皇說蓋本於鄭此注先言髽與簪髮異而釋之以露紩又引檀弓證髽之象下乃云其用麻布亦如著簪頭然則是髽有不用麻布者不用麻布之髽卽露紩是矣用麻布之髽與簪髮同不用麻布之髽與簪髮異用麻布之髽是用麻布纏繞於首而仍露其紩髻髮亦露其紩故其象同露紩之髽非有他物加於首只是去纓而露其髮耳麻髽布髽唯用於未成服之前露紩之髽則終喪皆然喪服經記所言是也蓋平時纓以簪髮亦以爲飾喪則去之成服之後男子有妻冠婦人則首去節以表妻故許文以髽爲喪結結與簪同卽謂髽爲喪中去纓無飾之髻耳孔疏不達斯旨乃引皇說而復駁之謂止有麻髽布髽二者則豈婦人終喪皆加麻布於首哉其誤甚矣髽制唯鄭此注爲詳鄭仲師以爲枲麻與髮相半結之左傳杜注用其說謂髽爲麻髮合結則齊斬不分且合而爲結亦不

成制度馬季長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于額上案既云爲巾又云高四寸則是髽有一定之式孔子之壽兄女何必慮其從從扈扈而戒之哉出訣孔仲達已辨之蓋皆鄭所不用耳○黃氏幹云括髮免髽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有變禮括髮免髽者奔喪是也有啓殯見棺柩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禮丈夫髽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爲尤廣小斂爲父括髮而至於爲母則卽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及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縗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尤廣也今案小斂食位後爲母免啓殯雖斬衰亦免此二者已在前三節之內此外尚有用免而黃氏未及者如雜記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壇喪服小記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是也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壇始也此則髽之失禮者也

士舉男女奉尸僂于堂

撫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

僂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疏堂謂櫬闌牀第上也今文僂作夷

正義曰士舉者當在尸之左右舉之男女則奉其首足耳欵氏謂士舉首男奉其右女奉其左非矣喪大記曰男女奉尸夷于堂彼注云于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如室位如室中男東女西之位也喪大記又曰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鄭注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然則男在尸東女在尸西其常位矣踊無算李氏如圭云爲動尸也問喪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徘徊踊無算方氏苞云喪事卽遠此則親離其室之始故踊無算注云僂之言尸也又云今文僂作夷者沈氏彤云賈疏云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并此經僂尸不作移字皆作僂者依人傍作之案喪大記僂亦作夷注與此注同彼疏

云夷陳也釋文云夷如字陳也本或作僕又案說文云戶陳也僕訓
戶而戶訓陳則僕與夷音義俱同不妨通用鄭所以釋從僕者爲依
人旁作之于陳口意尤切耳賈頤得之但云僕不作移似欲讀僕從
移致方性夫注喪大記遂云夷之爲言移也則不免貽誤後人矣移
字古音弋多反故說文云从禾多聲是移夷辭本不相近義亦迥殊
豈容牽合胡氏承珙云夷僕二字同說文無僕字據雜記釋文引隱
義云僕之言移也庚依韻集大兮反思也蓋呂靜於僕字音義皆不
同夷鄭君注禮則僕與夷皆爲戶陳之義今案下篇夷牀饌于階閒
注云夷之言戶也然則夷牀夷衾鄭皆以戶陳之義解之可知云夷
衾覆戶板之衾也者詳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下云堂謂楹閒牀第
上也者上經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兩楹閒爲堂之正中此云僕于堂故知在牀第上也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
衆主人東卽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

踊襲經于序東復位

拜賓賓位拜之也卽位踊東方位襲經于序東東夾前足于足者戶南首

北趾主人在東故由足北轉而西降自西階也裏主人東卽位者斯
時衆主人亦適主人降自西階遂東卽位于阼階下經不言衆主人
降省文也婦人本在西亦由足北轉而東至阼階上婦人不下堂斯
時主人等俱降故位于此方氏苟云既卜斂則男女分堂上下卽旣
殯後次分内外之義也詳下主人拜賓者前此尸在室主人不出此
奉尸出矣故拜之獨言主人拜者妻不二主也大夫特拜士旅之尊
卑異敷氏謂大夫各一拜士雖衆惟三拜之而已是也卽位踊者
謂拜賓訖遂卽東方阼階下西面之位而踊也斯時衆主人位于其
後如在室經先言衆主人東卽位而後言主人卽位者主人先拜賓
而後卽位也前袒爲奉尸至此乃襲而著絰于序東也是時婦人亦

經于房中復位復阼階下西面位喪大記曰男女奉尸喪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堂上大夫內子十妻特拜命婦祀拜衆賓于堂上主人卽位襲帶絰踊雜記曰小斂大斂啓皆肅拜孔疏云凡當小斂大斂及啓攢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卽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偏拜也蔡氏禮經本義引黃氏乾行云應子和謂賓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偏拜以謝之吳文正公云應氏謂賓於是拜死者古無是禮也公此辨是古今一大變易處蓋古人弔賓之禮於生者只有慰問之辭於死者則有襚賚之物及哭踊憑尸之節而已並無拜祭於死者之禮至於主人拜賓以謝其恩禮拜送以重其來辱亦惟自盡而已賓皆無答拜之文此古禮之精意也夫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賓之情於是焉至主人拜謝理所宜然此何時而可交拜歟曲以成禮邪故曲禮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獨喪拜不答意在斯也徐原一云古禮行弔但主人拜賓賓不答拜至于尸柩所在雖朝夕設奠從無拜禮不但弔客不拜卽孝子亦未嘗拜蓋事之如事生禮如是也後世如開元政和諸禮皆然猶有古人之意至溫公書儀則有主賓交拜之禮且有入拜靈座之禮而文公家禮悉遵之寘古禮始異矣注云拜賓卿賓位拜之也者賓位蓋如朝夕哭位在庭直東序及門東門西者斯時主人降自西階卽拜賓是卽賓位拜之也云卽位踊東方位者始死命赴出拜賓位在西階前鄭恐人以此位亦在西階前故特明之東方位卽阼階下位也云襲絰經于序東東夾前者賈疏云謂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今案上文絰帶饋于東方在堂下故此序東亦是堂下當東序之東或云主人位在東方此襲絰亦在東方而下云復位何歟曰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鄉此更無堂東襲絰亦是於隱處故復位也楊氏復云小斂變服有二節謂主人主婦馮尸後主人髻髮相絞帶婦人髽于

室衆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奉尸僕于堂主人拜賓後卽位踊
襲經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爲父母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
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卽位襲帶紅踊母之
喪卽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
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卽堂下位時爲父猶括
髮襲經帶以至成服爲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襲紅帶以至成服
蓋爲母易括髮爲免卽在此經卽位踊襲經于序東時也今案奔喪
云至于家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于又哭括
髮相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喪括髮袒降堂
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于又哭不括髮又云爲母所以
異于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是亦其證也○禮經釋例云凡主
人之位小斂前在尸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內位旣殯在門外謂
之外位案士喪禮始卒哭位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
注衆主人庶昆弟也此室中之位也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
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注室中位也沐浴畢主人入卽位
飯含畢主人襲反位注位在尸東小斂畢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皆
室中尸東之位也奉尸僕于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算則堂上尸東之
位也又云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卽位又云主人拜賓大
夫特拜十族之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注卽位踊東方位此阼階
下西面之位也有襚者則將命襚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大斂主
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大斂畢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
者北面視肆衆主人復位又云卒塗主人復位踊襲皆阼階下之位
也蓋主人雖位在阼階下至大斂時仍升堂卽尸東之位斂畢始復
阼階下之位也大斂奠畢主人揖就次注次謂斬衰倚廬齊衰至室
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綢麻有牀第可也至此則主人居次矣旣夕記
既殯居倚廬注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次在門外故有事先

郎外位然後入郎內位也士喪禮朝夕哭丈夫郎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注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又云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郎位辟門注辟開也凡廟有事則開無事則閉此門外之位也又云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又云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郎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此門內之位也朝夕奠畢賓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此門外之位也蓋主人雖位在門外至朝夕哭時仍入門郎昨階下之位至哭畢始復門外之位也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注匠人爲序刊治其材以井構于殯門外也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亦謂門外位也又云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昨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閒案士喪禮始卒哭位婦人俠牀東面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此尸西之位也小斂畢奉尸雋于堂男女如室位又云婦人昨階上西面此昨階上之位也大斂時婦人尸西東面至大斂畢婦人東復位乃復昨階上之位也朝夕哭婦人郎位于堂南上既井椁婦人哭于堂此位當亦在昨階上是婦人之位自小斂後至既殯皆在昨階上也既夕禮還柩車婦人降郎位于階閒注位東上張氏爾岐曰婦人在車後南面故注云東上至此婦人始降在階閒者柩車將行故婦人於車後送之也楊氏復曰始死哭位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非時男女内外親疏上下之分不可以不正止亦治妻取繫處變之大法也考男女之位小斂前親者在室以尸東尸西爲別小功以下以戶外堂下爲別小斂後以昨階上昨階下爲別既殯無事則主人入于次婦人無事或退處于房中斂

右小斂遷尸及主人主婦袒髮免髽襲經之節

乃曾

正義曰自此至拜送于門外言小斂奠之事

詩

正義曰自此至月送于門外言小歸奠之事注云
祝與執事爲之者謂始死妻子昏迷不能成禮祝與

執事代之莫也執事詳下注舊子問曰天子諸侯之喪執喪者奠大
夫齊衰者奠十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鄭
并主人不奠是也不足則反之舉者盥右執七郤之左執俎橫攝之
孔疏謂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舉者盥右執七郤之左執俎橫攝之

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舉者膳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攝持也西

面錯鼎於此宜西面疏人兼執俎郤之仰其匕也橫擣之橫待其

俎也入入寢門也李氏如主云奉此者秉執匕俎喪禮也凡陳鼎于外者北面作器下者西面喪禮東門外西面者變於吉在東方

者未忍異於生至虞反吉乃設鼎於西階前吳氏廷華疑義云錯置也非屈指之錯是也

蓋于東堂下之撰東注云爲貞設盥則此舉者蓋盥工東堂下而出

以右手執之左手以左手執之因其便也者凡舉鼎以局貫入鼎耳

而舉之鼎升面貽北爲右南爲左右以左近鼎以左手舉鼎空右手執匕故云因其便也云擣持

也。常訓說文攝引持也。云西面錯錯鼎自此宜。并面者以置鼎於阼階前。則西面爲首也。云錯作北面於宿而順之。若右人三執之。由高

右人左執七指局以錯俎北面則俎橫而西順也錯俎者左入也

予左手秉執之取鼎委于鼎北加局不坐右局取鼎加局於鼎予右手今文局爲鉉古文予

正義曰在人左手執匕者右手執匕爲右手兼抽局故左手執之也又以局交左手兼執之者爲將取屢也以爲密疏

局交左手若予之然故云子鼎北鼎右也委罪於此而加局焉亦便也立而不坐者妻事質也匕仍執之者以將北也注云抽局取罪於罪上以右手作事便也因經未言右手故注明之云古文予爲與者爾雅子賜也說文子推予也與黨與也異古文與又与賜子也勺爲予郭璞注爾雅云與猶予也注方言云子猶與也是與与二字皆与予通鄭以推予字本作子故從予局爲鉉罪爲密詳士冠禮乃札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胎亞脊肺在于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爲壘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疏正義曰札謂以本末古文札爲匕碑爲脾今文胎爲迫柢皆爲胝疏札出牲體至鼎札載謂載牲體於俎也札者在鼎東西面載者在俎南北面兩端謂俎之東西兩旁也亞者自兩旁至中爲次牌肩膚皆有左右兩者牌賤先載於俎之兩旁兩肩在兩牌內次於兩牌兩胎又次於兩肩則脊肺居中矣執而俟者左人執以俟奠也注云乃札以札次出牲禮右人也者上文右人執匕故知札者爲右人也云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者謂右人札出牲體授左人左人受而載之於俎也云亞次也者說文引賈侍中訪以爲文第也云凡七體皆覆爲壘者此豚解爲七體法見前言肩以句臂襦言髀以包膊洛賈疏云前左右肩臂解升者皆髀不升鄭云近竊賤也是也沈氏形云注云皆覆爲壘大斂豚合升言合升則髀亦升矣凡言合升多并髀升非獨妻禮若腫脣焉後左右髀脣脣屬焉并左右脣通脊爲七體是也又云下文赦云亦以別於生也案爲壘而覆則以覆爲罪夫俎之有罪見於少牢神云佐食升斯俎當作寡是也但此經醴酒脯醢皆既奠而後巾之不應於俎獨方載而卽寡檀弓云喪不剝奠也歟祭

內也歟注云刻猶保也有牲肉則巾之疏卽引此經小斂俎錯祝巾之爲詣是下經巾之不惟寡醴酒與豆乃并俎而巾之也張稷若云皆覆謂牲體皆覆設之最得其解下進抵注云未異於生此覆設當同茲義又下經云載魚左首進馨注云亦未異於生是進抵猶進馨覆設猶左首也蓋俎用七體所以異於生皆覆而進抵所以不異於生或異或不異而仁與智兼之矣故說亦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如注意官有布覆之然經不見覆物當是牲體覆耳今案沈氏張氏之說是也云抵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者賈疏云公食大夫亦進本是生人法故云未異於生也云骨有本末者曲禮云左胸右末是也云古文化爲匕者詳少牢禮長匕下云今文抵皆爲𦗷者胡氏承珙云說文曰抵木根也韓非解老曰直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木之所以建生也周禮或作抵作邸泉府買者各從其抵鄭云抵實柢字抵本也典瑞四圭有邸司農注引爾雅邸本也此今文又借牴爲之鄭以牴爲正字故從古文辟爲牴詳士昏禮牴爲迎見前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執事者諸執奠事者巾功布也執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夏祝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錯醴將受之及執事盥將升奠也夏祝執巾以待祝于阼階下親授之今案盥盥于東堂下也經不言主人踊而云丈夫踊兼衆主人言丈夫卽男子之稱對婦人言之也儀禮釋官云周禮亨人掌共鼎鑊公食禮注云甸人兼亨人者少牢雍人陳鼎五賈疏云大夫無甸人則此甸人爲公臣來治事明矣注云巾功布也者卽上陳于東堂下單內功布也云執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錯醴將受之者據下文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故知祝既錯醴

將受之此執巾者不升堂亦不設巾也○禮經釋例云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士喪禮設小斂奠夏祝及執事盥升自阼階奠畢降自西階徹小斂奠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又云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饋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此奠于堂者也大斂奠祝執醴如初酒豆箋俎從升自阼階奠畢由楹西降自西階徹大斂奠徹者盥于門外殮先入升自阼階又云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箋俎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箋俎序奠降自西階朔月奠如朝夕哭之儀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此皆奠于室者也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朝夕奠但云降自西階不云升自阼階者文不具也既夕禮還柩朝廟設從奠升降自西階徹從奠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設朝廟奠升降自西階此亦奠于堂者奠升不由阼階者注云柩北首辟其足也士喪禮君臨大斂奠亦升自西階注云以君在阼故升不由阼階也既夕禮還柩降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注徹者由明器北面既徹由重東南疏云凡奠于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亦由重北東方來陳由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東象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也恒設奠於柩車西而東面則徹者由奠東而西面徹之也此奠于庭者也故疏云然祖奠布席乃奠如初徹祖奠徹者東注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饋大遣奠注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祖奠大遣奠亦奠于庭者故如降奠之儀卽疏所謂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也酒者先升尊也立而正義曰敖氏云奠于尸東先言其所奠之處下乃俟後錯要成也莫之禮經釋例云凡奠小斂以前皆在尸東大斂以後皆在室中還祖以後皆在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詳下篇還祖席升設于柩西下檀弓曰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

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鄭注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于室乃有席孔疏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于戶東今言西方故爲非也是小斂之奠當在戶東也執醴酒者北面在俎南也西上統于戶也○注醴酒先升後設故執之者立以待豆俎錯而後錯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之要其成也

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巾之爲塵也東反其位

玩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言豆不言蕩省文敖氏引爾雅竹豆謂之蕩則言豆可兼蕩矣其錯之次醯北脯南俎別爲一行在豆東故云

豆錯俎錯于豆東也立于俎北西上謂奠豆俎之人立于此俟祝畢事同降也醴酒錯于豆南其次酒在豆南醴在酒南總言之皆在豆南也楊圖先是張圖酒在醴而非矣記云兩頭醴酒酒在南北此陳之序與奠異奠在戶東戶南首當以南爲上也祝受巾巾之謂豆俎醴酒皆巾巾鄭注檀弓妻不剗奠云脯醢之奠不巾者謂僅有脯醢無俎則不巾且據室內言也詳後朝夕奠下由足降自西階者斯時祝與執事者皆在戶東故由戶足北轉而西乃降自西階也奠者由重南東者謂由重之南而東沈氏形云重以南爲後由重南而東如由足而西無事不敢出其前也檀經釋例云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案此篇奠于堂室者唯君祔斂奠升自西階注云以君在阼也朝夕奠但云降自西階不云升自阼階文不具也餘詳下篇釋例又云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案此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下大斂奠同是其例也餘亦詳下篇賈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

後爲踊之節是也又謂重主道神所憑依故由重南東而過主人又踊此說本下大斂奠注云爲神憑依之也吳氏廷華疑義云踊節由于感觸婦人在堂見其降而踊丈夫在阼見其過而踊蓋感生于所見之奠也若謂重爲神所憑依主人因之而踊則降自西階而踊者又何說邪又云奠時每節增痛奠者西降一節也由重而東又一節也每節增痛故踊耳神所憑依說未的今案吳說是也又崔記云踊婦人居闈此經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居闈者踊必捨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蓋据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而言也但此經奠時不見賓踊之節鄭注亦未言及吳氏紂據釋記注以由重南東丈夫踊之丈夫爲賓恐非注云巾之爲壘也者爲久設恐壘埃及加也云東反其位者沈氏彤云此經上云祝降自西階下大斂奠亦云祝降自西階奠者由重南東敖云由重南而東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門西案十虞禮云祝入門左北面敖云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特牲饋食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又案特牲記云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此經之奠者蓋私臣也祝位在門西故降自西階直由堂塗反位奠者位在門東故必由重南而東乃復位也注反其位當如敖說今案沈氏釋鄭義是也賈疏以爲位在益壘之東非矣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廟門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賓爲小斂來者圭云不送于外門外降于君使也室賈疏云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爲廟也乃代哭不以官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庶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小斂後節哀之事今案經云壺以代哭

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繫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出壺士代哭不以官注云代更也者鄭注周禮喪大記代哭皆以更釋代蓋謂更番相代也褚氏寅亮云此乃更代之代非替代之代呂氏坤誤認為替代故言雇倩下賤僞爲哭聲以應弔賓而欲廢此禮今案倩哭以應弔賓乃後世之事先王時未有也此代哭者皆有服之人應在哭位者亦非下賤之謂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但自始死至小斂已踰歷晝夜恐其以哀致毀故制代哭之禮使之相代而哭非謂有代哭者而孝子遂不哭也檀弓曰喪禮娶戚之甚也節哀順變也君子令始之者也此注防其以死傷生之義也云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者鄭注妻大記亦云卽以親疏哭也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服斬衰士賤以親疏代哭亦皆有服者也云三日之後哭無時者對未殯哭不絕聲而言卽下記既殯哭晝夜無時鄭注哀至則哭是也賈氏釋哭無時未的詳訂疑引周禮者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證人君縣壺代哭之事彼注云禮未大斂代哭所謂禮卽據此經代哭在小斂後言之也

右代哭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喪禮略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出請之辭

曰孤某使

正義曰自此至以東言小斂後致襚之儀遠者或至小斂後乃襚云有者不定之辭待于位卽阼階下之位經

某請事

云襚者不云親襚是使人襚也故下言致命注云喪禮略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者前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則始死時亦將命但未用擯相傳辭耳此云出請入告是用辭矣云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者約雜記鄰國來弔相者出請辭也入告是以賓之

辭告主人其辭擯者出告須以賓入須亦待也出告之疏正義曰出

當曰某使某襚

擯者出告之疏正義曰出

以賓入帥之也

注云領亦待也者上云主人待于位此出

告賓而云領者亦言

主人待俟之意孤某領矣亦雜記文

賓入中

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願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于室禮

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

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

正義曰賓入中庭北面致命者斯時尸在

踊於西階上不背主人

兩楹間故北面也主人拜稽願謝之雜記

襚者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身稽願是其儀同也賓升自西階出于

足西面者謂由尸足之北轉而東而西面也委衣如于室禮謂委衣

于尸東牀上如尸在室之禮也降出仍由尸足北轉而西降自西階

而出也主人出拜送亦送于門外也鄭注雜記云不迎而送喪無接

賓之禮敖氏云小斂以後主人于喪賓則出送之惟不迎賓耳以上

是使人襚之禮朋友親襚如初儀謂如上將命至拜送之儀但親襚

不致命耳西階東北面哭踊三

是異于初儀者故特言之主人不踊

李氏如圭云拜君弔襚贈踊哭友襚不踊辟君也

注云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者據經云

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

帛爲襍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以東藏

東北面是邪向尸哭之故亦不背主人也

襚者以襍則必有裳執衣

以待事也

古疏正義曰喪大記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夫

文襍爲襲

君襍衣襍衾大夫士猶小斂也鄭注襍祫也君衣尚

多去其著也是複有著襍無著矣士小斂大斂皆不以襍而襚者以

襍者賈疏云襍者所以襚主人未必用之斂耳執衣如初謂左執領

右執要徹衣者亦如之亦左執領右執要也升降自西階徹者與襚者同此言以東謂徹者也雜記曰襚者降出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

西階又曰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彼君禮宰夫徹之此士禮當有司之屬徹之也注云帛爲襍者玉藻文彼注云

有表裏而無著此注云無絮對神禪之屬有絮爲著者言之云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者凡禪衣必有裳乃成稱此襍衣雖

複亦必有裳乃成稱與禪同也複與襍對文異散亦通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以其變此襍非變衣故不用表也云以東藏以待事也者鄭注

注雜記云以東藏于內彼含襚在殯後故但言藏此在未大斂之前故云藏以待事謂待大斂之事陳之也云古文襍爲襲者說文襲十

紳袍段氏玉裁云小斂大斂之前衣死者謂之襲凡衣死者左紳不紐袍變衣也斂始于襲襲始于袍故章言袍也襲字引申爲凡掩襲

之用若記曰帛爲襍士妻禮古文作襲假借字也喪大記玉藻用禮今文作襍許依古文禮故不收襍字胡氏承珙云古襲字多竊習通

襍名云襍襲也環上之言也但玉藻帛爲襍與禪爲紳掌文專指祫衣而言說文以襲爲左紳袍是汎指斂服言之故鄭從今文作襍也

右小斂後致襚之儀

宵爲燎于中庭

宵夜也

正義曰此小斂日之宵也自始死至殯每

燎大熑

夜皆爲燎于中庭經言宵不言夕則是終

夜設燎也雜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疏終夜燎謂柩還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

注云宵夜也者說文

同云燎大熑者毛傳說文皆以庭燎爲大熑少儀主人執燭抱燭注

云未爇曰熑是熑與燭同鄭云大熑者亦謂此燎爲大熑也餘詳燕

禮○張氏爾岐云以上皆親喪第二日禮今案白虎通引禮曰天

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是士之小斂在第二日也

右小斂之夜設燎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繕絞紳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紳不在算不必盡用紳單被也衾二者始死斂之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喪

大記曰大斂布絞疏正義曰自此至饋東言陳大斂衣奠及殯具之縗者三橫者五事○厥明者小斂之次日死之第三日也明而滅燎則燎固終夜達日矣陳衣于房南領西上與小斂同喪大記士與大夫皆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鄭云蓋天子之士繕義見前絞數詳注言衾二則紳止一矣首陳君襚尊君賜也祭服散衣皆主人之衣而亦在庶襚之前三十稱真喪大記十陳數同言凡者謂自君襚至庶襚共三十稱也紳不在算不在三十稱之數也喪大記曰絞紳不在列此但言紳者絞在紳外衾亦紳類言紳而絞與衾亦不在算可知矣不必盡用者在三十稱外固不用在三十稱中亦容不盡用也喪大記曰大斂祭服無算謂祭服盡用之則散衣庶襚有不用者矣周禮守祧其遺衣服蔽焉鄭云遺衣服大斂之餘卽此注云紳單被也者紳與衿別說文紳衣系也从糸今聲籀文从金作紳段氏

注云聯合衣襟之帶也凡結帶皆曰紳妻禮紳單被也乃紳之別義亦因可以固結之義引申之喪大記曰絞紳如朝服又曰紳五幅無紳鄭注如朝服者謂布縷羅朝服十五升是紳以布爲之云衾二十皆十九稱大斂則有多寡之殊喪大記曰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孔疏據鄭注雜記以襲禮士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上公九稱天子

十二稱謂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或五等同百稱也此篇賈疏謂喪大記十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不依命數是亦喪禮略則天子宜百二十稱以無正文故說各異也引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者證大斂之絞與小斂異也喪大記又曰絞一幅爲三彼注云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孔疏縮者三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橫者五又取布一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緒下也

東方之饌兩瓦鉢其實醴酒

角觶木柵駤豆兩其實葵菹芋醢兩邊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

四艇

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駤白也齊人或名全菹爲芋

滕緣北詩云竹柵焜燔布巾蕪巾也蕪豆具而有巾神之也特

牲饋食禮有蕪巾今文

蕪爲揭古文滕爲匱

正義曰此饌

大斂奠也兩瓦鉢其實醴酒醴酒各一鉢也角觶以角爲之木柵以木

葵菹芋醢俱詳上冠禮敖氏云始死之奠用吉器小斂用素鉢至是

乃用駤豆而蕪無縢皆以渾變之菹云芋栗不擇脯四艇亦皆變於吉也

注云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者上小斂饌于東堂

下設盆盥于饌東亦在東堂下也而云西方盥如東方是東方卽東

堂下矣故鄭云亦在東堂下也下記云設盥于東堂下南顧齊于坫

饌于其上正指此饌言云駤白也者廣雅釋器云駤觸也駤是手布

色白此日亦白故取以為名也云齊人或名全菹爲芋者賈疏云鄭于周禮醢人注云細切爲齧全物若菹爲菹此云齊人名全菹爲芋

者菹法舊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但喪中之菹葵雖

長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爲芋之解也今案說文云芋大葉實根該人故謂之芋也是芋爲麌大之稱此經云全菹芋亦是麌略之意故鄭

取當時方言釋之云膝緣也詩云竹柵罿膝者此鄭以意釋之引詩爲證案毛傳云膝緣也凡緣邊有約束之意故以膝爲緣此竇駢豆皆是喪器無飾故鄭注禮弓竹不成用亦引此邊無膝爲說也柵詩本作闕詳後云布巾邊巾也邊豆具而有巾神之也者凡士虞特牲祭皆用兩箋兩豆小斂一箋一豆是不具又無巾此箋豆具而有巾是以神道事之故云神之也案特牲饋食禮記云箋巾以絡此引之者證布巾爲箋巾但據下記云凡箋豆實具設皆巾之則豆亦有巾鄭恐人以箋盛乾物或無巾故特言之也今文贏爲竭詳士元禮古文膝爲甸者胡氏承典云膝正奠席在俎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字甸聲轉借字故鄭從今文也奠席在東用以奠者在俎北亦陳于東堂下也之疏正義曰奠席卽下設于東用以奠者在俎北亦陳于東堂下也斂席大斂之席在其東在斂席之東也斂席亦下莞上簟草以革爲之周禮司几筵曰凡喪事設革席則奠席亦革席斂放氏云此二席皆不在於大斂之奠在室遠于戶板故始用席以存神也注云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者賈疏云以小斂奠無巾大斂奠有巾已是神之今又有席是彌神之也今案據此則上注盛之也當作神之也明矣○禮經釋例云凡奠席皆東面設之無席之奠則統于戶案士喪禮奠席在俎北斂席在其東注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又云席設于東面朝夕哭奠不云席蓋因大斂奠之席朔月奠及薦新奠皆如初奠之義是室中奠席皆東面也既夕禮遷板從奠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注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板神不西面也疏云知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東面則天子諸侯亦不西面可知朝廟乃奠如初祖奠布席乃奠如初是板側之奠席亦東面也又載板畢降奠當前東既夕記降奠席于板西不云何面當亦東面大遣奠經不云席放氏鑑公曰此設之次亦如殯奠既云如殯奠則亦有席東面矣至於始卒奠及小斂奠經皆不云有席蓋此時尸尚

在席上故不用席奠無席則統于尸也從奠用席掘肆見衽之坎也

不統於柩者既殯則以神事之不同未殯時也

掘肆見衽之坎也

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轔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轔橫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惟之又曰君蓋

用漆三衽三東大夫蓋用漆二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見衽者衽出衽二東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政見于平地坎深淺之節也張氏爾

岐云衽所以聯合棺與蓋之縫者今謂之銀綻扣見衽者坎不沒棺其衽見於上也注云肆埋棺之坎也者說文肆作肆云塗也塗與埋

義同故謂埋棺之坎爲肆也云掘之於西階上者檀弓云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於西階

上掘坎也云衽小要也者漢時名衽爲小要故以釋之引喪大記君殯用轔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轔橫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

殯見衽塗上惟之者證見衽之制彼注云棺猶最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撫覆也督及也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橫木題淒象椁上四注

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輶不畫龍橫不題淒象椁其他亦如之大

夫之殯廢輶置棺西牆下就牆橫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橫中狹小裁取容棺士不橫掘地下棺見小要耳惟之鬼神尚幽閭也十達于天子皆然今案檀弓曰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輶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喪大記但云君殯用轔故知謂諸侯也鄭又引喪大記君蓋

用漆三衽三東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者證云棺東縮二橫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橫唯二束此文是也今案檀弓曰棺東縮二衡三衽每束一鄭注衡當爲橫衽今小要孔疏云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縱也縱束者二行也

衡三者橫東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其形兩頭廣中央小先
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每束之處以一
行之衽連之若豎東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
頭尾之材相固據此則衽有豎者有橫者豎者兩頭各二君大夫士
同構者則君兩旁各三大夫士兩旁各二妻大記所謂三衽三束二
衽二束蓋指橫者言之也又孔疏以衽爲燕尾本喪服注衣衽之制
也或曰棺衽以木爲之內端大中央小銀錠扣之說較勝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
軸軸
輶狀如牀軸

正義曰

檀弓

曰

天子之棺四重水兜革棺被之其厚

其輪輶而行

三寸

柂棺

一梓棺

二四者皆周喪大記曰君大棺八

寸屬六寸

柂四十上大夫大棺八十屬六寸

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

寸七棺六寸

鄭注大棺棺之在表者也

檀弓

天子之棺四重以內說

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柂用

軸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

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柂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

四寸

趙簡子云不設屬柂時僭也今案棺制此二經及注具之矣棺

入主人不哭者朱子曰勤尸舉棺輶踊無算然殯斂之際亦當報哭

臨事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此其義也升棺用軸者斂時第以軸

升棺而不以殯與天子諸侯用輶以升棺輶亦入殯中者異矣故下

遷祖仍用輶

蓋棺蓋也蓋在下謂升棺時蓋仍在堂下俟置棺于肆

然後舉以升

敖氏謂蓋在棺下恐非

注云軸輶軸也輶狀如牀

詳

既夕禮遷于

熬黍稷各二筐

有魚腊饌于西坫

南不至棺旁也爲舉

祖用軸下

者設盆

正義曰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十二種

盥於西

四筐加魚腊焉鄭注教者煎穀也

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

筐又曰設熬旁各

筐大夫三種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

足皆一其餘設于左

右周禮舍人喪紀共教穀小祝設熬鄭注亦引

喪大記及此經爲證今案說文云熬乾煎也熬或从麥作葵方言云熬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經言黍稷二種也各二筐四筐也又云有魚腊皆與喪大記合但彼云加魚腊謂加於黍稷之上此云有謂筐中有魚腊則魚腊與黍稷共筐矣饌于西北南饌熬於此也或以注有設盆盥于西句謂饌于西北南爲凍盆盥此說非也鄭注小祝引此經連引饌于西北南句倣疏申之云饌於此者據未用時蓋後設于棺旁是可證矣注云熬所以惑妣蜉令不至棺旁也者爾雅釋蟲云妣蜉大螻學託蛾子時術之鄭注云蛾妣蜉也蛾一作蟻卽俗所謂馬蟻鄭於舍人小祝注皆以惑妣蜉爲說注喪大記云將塗設于棺旁所以惑妣蜉使不至棺也孔疏云熬謂火熬其穀使妣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加魚腊亦爲惑妣蜉但此注後人多疑之敖氏云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於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以在故置此于棺旁以盡愛敬之心也然不以食而用熬穀不以牲而用魚腊亦所以異於奠也斂沈氏彤云祭奠之事於主設俎豆熬餅於重懸二鬲鬻焉於葬藏苟皆鬻紙於殯設熬黍稷魚腊焉重以先主而略於主殯以先葬而小於葬事異義同故殯之設熬黍稷猶重之懸二鬲鬻也熬黍稷之異於苟皆鬻紙猶鬻之異於俎豆攷飴也蓋不知何地之可以棲神故無之而不設飲食不知何飲食之可以散神故相變而殊其品此誠孝子事鬼神之至情故說得之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注謂以惑妣蜉不至棺旁其訛是也蓋新掘之土妣蜉必多置熬於此以惑之則蠭且畢聚於熬而蠭隨之則肆中無蠭而柩可免於蠹蝕此禮之最善者注發其端而未竟其說致動後儒之疑又云此當設於肆時既塗徹之今案吳氏申注卻有意義但云既塗徹之則於下經文顯背又敖氏沈氏之說亦於理爲近故並錄之云爲舉者設盆盥於西者此注補經所未及也上小斂經云西方盥如東方注云爲舉

者設盥爲舉尸者設也此大斂亦有舉尸之事下云士盥位如初注云亦既盥並立西階下則是西方有盥亦如小斂時矣而經未言及故注補之所以補於此者以熬黍稷饌于西坫南此益盥亦饌于西故類反之猶小斂時經云牀第更衾饌于西坫南下卽云西方盥如東方也此注云爲舉者上西方盥注亦云爲舉者蓋指舉尸者言若設於東方之盥則注云爲奠設盥與此別賈疏誤詳訂疑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鱗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合升右體升於鼎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匕正義曰大斂陳三鼎盛於俎之陳如小斂時合升四易亦相互通小斂也北上亦西面呂氏春秋云魚之美者洞庭之鱗廣韻鱗出洞庭湖易井谷射鮒鄭注鮒魚微小廣雅鱗鮒也鱗一作鰐俗作鮒蔡氏傳晉云鮒鯛魚也其性相附故名鮒段氏玉裁云鱗鮒皆常用之魚也釋文鱗市轉反劉市專反姜氏北錫以爲當音圓謂卽山海經黑水之鱗魚似鮒而無尾恐非王尚書經義述聞云魚鱗鮒九者或用鱗或用鮒其數皆九也當以魚鱗鮒爲一句九爲一句士虞禮記升魚鱗鮒九當以升魚鱗鮒爲一句九爲一句魚鼎或鱗或鮒而兼言鱗鮒者猶寡尊或鱗或布而兼言絲布也否則鱗鮒並用而欲合其數爲九孰多孰少乎謹案述聞之訛是也喪大記孔疏云特牲腊用豕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李氏如圭云凡言合升者皆并髀升體解則否凡腊用全此及虞禮用左髀者喪禮略敖氏云凡腊必去髀不以豚解體解合升髀升而異注云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匕俎之陳如小斂時者前小斂惟豚一鼎此陳三鼎有魚腊是其異者其他豚解爲七體及陳俎匕皆如小斂時也云合升四易亦相互通小斂四易爲十禮亦合升此合燭俟于饌東燭者堂雞明室猶闇火升亦四易爲七體文互見耳

在地曰燎正義曰喪大記曰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執之曰燭
而設燭今案饌在東堂下此云饌東則在東堂下之東也云俟者此時陳於此俟奠乃用以照室下云燭升自阼階是也注云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者以其大斂奠在室之奧最爲闇闇滅燎陳設衣物畢在既明之後而室中闇闇乃須燭照之故云堂雖明室猶闇也云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者以此燭條人執之與上爲燎于中庭異也餘詳燕禮

右陳大斂衣奠及殯具

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

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有司謂執事者注以經但言祝徹故持明之見徹者非祝人

設盥於門外

正義曰自此至適饌言徹小斂奠之事徹之爲將大

斂也周禮大祝大喪徹奠儀禮釋官云此奠徹者夏

祝也升自阼階丈夫踊

前注云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有司謂執事者注以經但言祝徹故持明之見徹者非祝人

也敖氏云祝徹題下事也唯言祝見其尊者耳是也

云小斂設盥於

饌東有巾大斂設盥於門外

謂有威儀小斂盥有巾且大斂亦有巾也下既夕言夙興設盥于

祖廟門外此不言設盥也李氏如圭云盥當亦于饌奠後設之

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授巾者於戶東使先待於阼階下

正義曰巾覆小斂奠者宜先徹上祝受巾巾之故此亦祝徹之也注云授執巾者於戶

東使先待於阼階下者褚氏寅亮云祝徹巾而不言降授執事者則

在戶東可知矣執事受而立待則位宜如前阼階下也敖氏謂以巾授於阼階下又謂執事以巾置于饌俱誤云爲大斂奠又將巾之者

此釋待字意前小斂奠用此巾今大斂奠仍將巾之故云以徹饌先待也云祝還徹饌也者祝既授巾還徹饌探下文而言也

取醴酒北面

北面立相

正義曰：敖氏云：饌字誤當作奠。褚氏云：奠亦可云饌，不必改。今案褚說是也。

亦祝及執事者一人如前奠時吳氏廷華云：醴酒先升而後設此先取者以降仍在先也。

注云：北面立者立以待取饌。豆俎者俱降也。

必相待俱降者以升降爲踊節故必俱也。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

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

爲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

畢事而

正義曰：敖氏云：其餘謂取饌。豆俎者也。先設者先取之後設者後取之。既取俟執醴酒者行而從之俱降此新奠設

於既殯之後而舊奠乃尚於未斂之前者爲辟斂故爾。今案取先設者或設謂甲設。且此時仍取豆乙設。鑿此時仍取饌。義亦通出于足

降自西階亦由尸足北轉而西而降自西階也。婦人踊義見前設于

序西南當西榮者謂徹小斂之奠改設于西序之西南其北值西榮

蓋在庭之西也。敖氏謂設于西堂降自側階後儒多駁之以經云云

降自西階乃云設于序西南又云如設于堂則在庭而不在堂明矣

目凡言當東榮當西榮皆指在庭者言之。敖說誤其榮制詳士冠禮

注云：爲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憑依也者謂既設

於堂復設於庭不知神之所以在於彼乎於此乎故復求於此也。奠以

依神此時舊奠已徹而新奠尚未設故徹之而仍設於此矣。新奠設

乃去之雖暫不忍使其無所憑依也。云：堂謂尸東也者謂此設于庭一如堂上尸東陳設之次第也。云：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者凡莫謂此小斂奠及後各奠也。賈疏云：將徹後奠則設先醴酒位

奠于序西南待設後奠事畢則去之不巾以不久設故也。

如初執事豆北面東上

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西上也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

正義曰醴酒謂執醴

司適

執酒者

執事謂執豆俎之人立于豆北待執醴酒者設訖

司適

新饌也

注云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西上也者前莫于口東時執

醴酒者

先升北面西上今設于庭時仍北面西上是位如初不變也

司適

注云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者以執豆俎之人前立于俎北面上今東

上者爲事訖向東爲便

是變位矣故云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也李氏如圭云下微言大斂奠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

司適

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

司適

乃適饌東方之

與此同則亦執籩豆俎者變位而執醴酒者不變也

乃適饌新饌正義曰適饌者謂祝及執事者適新饌處以待事

注云東方之

新饌者經伯言適饌注恐人不辨何方故特明之適之者以大斂

司適

訖將設新饌於室也

司適

注云東方之

新饌者經伯言適饌注恐人不辨何方故特明之適之者以大斂

司適

右徹小斂奠

儀禮正義二十七

魏晉五美七十

古游小集

圖書

圖書



古游小集

儀禮正義二十八

南菁書院

績溪胡培翬竹村著

帷堂微事

疏

正義曰自此至主婦亦如之言大斂之事吳氏廷婦人華云小斂訖微帷至是惟之以微事畢將大斂也婦人

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

袒

正義曰小斂後婦人位在阼階上今在尸西東面者以男子將升故也親者謂衆主人也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

來自疏

疏

若矣疏將升故也親者謂衆主人也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上轉而西東面亦出于足可知也○

西面則在尸東矣婦人由阼階上

疏

注盛氏集編本據賈疏及集說於大斂變上增爲字云袒大斂變

也者前小斂袒斂畢乃襲此將大斂故又變襲爲袒也云不言髽免

髻髮小斂以來自若矣者以男子髻髮免婦人髽自小斂以來俱若

是未改故不言也士盥位如初亦既盥正義曰

疏

如初如小斂時至成服乃易之士盥位如初亦既盥正義曰如初如小斂時立西階下

疏

也小斂十盥二人以並

東面立于西階下俟舉尸此亦如

疏

之故注云亦既盥並立西階下也布席如初階上

疏

於楹閒爲少南

正義曰如初謂席之下莞上簟亦如小斂時也其布之處則異

注

云鋪於阼階上者下記及禮記多言大斂于阼是也鋪亦布也羅記

曰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卽布席也云於楹閒爲少南

疏

者賈疏云以其在阼階上故知於楹閒爲少南近阼階也商祝布絞

紛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至此乃用君襚

疏

正義曰商祝布絞紛衾衣布于阼階席上

也其布之序先絞次紛次衣美者在外指衣言此時先布之則

疏

斂時在外也君襚先祭服祭服先散衣美者卽指君襚言秦氏蕙田

儀禮正義

疏

二十八

中華書局聚

云服之美者莫如君襚大斂用之所以章君之賜也故在外而不在內。敖氏云君襚不倒尊也以祭服視散衣則祭服爲尊以君襚視祭服則君襚爲尊惟君襚不倒則祭服亦有倒者矣今案喪大記云小斂大斂祭服不倒此經小斂言祭服不倒大斂言君襚不倒者喪大記統君大夫士言故以祭服爲尊此士禮故以君襚爲尊小斂不用大斂用之也李氏如圭云襲以明衣裳親身則祭服美者居外小斂衣美者在中大斂衣美者在外三相變注云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者以斂時在外爲上服主人不敢以己衣加於君襚之上故先自盡其衣至大斂而後用君襚也有大夫則告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斂時則當降拜之大夫則告謂此時有大夫來則告以方斂也檀弓曰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也注云後來者謂方斂之後而來對未斂之先來者言也主人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未大斂之先而有大夫來當卽拜之此方斂不及拜故使人告之也云非斂時則當降拜之者此鄭申繹經意言大夫來非當斂時則主人雖在堂上亦當降拜之矣敖氏云告謂告以主人方有事未及拜賓也非斂時則位在下來卽拜之語尤明切儀禮經是周公作敘文最完密禮記是後人所記時有參差鄭氏注亦不能無出入如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的是此經之傳此經敘有大夫則告於布席布紱於衾衣之下正所謂當事也鄭注檀弓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據此經釋之是矣而又云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此出字便含混蓋意欲牽合喪大記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之文也案喪大記則出與下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皆爲出於室蓋始死男女哭位俱在室也小斂後主人位在阼階下無所謂出又喪禮非君命無出門迎法則亦不得以出爲出門喪大記之文本與禮經不合前已辨之喪大記云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據此文上俱云未小斂則士之喪亦指未小斂言也此經未小斂唯爲君命出若如記文則未小斂於大夫亦出其誤明矣鄭注此經云事則爲大夫出此出字何指邪孔賈二疏欲合檀弓喪大記爲一而於出字終多齟齬至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子疏引崔氏云謂斂竟時也與此經尚合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卽雜記所謂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也又云主人復位通襲卽雜記所謂反改成踊乃襲也此在既大斂之後也又下記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注云視斂姜氏北錫欲與此經牽合爲一謂此記擗者以主人當事告而大夫因升視斂以降也劉氏合拱遂云有大夫則告告大夫使升視斂也注恐不然今案記所云大夫升自西階視斂當指未斂時先至之大夫言君於士尚視斂豈大夫先至而不視斂乎記又云大夫逆降復位明是先已在位可知若後來者聞告而升視斂則先本無位安所謂復以是考之姜氏劉氏之說非矣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微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正義曰士舉遷尸謂自堂上兩階下位主人踊無算亦如小斂也卒斂微帷謂卒大斂而微帷自是不復准堂矣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均如小斂時也主人西面主婦東面喪大記曰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此雜記君大斂禮儀節亦略與士同

右大斂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

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

檀弓曰殯於客位

正義曰自此至踊襲

言殯於西階上之事○奉尸斂于棺謂自阼階上奉尸斂於西階上棺中踊如初亦踊無算也乃蓋謂加蓋于棺也吳氏廷華云亦士舉男女奉之經言主人者明所統也敖氏云納尸於棺則尸藏不見矣故亦以斂言之蔡氏德音云殯時亦南首經不言者自始死還尸以來皆南首故不必言也注云棺在肆中者前升棺時已置棺於肆中至是奉尸入棺所謂殯也以經言斂未言殯故注明之又引檀弓以證之客位西階上也檀弓曰斂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坊記同案飯後有襲尸遷於襲牀之事斂乃遷於戶內小斂後又有奉尸於堂兩楹間之事斂乃遷於阼檻弓坊記亦舉大略言之耳公羊傳定元年正棺於兩楹之間何休注云禮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章孝子之恩動以遠也又云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絰殯而成服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肆北面於西階東正義曰大夫之後至者卽上注云後來者義並詳上北面視肆注云北面於西階東謂主人降拜賓後卽在堂下西階東視肆也吳氏廷華則謂升階視之塗必親蒞之也今案吳氏之說似長經不言升階文省耳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阼階上之位下之位正義曰衆主復位則主人奉尸斂于棺皆從至西階視蓋與肆可知矣還尸者士而男女奉之皆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如初亦可知矣設熬旁一筐是此經脫一名字也各各委櫻也每一筐先大父三禮札記云此經無各字有三證孔疏述注無各字

妻大記注引此云旁各一筐

是此經脫一名字也各各委櫻也每一筐

先大父三禮札記云此經無各字

有三證孔疏述注無各字

正義

敖氏云

證也鄭注周禮小祝亦引此經作旁一筐無各字二證也娶大記注

未云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如故說每旁二筐則與此

注自相矛盾矣三證也記注名字當爲衍文今案旁一筐者謂首足

左右四旁每旁一筐也故說非乃塗踊無算以尸柩不見也注云

以木覆棺上而塗之者卽喪大記所謂塗上也

殯之制尊卑不同而必塗之者皆以爲火備也卒塗祝取銘置于肆

主人復位踊襲爲銘設柂

正義曰卒塗祝取銘置于肆者前作銘訖置于重今殯訖取置于肆賈疏云銘

所以表柩故也儀禮釋官云此取銘者周祝也今案卒塗而後言主

人復位則殯時主人悉治之也踊襲者復阼階下之位成踊乃襲雜

記曰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在斯時也注云爲銘設柂柂之

肆東者或以柂爲木名非也柂卽足踏說文柂闡足也詩常標鄂不

講葬鄭箋云不當作柂柂足是也銘之竿爲杠設柂以樹杠如足

然故謂爲柂也置于肆者置于肆旁非置于肆上肆西逼近序牆故

知樹之肆東也○李氏如圭云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

夫士庶人三日大夫十三日雖同而士則通死日數之故喪大記又

謂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士之喪二日而殯二日者自死之明日

數也問喪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

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

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今案鄭注喪大

記云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于死者亦得三日也又鄭

箋書育云禮人君之妻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

尊卑相下之差數是也王氏士讓云士庶人皆三日而殯蓋死日而

襲既明而小斂又既明大斂而殯連死日數之爲三日曲禮所云死

與往日也自始死之奠小斂之奠大斂之奠皆主人不親奠而含則

親之飯則親之馮尸則親之奉尸斂棺則親之視肆則親之哭殯則

親之此以見主于哀主于慎者必躬親之而儀物有不及親奉者喪事處處孝子之情也

右殯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
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於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

疏正義曰自此至丈夫踊言大斂奠之事○燭卽俟于饌東

者巾卽前祝徹以授執事者至是祝仍受巾執之與執席者俱從執者升自阼階入室而設于奧也凡爲神設席于室中者皆東面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是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注云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者以須燭照之爲明故燭先升

疏氏云周人斂用日出故既斂而室猶闇須用燭也云自是不復奠於尸者小斂以前皆奠於尸東自大斂奠以後朝夕奠朔月薦新奠皆尸柩在西階上而奠於室中故云自是不復奠於尸也餘詳前其所以不奠於尸而奠於室者敖氏云尸柩既殯不可復奠於其側故宜奠於室也今案此卽廟祭之始也云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者此時未奠而先以巾席設于奧是安神位也云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者爾雅釋宮文云執燭南面者以奠在室之南執燭者須近北照之爲便故云南面也云巾委於席右者設席東面則以南爲右吳氏疑義云巾以覆奠而奠陳于席委巾席右便其事也賈以神焉訛非○案敖氏以巾席俱祝執之與注異但奠時人執一物未審可有執二物否俟考祝反降及執事執饌

疏正義曰祝反降階下適東方饌所而與執事者執饌以待也

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饗三列腊進柢如初如小斂舉鼎七俎高鼎

正義曰鼎入亦設於

昨階前北上

以豚爲上也魚三列則是每列三魚三三而九也腊進

抵與豚同也

注云魚左首設而在南者李氏如圭云左首據執者

言之西面設于奥于席前則右首也今案祚席東面以南爲右執者

西面以南爲左執者必左首進之乃得在南自神席視之爲右首是

言左言右雖有不同而在南則同故云設而在南也但左首之筆當

以反吉爲正詳公食大夫禮云蓍脊也者少儀字作繢注亦同云左

首進譽亦未異於生也者公食禮魚十綯俎

右注云寢右進譽也是生人食法若少牢禮言首進陳則異於生人矣此言進譽是未異

於生也云亦者上小斂奠進抵

注云未異於生此云亦亦進抵也少

牢賈疏云鬼神進祿者祿是氣之所聚生人進譽者譽是脊生人尚

味故也云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若賈疏引檀弓云之死而致死

之不仁而不可爲也進魚不異於生是不致死也云古文譽爲蓍者

說文彫部無譽字龍部龍下云龍脊脊上龍龍也段氏玉裁云許於

此字從禮古文不從舊今文蓍者老也老則脊隆故凡脊曰蓍或作

蓍因馬鬣爲此字也胡氏承珙云案漢書揚雄傳充鉛廢蓍孟康服

虔皆以蓍爲馬脊說文選十發薄蓍之爻亦止作蓍後乃加彫作譽

或又作鑄少儀夏右鑄上林賦建鑄掉尾此祝執醴如初酒豆邊俎

皆蓍之今字鄭以蓍字經典承用故從今文

祝執醴如初祝亦夏祝也今案上小斂奠

從升自昨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祝

亦夏祝也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此祝

云夏祝及執事盥此不言盥省文

祝先升者謂如小斂奠祝執醴先升也餘詳前

酒北面亦如疏

正義曰櫺內東櫺之西謂新醴及執酒日邊俎者升

初自昨階皆由東櫺之西入于至也

段氏以櫺內爲東

楹北非下由楹西謂西楹之西也

注云亦如初者指醴酒北面而
言上小斂奠執醴酒北面西上此醴酒亦北面與小斂同故云亦如

初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邊南

巾如初右菹菹在醯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

正義曰

豆有二統於執設者統於席禮當栗南酒當脯南

正義曰

言右菹則左醯

可知矣栗脯兩箋也豚當豆當脯之東七魚次在豚俎之東也腊特于俎北在豚魚兩俎之北也醴酒在菹南在栗脯之南也巾如初

亦如小斂奠設饌訖巾之也此先設豆菹而後設俎設醴酒其序亦如小斂也

注云右菹菹在醯南也者席東面以南爲右北爲左云

右菹菹是菹在醯南也云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者案豆右菹菹魚右首同而魚言左此言右與魚異者魚據執者言

之執者西鄰南爲左故云左首豆據席言之席東鄰南爲右故云右菹菹載謂魚載于俎設謂豆設于席載據執言之設據席言之故云載

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也云醴當栗南酒當脯南者上云栗東脯是

栗在西脯在東此醴酒在菹南亦醴在西酒在東故云醴當栗南酒當脯

當脯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

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爲神馮依之也

正義曰既錯者既上執事執饌者謂既置饌而出於室也立於

室戶西當南面以西爲上侯祝出同降也秋後闔戶者祝錯醴最後因闔戶也祝後出而先降執事者從之故云先由楹西降自西階也楹西西楹之西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敖云經惟云闔戶是

牖未嘗啓明矣賈疏云重主道爲神馮依之故丈夫取以爲踊節也

○禮經釋例云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案士喪禮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

畢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疏云主人位在阼
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
爲踊之節也又云奠者降反位必由重南東者以其重主道神所憑
依不知神之所爲故由重南東而竭是以主人又踊也大斂奠升自
昨階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注爲祥
馮依之也君臨大斂畢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注節
謂執奠始升階及卽奠由重南東時也疏云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
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
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朝夕哭乃奠升丈夫踊奠
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月奠主人要節而踊
皆如朝夕哭之儀有薦新如朔奠既夕禮朝廟奠升降自西階主人
要節而踊注節升降疏云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東主
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既夕記朝于爾廟奠升階自西階主人
要節而踊疏云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此奠時要
節而踊也士妻禮徹小斂奠升自昨階丈夫踊既徹出于足降自西
階婦人踊徹大斂奠升自昨階丈夫踊既徹降自西階婦人踊徹朝
夕奠及朔奠從奠不云踊者文不具也徹無由重南東之踊節者變
于奠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堂室者故以升階降階爲節既
夕禮設祖奠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大遣奠奠者出主人要
節而踊注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西奠由重南東疏云奠來時由
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東此奠饋在輅之東言由重北者亦是由
車前明器之北鄉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南而東者禮之常也此
奠時要節而踊也將祖徹降奠主人要節而踊注要節者來象升丈
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軒徹由重南東疏云上篇
微小斂大斂奠時皆升自昨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今奠在庭
無升降之事直有往來經云要節而踊明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

人踊但此經直云主人要節知有婦人亦踊者以下經徹祖奠時婦人男子並有踊文則知此要節踊內亦兼婦人也徹祖奠徹者入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汗猶昨階升時也亦既盡乃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疏云小斂奠者門外盥訖升自此階大夫踊今徹者亦門外盥訖入由重東主人踊故云猶其升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庭者故以來去爲節來象升階夫象降階也至于從柩而行之夕奠亦設于堂從柩而降之朝廟奠亦設于庭皆不要節而踊者再設故也

右大斂奠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

送于門外

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

正義曰自此至主人揖就次言送賓送兄弟及出就次之儀○賓出

婦人踊主人不踊者以方拜送賓也于門外亦適寢門外也下同主人復入與兄弟北面哭殯親之誼與賓異也注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者以兄弟出主人拜送與賓出文同故知歸也妻服傳雖有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此經但言主人衆主人不言親若則親者亦在兄弟之中故鄭別之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以小功以下踊遠也賈疏云既殯雖歸至朝夕朔奠之日近者亦入哭限也若至葬時皆就柩所故既夕反哭云兄弟出主人拜送今案此說是也云異門大功亦存焉者存在也鄭意以大功有同門異門之分異門者雖稍疎然視小功以下爲親此時方殯尚未成服不特同門之大功在此未歸卽異門之大功亦在此未歸故云亦存焉也賈疏以存焉歸並引既夕反哭兄弟出主人拜送汗爲證誤甚彼注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賈以亦存焉卽作亦可以歸解注語不嫌重複乎且彼於三

月既葬反哭之後而云亦可以歸此方喪三日而卽云亦可以歸又何太無區別乎喪大記曰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異門之大功反哭而歸小功以下既殯而歸是其差次故賈氏以既夕注證亦存之爲歸培翫卽以彼泣而證亦存之爲亦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在未歸也餘詳訂疑

揖就次

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娶室也大功有帷張小功繩麻有牀第可也

正義曰言衆主人出門哭止則上主人入及兄

弟哭殯時衆主人亦在哭位矣東方寢門外之東方闔門自內闔之殯宮宜清靜也主人揖就次者主人拜送兄弟後卽不復入于是揖

衆主人而就次衆主人亦各就次也姜氏北錫云上文兄弟等爲旁親衆主人等爲嫡屬故但云出門不云拜送而且皆西面于東方以待就次矣揖蓋示使就次然方氏荀云主人旣殯就次而後有苦有塊則未殯之前有坐起而無寢與明矣注云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娶室也大功有帷張小功繩麻有牀第可也著次喪居之繩名喪大記曰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注謂不就其殯宮爲次以居是也服有輕重則居亦有異故鄭分別言之倚廬娶室詳喪服傳斬衰章閒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娶室共廟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繩麻牀可坐此鄭所本也喪大記亦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據此則父母之喪無論斬衰齊衰皆居倚廬也閒傳言大功寢有席小功繩麻牀鄭云有帷張有牀第是又推而言之也或以鄭云異門大功及小功以下歸與閒傳不符案異門大功亦歸是賈之誤解小功以下鄭云可以歸言可原醫權許之辭其有誼重而顧居于次者禮亦不禁之也但小功繩麻不徒有席而又有牀第則幾與常居無異是常居無異是服之至輕也

右大斂畢送賓送兄弟及出就次之儀

珍微宋版印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期因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

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拜送言君臨視大斂之儀○喪大記曰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又曰士在殯壹往焉案君於十禮宜既殯而往弔其有加恩賜者則視大斂故云君若有賜焉則視斂也言若有則不有者其常也既布衣君至者敖氏云君欲視斂則使人告喪家故主人不敢升堂而先布絞紲衾衣以待其來案喪大記曰大夫之喪既鋪絞紲衾衣君至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言斯殯而往使人戒則未殯而往亦使人戒可知敖本此爲解其說是也雜記曰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案雜記公升乃鋪席與喪大記不同吳氏廷華疑云所傳者異當以此經爲斷是也注云賜恩惠也者鄭以視斂爲加賜於常禮之外故爲恩惠又注喪大記云爲之賜謂有恩惠是也云斂大斂者據喪大記文也案喪大記又曰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孔疏云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夫樂卒事而往未襲也今案據此則卿小斂而往是常加賜則未襲而往大夫大斂而往是常加賜見小斂而往士既殯而往是常加賜則大斂而往故知此視斂爲大斂非小斂也云君視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鄭注未喪服大斂皮弁耶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案弔服主人成服之後與未成服之前異而未成服之前小斂後與小斂前又異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鄭注未喪服既殯成服是成服之後乃錫衰與未成服之前異也檀弓

曰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喪大記曰弔者襲裘加弔服與帶絰矣是小斂後乃襲喪與小斂前又異也小斂則改襲而加弔服與帶絰鄭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所以然者賓之弔服當視主人之服以爲節始死主人笄纓深衣而已故弔者裼裘小斂後主人變而袒括髮故弔者襲裘帶絰成服而後主人斬衰故弔者錫衰周禮司服弔服有錫衰繼衰疑衰三者皆主人成服以後之弔服故鄭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也往卽喪大記士在殯壹往焉之往謂往弔也又鄭注文王世子云君於卿大夫錫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繼衰以弔之與此注異者蓋此經言視斂注言錫衰皆據加恩惠者而言同姓之士繼衰異姓之士疑衰則其常也賈疏謂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是已君加恩惠於士當祁斂或有故未視斂既殯而往則服錫衰以示加賜也文王世子疏云士喪禮注云錫衰者謂士有俊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有明文故爲錫衰也今案孔疏前一說與賈同後一說恐非汗意又敖氏謂君視斂朝服襲裘加絰與帶成服之後弁絰疑說衰沈氏彤云此皆鄭是而敖非案禮記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但言爲卿大夫不言爲士是爲士雖當事不弁絰也重服不以弔儻爵不弁絰則皮弁既皮弁則亦皮弁服矣今案朝服是緇布衣皮弁服是白布衣此視大斂在既小斂之後不記諸侯弔必皮弁鄭以爲弔他國之臣則弔士以皮弁亦所以別於本國之卿大夫弁絰也沈氏謂鄭是而敖非其說確矣餘詳喪服記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下

主人出迎于外

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

不哭嚴於君不敢伸其私恩

主人

曰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敬君命也此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卽不哭皆以君親至而加敬也還入門右北面以變服不敢迎於馬前故見馬首卽還也門廟門也及衆主人袒者斯時主人及衆主人蓋皆北面在中庭以南近門俟君之入也褚氏寅亮云君不視斂主人先袒而後布絞紛衾衣等今因君親來故先布衣以俟至出迎君後始入而袒也此不哭固爲敬君矣但鄭注喪大記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云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義亦可參看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荔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依阼階北面凡宮有鬼神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此殯宮而云廟門外神之書顧命成王崩于翼室而曰諸侯出廟門俟是也巫祝皆接神者先大父儀禮釋官云巫男巫祝妻祝周禮男巫無數其節中十四人妻祝上十二人中十四人下十八人諸侯男巫當下士喪祝當中士為祝之又云小臣周禮上十四人此二人先二人後妻大記君之妻浴小臣四人抗衾然則諸侯小臣亦四人也又云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則小臣執戈蓋君之常衛今案二人後亦執戈經不言者省文此巫祝小臣皆從君而來者也注云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周禮男巫職文彼注云招招福也弭讀爲牧牧安也安凶禍也引之者以死喪是凶禍事巫掌招弭故君弔使從也云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小臣職曰掌詔相王之小法儀又曰正王之燕服位今云掌正君之法儀鄭蓋兼言之也又周禮大僕職曰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天子有大僕詔法儀故小臣詔其小者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故云

正君之法儀也云王弔則與祝前亦男巫職又周禮喪祝職亦云王弔則與巫前也引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列執戈惡之所以異於生者彼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列桃鬼所惡荔蕉苔可埽不祥云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荔居前下天子也者此鄭分別天子諸侯差等以檀弓巫祝桃列並真爲天子禮諸侯使祝代巫執荔爲下天子自此經止無執荔之文據檀弓注則巫祝桃列是未襲以前君臨臣喪之禮故孔疏云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荔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荔亦去之今案此經君視斂在已襲之後而鄭云云者鄭欲解天子諸侯禮異故兼執荔言之其實止取證祝代巫前耳喪大記曰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彼是既殯而往故亦無執荔之文儀禮釋官云周禮王弔男巫喪祝俱前諸侯弔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代之前是下天子也李氏如圭云春秋傳曰楚康王卒楚人使魯公親襚魯人患之乃使巫以桃荔先祓殯檀弓亦云桃列執戈惡之據此禮反喪大記皆不云桃列桃荔其周之末造數案劉氏澈有君臨臣喪以桃列先起於周之末造之論謂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背死也李說蓋本於此江氏筠云桃列之所自起乃是惡所以致其死者而豈其惡死者哉今案江氏此說甚善據鄭注檀弓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又解所以異於生也句云生人無凶邪則是所惡在凶邪之氣非惡死者故桃荔用之於初死未襲之前而既襲以後即不用之亦可以得禮意矣云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阼階北面鄭言此者欲見小臣執戈前後乃君之儀衛平日出入皆如此非因弔喪而然也故周禮大儀載云王出入則前驅小臣云王燕出入則前驅喪大記曰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一人立於後彼注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升而夾階立與此同也云凡宮有鬼神曰廟者以此殯宮是適寢

而亦云廟故解之也君釋采入門主人辟者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詛辟辟不敢以凶服近君也俟君升而後哭拜於中庭君升之而後就西極東以祝斂哀敬並伸如此祝爲君禮門神也者案此經作采而喪大記兩言君釋菜字俱作菜故鄭解爲禮門神與彼同也云祝爲君者以祝主接神此經祝代巫先故知祝爲君禮門神也禮記月令文王世子俱有釋菜之文而周禮大胥二云舍采鄭注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采禮先師也菜蘋蓼之屬占夢乃舍萌于四方鄭注舍萌猶釋菜也此鄭解采爲菜之義注不破采爲菜者以喪大記作菜人所習知也引禮運者證無故不來之義喪大記注亦云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萬氏斯大以釋采爲釋去吉衣其言曰以君之尊而下陪臣妻以禮其門神而後入竊疑於禮未安蓋先儒緣喪大記謠釋采爲釋菜遂以爲禮門神喪大記後人所述因古有釋奠釋菜之禮遂謠釋采爲釋菜不知采與菜不同釋菜者祭禮之細釋采者釋去吉衣也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此指成服後言大斂時未成服君未錫衰吉服而來不可卽以吉服入故釋而去之以著其哀也豈禮門神之謂哉今案周禮大胥注引或說云學者皆入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節也又呂氏春秋仲春入舞舍采高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此皆不以采爲菜與鄭異又夏小正萬用入學傳云大舍采洪氏震煊欲解舍采爲解釋采衣培翬嘗詔書洪氏謂入學舍采當從康成作釋菜解以學記皮弁祭菜明云祭則其爲祭先師之禮無疑也若此經釋采萬氏說似亦可從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鄭注列采正服韜記麻不加於采鄭注采玄纁之衣古時冕服皆玄上纁下朝服亦玄冠

玄衣皆吉服此時大斂主人雖未成服然亦不可以吉服臨之故釋采而後入門竊以爲萬氏說於經亦合故並錄之

君升自

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

祝南面房中東鄉君牆謂疏曰君

升自阼階者郊特牲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西鄉稱戶也此經不言君位所在妻大記大夫之妻君視斂則云卽位於序

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則云卽位於序孔疏引盧云卽位於序端謂

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卽位於序端大夫士既殯而

君往禮已成故卽位於阼階然則此經君視斂當亦升阼階而位近

序端也祝負墉南面謂在房外堂上背東房之牆而南面也注云

祝南面房中東鄉君者案中當爲戶之譌喪大記注云祝負墉南面

直君北房戶東也孔疏謂祝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此其明證蓋

斯時君位近序端祝必立於房戶之東背當房之墉乃可南面鄉君若以爲在房中之東則是面墉而立不得云南面嚮君矣各本皆作

中誤其今正祝必鄉君者爲詔禮賈疏云案喪大記云君稱言視祝而踊鄭注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故須鄉君也云牆謂之

墉者堂上惟東面牆謂之序其房室之牆則皆謂之墉也云主人中庭進益北者賈疏云前主人先入門右中庭之南今云中庭明益北至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頽成踊出

出不敢必君

正義曰君哭無戶而哭也主人哭拜

稽頽成踊

注云不敢必君之卒斂事謂不敢必君之終視斂也

款氏云自此以下六節每節之畢主人輒出皆

爲不敢久留君也喪大記曰出俟於門外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

大斂

正義曰謂君命主人反行大斂事也復位復中庭之位

大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

人使疏

正義曰前君命主人反行斂事主人復位不敢遽升故命之升也喪大記君視大夫斂主人房外南面是君升亦升此待君命乃升故彼注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款氏云西楹東明

其在堂中西也今案此時尸在兩楹間少北故主人升自西階立於堂中西北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

公大國之孤四命也春秋

面視之也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

秋傳曰吾公在塋谷

正義曰升公卿大夫亦君命升之此公卿大夫皆爲視斂而來故升之使視斂也不言士以君在堂士賤不得並升也

禮主人在主人之

西主人宜近尸也東上以東爲上亦北面也乃斂謂行大斂事喪大記曰遷尸卒斂此下亦當有遷尸于阼階上斂衣之文經不言略也

詳燕禮注云公大國之孤四命據周禮典命文也引春秋傳者襄二十年左氏傳文證諸侯之臣亦稱公也

卒公卿大夫

逆降復位主人降出位

逆降者後升者先降如朝夕哭弔之位

疏

正義曰卒謂卒斂言復

至者君未至時已位於此主人降出亦爲不敢久留君也

注云逆

降者後升者先降者爲君在堂也云位如朝夕哭弔之位見後方氏

荀子云喪大記

惟君及父母妻子兄弟此經君尚未馮公卿大夫同學同官之久亦宜聽其馮若君大斂不臨則大夫之爲親戚故舊

夫升自西階既馮尸大夫逆降何也以義接之舅甥之外兄弟之親

者亦有馮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手

尸之禮數按之凡馮尸輿疏正義曰君反主人命之反也主人中庭仍復中庭必踊今文無成疏之位也君坐撫當心喪大記注云馮之顙必當心

又云馮者必坐是也拜稽顙拜君撫也注云撫手按之者喪大記曰君於臣撫之孔疏云君尊但以手撫按尸心身不服膺也又子於

父母馮之孔疏云謂服膺心上也是馮則服膺撫不服膺略有區別
然總之皆馮也故妻大記曰凡馮戶賓必踊言凡則是總目之稱此
注引之者見君與必踊也然經不言踊方氏荀云記云君稱言視祝
而踊則始入而哭亦宜踊文皆略者以禮終將出總言君要節而踊
主人從踊著其凡也云今文無成者案成踊者謂一踊三跳九
跳乃成踊節義詳前凡君使人弔謳贈無不拜稽願成踊下拜大夫
之後至者亦成踊此故從古文也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以君
亦當言成故從古文也

也南面則

正義曰復初位謂初入門右位

注云以君將降也者

當坫之東

正義曰復初位謂初入門右位

以君將降而衆主人辟於東壁也云南面則當坫之東

者案堂下之牆謂之壁故士冠禮云適東壁特牲記云饋爨在西壁

皆堂下之牆也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自門以北皆周以牆又云牆

周平堂則堂之東自南至北皆有牆鄭以南面爲當坫之東謂東坫

之東蓋東壁爲堂下之東牆辟於東壁而南面則在東坫之東而不

在東坫之南以東坫君降西鄉命主人馮戶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

面馮戶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降自阼階

在主人之東西鄉命之也君升時主婦及眾婦人當皆辟於房此云
主婦馮蓋亦君命之也妻大記曰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又
曰馮戶不當君所鄭注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是也欲孝子盡其情者欲盡哭踊之情也奉戶斂于棺乃蓋主人

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便趨疾不敢久留君

建在西階上入門左由

正義曰奉戶斂于棺亦主人奉

之也不言踊省文君反之命反視塗也入門左不言升蓋在西階東
北面視也肆在西階上此入門左亦在西故注云由便趨疾以急於

就視不敢從君升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容由右也

右亦復中

正義曰

君升卽位此時殯訖當卽位於阼仍西鄉也衆主人復位復中庭之位言復位則初時位在此可知矣

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者喪大記曰大夫具奠可也士具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入門右斯時塗訖故入門右如初也前主人中庭注以爲進益北則初入門右在中庭以南矣此注云復中庭位卽前主人中庭之位以將視奠宜進益北也

西階以君

正義曰賈疏云凡奠皆升阼階

階在阼爲君在阼故辟之而升西階也

君要節而踊主人從

踊

謂執奠始升階及

正義曰君要節而踊敖氏云要猶候也沈氏形云此訓未知所本又郝氏敬云要猶既奠由重南東時北

按也吳氏廷華云要猶歸也今案此二訓亦未的

據樂記要其節奏鄭注要猶會也苟子行禮要節而安之楊注要邀也邀一訓遇見莊

子釋文然則要節而踊謂會遇營壘之節而踊也

主人從踊謂君踊而主人亦踊也喪大記曰君視祝而踊是也賈疏云上文大

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

由重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

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

今案鄭賈解此節專就奠時言之方氏苞則以爲總舉之辭據上文君哭尸撫尸俱未言踊方說似亦可通經言之於此者以奠時亦有踊節故至

此總言之也方說詳上李氏如圭云喪大記曰君弔見尸柩

而后踊然則塗之後雖往不踊據此則君不專爲奠踊明矣卒奠主

人出哭者止

以君將出不敢

正義曰楊氏復云哭尸斂尸撫尸視謹體恟尊者也廣視塗視奠凡六節每一節主人出

主人不敢必君之卒事也君命反主人行事故以盡哀敬之情始終之義也今案君反主人者五至卒奠主人出而君亦將出矣言哭者

止則前此衆主人等皆哭矣喪大記曰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此解哭者止以君將出而止也謹釋喧譁也衆經音義引蒼頡篇昭晏

耳子也楚辭注多聲亂耳爲暭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

古者立乘式謂

小併以禮主人曲禮正義曰君出門廟中哭謂君出廟門而廟

日立視五舊式視馬尾正義曰中哭如故也主人時在門外以君出宜辟

故不敢哭也注云辟逡遁辟位也者逡遁卽逡巡是卻退之意不敢以變服近君也云古者立乘式謂小併以禮主人也者古者惟婦

人坐乘男子則立乘車前橫木低於兩旁之較二尺二寸者爲軾軾

低故可俛而憑在車上有所敬則俛首憑軾式是法則之名凡云矜

式式慎皆有敬意因謂馮驥以致敬於人爲式後人并謂車前橫木

爲式也此時君升車將去故小併以示致禮於主人引曲禮立視五

舊式視馬尾者禮式爲俛首之義注云立平視也舊猶規也謂輪

轉之度又解式視馬尾亦爲小併孔疏云車輪一周爲一規輪高六

尺六寸徑一圍三十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總一

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德爲十六步半賈

疏略同此在車上立而平視如此若式時則止視馬尾不能反還以其俛首故也孔疏云馬引車其尾近在車闊前故車上憇式下頭時

不得遠矚而止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

在後君弔蓋乘象輅曲禮曰乘正義曰上云巫止于廟門外祝代

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之是君車入大門直至廟門外矣

賈疏云貳車不入大門褚氏寅亮云君在廟門外升車至貳車畢

則君車出大門矣主人乃哭拜送送在大門外明甚敖氏謂送於廟

門外謬也豈有君使人弔從尚送於外門外今君親臨乃止送於廟

門外乎今案褚說是也喪大記曰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願門外卽大

門外也送拜迎不拜者彼注云拜迎則爲君之答己也注云貳車
 副車也者周禮典路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鄭注王乘一路
 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諸侯弔必有貳車亦其類也云其數
 各視其命之等者周禮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行人
 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是車數如命數也云君出使異
 姓之十乘之在後者據坊記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推之謂
 貳車亦便異姓乘之在後以爲備也云君弔蓋乘象輶者諸侯以金
 路爲第一等車象路次之注意始謂弔則乘次等車亦約略言之耳
 引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者譖乘貳車不曠左也彼
 注云君存恩空其位故不敢曠左也左必式者孔疏云雖處左而不
 敢自安故恆馮式也周禮戎右會同革車鄭注王雖乘金路猶以
 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亦引曲禮不敢曠左爲譖是其義同
 也○朱子曰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節而踊今日
 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義安在
 又曰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夫斂往焉於士野殯往焉何其誠
 愛之至今乃恝然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黃氏
 叔陽曰古者人君於其臣之喪葬臨之視斂親撫之其恩禮何厚也
 巫不入門祝先之其恭敬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又命主婦馮之其教
 孝何切也臣於君之臨也迎而先入撫而先降必俟君命而後馮馮
 又不敢當君所目於男女之別亦不紊焉細微曲折無不合禮觀於
 此者仁愛忠孝襲入卽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後至布
 之心油然生矣襲入卽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衣而後
 來布正義曰主人送君後襲而入卽位階下於是衆主人亦襲吳
 者王氏疑義云君至時以斂而袒君在不及襲故君去乃襲或曰君
 在宜袒故不襲也今案君不視斂則主人於大夫之後至者蓋棺後
 卽袒而拜之此襲而後拜者彼殯事未畢不宜襲此已畢故俟君之

去卽襲而拜之也注云後至布衣而後來者賈疏云若未布衣時來卽入前猶大夫從君之內今別言拜大夫之後至者明布衣後來
敖氏云此後至謂君既至而後來者今案敖說似長以其至在君至之後故主人不及拜之若在君至之前則來時當卽拜之矣賓出主人拜送自賓出以下如之云自賓出以下如人踊以下諸儀也○張氏爾岐云以上皆喪親第三日事

右君臨視大斂之儀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己也曲禮曰生與來日
正義曰前此主人髽髮未改至此乃成服始去髻髮也敖氏云成服者畢已經帶今復以冠衰之屬足成之吳氏紘云成服通五服之親而言杖則專指當杖者於是凡有服者各服其冠衰屢斬衰者不括髮齊衰以下不免而去纓如故婦人髽者笄之而著縗亦去纓如故荀子曰紓續繫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閼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喪大記曰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下記三日絞垂張氏爾岐云經云三日除死日數之實則喪之第四日注云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斂弔矣者謂三日而殯連始死之日數之屬續有早晚其始死之日不全一日故云既殯之明日乃全三日也始斂弔者言始食乃可出拜君命也賈疏云喪大記三日不食謂通死日不數成服日故云三日不食孝經三日而食者是除死日數故云三日而食也云禮尊者加惠明

日必往拜謝之者案鄉飲鄉射二篇皆云明日賓拜賜雖吉凶不同其明日拜謝一也。敖氏云君命及衆賓謂弔者弔拜之者謝其弔已也。吳氏紱云此重君命當急拜餘賓則次第拜之不定在一日朱氏軾云經言及者因拜君命出故拜及之否則不拜也。云棺中之賜不施已也。者敖氏云棺中之賜謂襚也。不拜襚者襚禮不爲己也。吳氏疑義云拜其弔不拜其賜亦重禮輕財之義說似較勝引曲禮曰生寘來日者證經言三日爲既殯之明日也。彼注云寘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日數是也。

右成服

朝夕哭不辟子卯既殯之後朝夕反哀至乃哭不代哭也正義曰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闋焉。疏自此至乃就次言朝夕哭奠之事。○敖氏云朝夕哭謂既殯之後丈夫婦人於每日之朝夕皆哭於殯宮其禮於下見之。吳氏廷華云既殯在次哭無時入哭則以朝夕爲節。李氏女主云雜記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自因也。自因謂因其故猶朝夕奠惟止哭耳。○注哀至乃哭楊氏乃作則義長據賈疏似亦是貝字。云既殯之後朝夕反哀至乃哭不代哭也。者經唯言朝夕哭但除朝夕外在虛中哀至亦哭故鄭補言之哀至之哭卽下記哭晝夜無時注謂不必朝夕是也。前此代哭不絳聲至是以朝夕哭不代哭矣。云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闇焉者賈疏云詩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左傳乙卯昆吾稔之日昆吾與夏桀同時誅則桀以乙卯亡尚書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伐紂之日是紂以甲子日死王者以爲忌日檀弓云子卯不樂是吉事闇也。今案檀弓孔疏與此略同經典釋文引賈逵云桀以乙卯日

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是鄭所本也釋文又云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弔卯弔刑子相弔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姜氏北錫云王者以爲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聖人救民取殘之大義而桀紂固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卽吉而避之沈氏彤云案明陳絳云于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辟者哀親之外尤重於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辟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又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弔漢書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寅卯相弔故以是日爲忌乃術家傳會之說不足辨今案姜說沈說是也顧氏炎武云翼奉謂子爲貪狠卯爲陰賊是亦非本義又鄭司農注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辟開也正義曰婦人在內近殯故先辟門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哭卽位于堂阼階上也南上統於主人門外廟門外也經言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外兄弟在其南賓禮之則皆在東方西面矣而丈夫言北上外兄弟言南上賓言北上不同者敖氏云同姓異姓之新及賓客難以親疏爲序列於東方而所上相變明其不相統也其說是矣又云以下文考之則此東方之賓卿大夫也門東西他國之異爵者也然則西方者其十數門東門西外門內之左右也列定而主人乃卽位於東方之

北今案敖氏以西方爲士位亦是至門東不獨諸公私臣亦在焉門西不獨他國之異爵者公有司亦在焉盛氏世佐云門東門西乃羣吏之正位諸公與他國之異爵者不恆有有則不可與卿大夫同列故位於此而少准所以尊異之也李氏如圭云賓弔賓也少儀曰喪侯事不弔弔故以朝夕哭時而弔今案諸公猶大夫與他國之異爵者亦是弔賓來弔時就位於此非士之朝夕哭每日皆有公卿大夫異爵者在列也盛氏以爲不恆有是矣此廟門外之位與內位略同蓋先序立於此以俟入哭至主人卽位則辟門矣門廟門也主人位於東方之北近廟門故以爲麗非之節經惟言婦人哭而主人以下不言哭者方氏苟云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雖初喪亦無哭於門外之禮下乃言入門卽位而哭耳儀禮解云在外位時皆不哭下云出門哭止可見矣賈疏誤詳訂疑又敖氏以丈夫爲衆主人衆兄弟沈氏形以主人兼衆主人在內丈夫謂親者與衆兄弟據下文但言主人及兄弟似沈說是也注云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著案鄭注妻服以外兄弟爲姑之子此云異姓有服不同者彼是對舅之子爲內兄弟而言此統言異姓有服之親則甥婿外孫從母之子皆在其內矣昏禮晉稱外昏姻其證也云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者辟與闔亦通喪服小記云無事不闔廟門彼注云鬼神尚幽閭也廟殯婦人拊心不哭方有事宮是也婦人拊心不止謹覆所謂椎胸也又詩寤辟有摽手傳亦云辟拊心也檀弓云辟踊哀之至也又云歎斯辟辟斯踊鄭注辟拊心踊躍是拊心較踊爲稍輕亦哀痛之意吳氏廷華云方哭而止有餘痛也注云方有事止謹覆者上注云廟門有事則開此方辟門故云有事謂入哭之事沈氏形云暫止哭以俟主人之入門是也蓋主人及賓此時將入門卽位故拊心不哭以止謹覆耳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先

面拜乃南面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不每面三拜檀弓記君之妻士備入而后朝夕踊今案此主人卽位見賓先拜之而后

特拜也旁三以賓位唯有東方西面西方東面南方北面無北方南面也

大記曰於士旁三拜係專拜士與此別也檀弓注云備猶盡

也謂盡入也李引之者以主人入門兄弟賓客亦皆從入經未言故

引以爲證也敖氏云婦人但言踊以踊見哭也哭有不踊踊無不哭

者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者敖氏謂先南面拜乃東面

拜西面拜與注異褚氏寅亮云敖以尊卑爲女理似較長今案下主

內位之拜分別尊卑此叫外之拜略之但旅拜而已當從鄭說

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

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

拜諸其位

賓皆卽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兄

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缌麻亦卽位乃哭上言

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於列異爵大夫

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

疏人堂下直

東序西面卽阼階下位也不言丈夫不言外兄弟於兄弟中該之矣

敖氏云此位與外位同故上言其位此著其人以互見之上言賓禮

外兄弟此言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明外兄弟以上皆少退於主人亦

互見之也門東又有私臣之位門西又有公有司之位故諸公與他

國異爵者皆少進以別之特牲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

東北面西上此位亦當如之也敵則先拜他國之賓惟謂異爵者若

士則否以其同國異國者皆同在西方之位又旅拜之亦不宜異也

他國之異爵者謂來聘若從君來朝者也凡凡諸公卿大夫也李氏

如圭云敵謂其爵等也先拜他國之賓優遠客也褚氏寅亮云惟爵同乃先拜他國之賓耳如本國有諸公而他國賓中止有卿則先拜本國之孤而後拜他國之賓意重在別尊卑也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此不見西方之賓據經云卽大夫在主人之南則士在西方可知章氏平儀禮溫故謂內位無西方東面者以殯在西階上也今案不言士者省文張說是此拜賓者哭畢主人又拜之也注云賓皆卽此位乃哭盡哀止者經但言主人哭未言賓哭故注明之又言卽此位乃哭則卽外不哭明矣云士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者鄭以前門外拜賓先西面次南面次東面爲右還而拜故謂此亦右還拜之如外位但內位之拜既分別尊卑則不得右還而拜注說死非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綢麻亦卽位乃哭者大功以上有同門之誼衰尤切也亦者亦賓卽位乃哭也云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者上言賓繼之北上此言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卿大夫卽賓也云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者門東本爲私臣之位如有諸公則在私臣之前門西爲公有司之位如有他國卿大夫則在公有司之前是爲前於列前於列是尊之也此主人是士卿大夫爵尊於士故謂卿大夫爲異爵也云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者謂就其位一一拜之不旅拜也○此以上言朝哭之位夕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斂之宿寢疏正亦如之

徹者盥于門外則門外設盥可知自後無門內西方之盥以無舉尸之事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徹在朝奠之牛故須用燭也吳氏好義云大斂奠燭俟於東堂下燭亦如之先入謂入室也踊節義俱詳前注云徹饌亦在東堂下燭亦如之先入謂入室也踊節義俱詳前注云徹者徹大斂之宿寢者爲將朝奠也云宿寢謂昨日之奠也吳氏廷華云製斂三奠次日徹之若朝夕奠則據司尊彝疏云朝奠夕徹夕奠

朝微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邊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邊

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

序次

正義曰先取者執而立俟畢微乃出室而降也祝取醴北面取酒立

于其東是亦西上就於席也序從者禮記祭義序從彼注云以次第從故此注云序次也謂祝執醴先出次酒次豆籩次俎也前大斂奠時祝執巾入此不言微巾省文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

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

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邊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

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

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正義曰先者明祝不復位也

正義

曰此與微小斂奠改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同而文加詳耳義互見前醴酒後設故執醴執酒者北面西上少立以俟執豆者錯訖立于豆

北面南面執籩者執俎者錯訖立于執豆之西東上與前執事豆北南

面東上同褚氏寅亮云豆西面錯如在室向奧設之儀也舉豆而餘

可知儀禮解云凡言立於錯後者既設之而立以俟祝錯醴畢祝

先適新饌而諸人乃從之也蓋自西階下而徑東故出於主人位北

饌云將復奠者言適新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入

於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不正義曰乃奠謂設朝巾無菹無栗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

醢錯於酒西不言復位而言遂先是先適饌不復位也新饌朝奠之

正義曰遂先明祝不復位也者上言酒錯復位復北面西上之位此

禮錯於酒西不言復位而言遂先是先適饌不復位也新饌朝奠之

正義曰乃奠謂設朝巾無菹無栗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

醢而升亦升自阼階也注云入於室也者此朝夕奠亦奠

正義曰乃奠謂設朝巾無菹無栗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

於室也云如初設者旦先次籩次酒次醴也者謂其設之次第如初耳吳氏廷華云如初設亦在奥也云不巾無菹無栗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者謂大斂奠有兩日兩隻脯醢菹栗俱有此但言脯醢則一豆一箋無菹無栗也凡禮盛而有兩豆兩箋者則有俎俎有特肉故必巾之檀弓曰喪不剝奠也奠鄭注剝猶保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墮埃及加也脯醢之奠不巾是其義也賈疏云若然朝廟之奠亦無菹栗有巾者爲在堂而久設墮埃及故也敖氏云室中唯殷奠則巾其餘否今案始死脯醢之奠無巾是在室中小斂奠雖有俎但止脯醢無菹栗而並脯醢皆巾者亦是爲在堂久設恐墮埃及故巾之是脯醢之奠不巾鄭注蓋指室中言也錯者

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門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

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

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今文無拜

正義曰錯者以女先出立

于戶西西上俟祝出隨降也滅燭出執燭者滅燭而出也下記云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則執燭者不與錯者同降也主人奔送不言於門外省文餘與大斂奠略同儀禮釋官云此亦夏祝也注云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者以其朝夕哭奠惟主于哭至

奠則禮畢無他禮節也云今文無拜者案大小斂奠畢賓出俱云主人拜送又下云主人卒拜送賓正蒙此拜送之文宜有拜字故鄭從古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席

正義曰敖氏云衆主人出而婦人踊乃朝夕哭之踊節多於殯日者也今案言衆主人出爲婦人踊節猶上言賓出婦人踊也下言出門謂賓與主人及衆主人衆兄弟等皆出皆出則哭止皆復位闔門謂衆主人復門外東方西面之位遂闔門

也上言賓出主人拜送此復言拜送賓者自公卿至士賓多出有先後但衆主人於主人送賓出廟門時卽復外位故主人送賓事卒遂揖之使各就次也敖氏云此主言朝哭之禮其夕哭之與此異者惟徹醕酒脯醢不設于序西南耳今案敖說非詳後○張氏爾岐云自第四日至葬前並用此禮

右朝夕哭奠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

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以上月

半又奠如初
正義曰自此至如于室言朔月奠及薦新之事○朔者謂大斂時
月殷奠故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大斂盛於朝夕也
東方之饌亦如之亦如大斂也
玉藻曰朔月少牢五俎四簋生時朔月食盛於常日食則朔月殷奠亦以象生時也
注云朔月月朔日也者凡經言朔月皆謂月之第一日也云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者
賈疏云下經云月半不殷奠十言不大夫以上則有之若特牲云士不諱日大夫以上則諱日之類云如初者謂大斂時無鼎俎故知如初謂如大斂時也

瓦敦有蓋當遷位
黍稷併於西北也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
正義曰此節與上節皆是陳朔月奠之事上節是言其同於大斂者此節是言其異於大斂者大斂奠有蓋而此無蓋大斂奠無黍稷而此有黍稷是異於大斂奠也后而有異所以示別也瓦敦以瓦爲之蓋敦之蓋也儀禮諸篇或言蓋或言會其實一物下敦啓會注云會蓋也
十一虞禮命佐食啓會注云會合也謂敦蓋也是會即蓋矣會合爾雅釋詁文鄭言此者見敦蓋之名會義有取於合也敦又有足

下文敦啓會面足是也餘詳少牢禮生云黍稷併於斂北也者釋
 經當奠位也下記設於東堂下俎大斂奠于其上云丘在斂北以並箋亦如之亦以并在斂北此黍稷蓋用兩敦當奠位故云並
 於斂北也云於是始有黍稷者前此奠俱未有黍稷故云於是始有
 也云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者以生時朝夕食主於穀
 食今死者惟朔月月半有黍稷是猶平常之朝夕也云大祥之後則
 四時祭焉者四時祭有黍稷也○張氏爾岐云朝夕之奠有醴酒豆
 篋而無黍稷至朔月殷奠乃有黍稷如平時常食者以下室又自有
 燕養之饌故雖不設黍稷而不爲謁也既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
 奠廣宮又饋下至者莫必神之所在故也

徹宿正義曰蔡氏德晉云朝夕哭拜賓有三將入廟門旁三拜一
 奠也既入哭拜異爵者二也拜送三也此皆如之今案徹謂徹
 夕奠也朔月奠亦賈昧行事故先徹昨日之宿奠事與徹大斂奠同
 經但言卒徹省文其餘不言者可知也敦氏云朝夕奠無俎非盛饌
 徹則去之不復改設于序西南惟言卒徹爲下事節也吳氏好義云
 奠以依神後奠未設故暫設于此何論盛否盛氏世佐云朝夕奠雖
 非盛饌亦改設于庭求神之道宜然也下云皆如初奠之儀足以蔽
 之矣故說非今案徹奠之所以必改設者鄭云孝子不忍使其親須
 身無所憑依也若新奠未設舊奠又去之不使其親無所依乎吳氏
 盛氏辨之甚是但吳氏以小斂辟奠不出室例之謂仍改設于室亦
 升牲於鼎也初奠謂大斂奠也正義曰舉鼎升俎可以出其序升入之次正義曰舉鼎入入門也升
 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正義曰舉鼎
 鼎入升俎之儀略前所詳自卒札至徹鼎

之節詳前所略文互相備也匕者右人也逆出匕膳者先出也注

云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者以匕牲載于俎必匕畢而

後執之故云俎後執匕畢則鼎無事故執俎者行鼎可以出以俎行

爲鼎匕出門之節也云其序升入之次者謂升堂入室之次先醴酒

以下序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邊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

微也正義曰豆錯亦醯北菹南俎錯腊

俎之東錯俎特設于豚魚兩俎之北也此當籩位與上當籩位異上

云當籩位謂陳于東堂下之位也此當籩位謂設于室之位也卻諸

其南謂會仰而置之于敦之南也醴酒位如初款氏謂醴在黍南酒

在稷南者前大斂奠醴酒在籩南鄭注云醴當栗南酒當脯南此黍

稷當籩位故款以爲在黍南言也其醴酒位如初也大斂奠先設籩

而後設俎此黍稷當籩位而設在俎後者褚氏寅亮云以其爲食之

主故後設吳氏紹云黍稷爲食主故名設後乃設之不以牲主穀也

醴酒後者要其成也○注菹南黍菹字各本皆誤作俎盛氏集編據

款本改正今從之云當籩位者盛氏云當大斂奠之籩位也上經

云菹南栗栗東脯是其位矣此以黍稷當栗脯之位故云俎南黍菹

東稷也云會蓋也今文無敦者案會即敦之蓋也下祝與執豆者巾

微朔奠云敦啓會有敦字則此亦宜有故鄭從古文之舊也上經

乃出其爲正義曰有牲肉故巾據經云與執豆者巾則豆俎皆巾

巾寡其寘是也上大小斂不云與敦豆者立北其舉

者巾文略也儀禮釋官云此亦夏祝也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

之儀月半不殷奠殷盛也十月半不復正義曰要節而踊亦謂奠

巾寡其寘是也上大小斂不云與敦豆者立北其舉

奠者由重南而東大夫踊皆如朝夕哭奠之儀也不云丈夫婦人以主人統之也月半不殷奠則仍如朝夕奠而已

注云殷盛也者易

殷薦之上帝馬鄭注皆云殷盛也朝夕奠無牲俎朔月奠有牲俎盛于朝夕故名殷奠釋名釋喪制亦云朔望祭曰殷奠但以殷為兆與

鄭異耳云十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者謂大夫以上月半亦如朔月盛奠十月半不盛奠是下於大夫以下也有薦新如

朔奠薦五穀若時疏正義曰有新物則薦之其儀節皆如朔奠亦有果物新出者疏牲俎也禮弓曰有薦新如朔奠蓋本於此彼注

云重新物爲之殷奠是也款氏云新謂穀之新熟者也春秋傳曰不食新矣少儀曰未嘗不食新皆指五穀而言也今案鄭兼言果物者

據月令差以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含桃之類也

入啓會徹時不復蓋也面足執之令足閒正義曰徹朔奠爲將夕

入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疏奠也上徹朝奠但云卒

徹此詳言之者以朔月之奠有牲牢且有黍稷也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文與徹小設奠同云取先設者則取敦亦後于俎矣序出如

入謂其奠出室時亦如入之序醴先而酒菹醢黍稷俎以次從之也

注云啓會徹時不復蓋也者案設時云敦啓會至徹時不復蓋故

仍云啓會也云面足執之令足閒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者敦氏云敦面足是以首自鄉也其執而設之之時亦然少牢

饋食禮曰敦皆南首蓋北面設之故也敦有首足如物之縮者然皆在上耳盛氏世佐云案韓氏三禮圖敦蓋爲龜形用少牢禮注疏說也今敦蓋既啓猶云面足其設于外如于室外序疏正義曰注云外

則其說恐未必然俟考于序西南時一如設於室之次第也吳氏疑義云如設于室上文改設皆然特於此見之耳

右朔月奠及薦新

筮宅冢人營之

字葬居也冢人有司掌墓地北域者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

疏

正義曰自此至北面哭不踊言筮宅

北之事○此云筮宅者目下事也周禮小宗伯曰卜葬北雜記曰大夫卜宅與葬日又曰如筮則史陳冠長衣以筮鄭注筮者筮字也謂

卜大夫若士也孔疏大夫尊故得卜字并葬日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用筮荀子曰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楊注卜宅大夫之禮也士則

筮字今案士葬日亦用卜與大夫同見後喪服小記曰祔葬者不筮宅謂前人已筮之也

注

云宅葬居也者案下注云宅居也字居爾

雅釋言文侯云幽宇則葬義自明此但云宅故以葬釋之以別於生人之居也云冢人有司掌墓地北域者先大父儀禮釋官云賈疏謂

士亦有冢人非是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北域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以爵等爲邱封

之度又云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北然則古者諸臣之墓地皆公家掌之此與下記言冢人物士蓋爲之經其北域周禮又有墓

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庶民之葬尚有公臣掌之則此冢人爲公臣必矣周禮天子禮諸侯亦當然周禮冢人下大夫諸侯

當上士爲之云營猶度也者周禮冢人請度甫箋注云請量度所始築之處地故謂營爲度廣雅亦云營度也引靈臺詩者證營爲量

度之事手傳經度之也孔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爲葬將北疏謂經理而量度之是也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首故也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壤柔土也九章曰穿地四爲壤五教氏云壤所掘起之土也掘四隅與中央略以識之而已以神之從遠不可定也

盛氏世佐云外其壤謂置諸四隅之外南其壤則置諸中央之南而已注云爲葬將北首故也者賈疏云解掘中南其壤爲葬時北首

故壞在足處案檀弓云葬於北城
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北城
營之處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正義曰既朝哭謂朝哭之後乃筮字也云主人皆
往則衆主人亦往也兆南卽所掘壞之南此筮禮
與士冠特牲二篇略同惟彼筮于廟門此筮于兆南爲異耳禮經釋
例云不于廟門而于兆南者反吉也亦質文相變之義培翬謹案下
云指中封而筮似筮葬字宜於其地筮之故不於廟門也李氏如主
云免絰去絰也秦氏蕙田云去絰不用與袒免之免不同敖氏云絰
服之最重者於此免之以準趙祁耶宜與人異服問曰凡見人無免
絰雖朝於君無免絰今案下卜日云免絰左擁之此不言左擁之省
文當亦與彼同注云兆域也所營之處者兆域爾雅釋言文小宗
伯注云兆壘壘城所營之處卽上冢人所營度之處也云免絰者求
吉不敢純凶者以衰絰皆是凶服此云免
絰則衰服如故但有衰無絰者不純凶也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尊
由右出也少儀曰筮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命筮者宰也在主人之
幣自左詔辭自右右亦北面今案士冠特牲二篇皆云宰贊命
故盛氏以此命筮者爲幸也餘詳士冠禮筮者東面抽上韁兼執之南面受命讀藏英之
文無兼筮鄭注筮史筮人也練冠長衣與占者朝服殊則筮史
是家臣故凶服也初東面有司位也繼南面受命卿士人也注云
今又無兼者胡氏承珙云士冠禮云筮人執英抽上韁兼執之進受
命于主人賈疏云少牢史左執筮右抽上韁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
于主人此云筮彼云筮一也案士喪禮但云筮者東面抽上韁兼執
之并不言執英與筮故注云韁藏英之器也兼與筮執之命曰哀子
鄭以士冠少牢決此當有兼字故從古文餘詳士冠禮

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

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也度

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言爲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爲幽冥居北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孝經曰卜其宅北

而安厝之古文

正義

曰命曰命筮者命之也李氏如圭云哀子喪無兆基作期

亦

稱也雜記曰喪稱哀子哀孫今案某主人名某甫死者之字也

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者說文且薦也段氏注云薦席可爲藉謂之薦故凡言藉曰薦且故音俎所以采藉

進物者弓申之凡有藉之詞皆曰且凡經注言且字者十有一鄉飲酒禮注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少牢饋食禮注伯某之某且字也士喪禮父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檀弓鳥呼哀哉尼甫注云因且字以爲之謚雜記陽童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坊記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云孟子之子蓋其且字又公羊傳宣十五年王太子殺召伯毛伯注云札者冠且字也桓四年天子使宰渠伯糾來聘注云宰渠伯糾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定四年劉卷注云劉卷氏采不名且字古言表德之字謂之且字往往可證者如是蓋古者二十而冠祇云某甫五十而後以伯仲某甫者所以藉伯仲也故鄭注禮之某甫如是何注春秋之札卷糾皆爲且字與鄭無不合作正義者多不能僚致轉寫多譌而其不譌者固可考而知也經注之且字非許書則不察矣今案賈疏云孔甫之等是實字以某甫擬之是且字也惠氏棟謂爲臆說不明誠然如段說且字方有意義耳餘詳少牢禮云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者宅居詳上餘俱闕雅釋詁又蔡氏傳晉云言謀此以爲幽冥之字今當爲北域之始得毋其後或有艱難乎推行注義較顯

引孝經者謚宅北爲葬地北域也彼云卜者據大夫以上言之云古文無北基作期者敖氏引或說云當從古文無北字而期亦宜作其屬下句張氏爾岐云古文期無有後鄭義意自備今案此當爲光域之始而筮之以問吉凶北基二字不可省且係命筮當作疑辭敖氏謂期宜作其固屬杜撰張氏依古文作期亦語太直遂不似問筮之辭故鄭定從今文也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者在左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地者古文述皆作術

跡正義曰上筮入南面受命今右還北面指坐西面特牲饋食禮云筮者許諾卽席西面坐此不言坐者禮經釋例云凡筮士坐筮師大夫立筮士喪禮筮宅不云坐立當亦坐筮也然經無布席之文或攝盛如劉大夫立筮數今案卦者在左亦北面

餘詳上元禮注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者說文手傳皆云述循也鄭既解述字之義又解述命爲受命而申言之也受命之後必申言之者爲有遺誤重其事也云不述者士禮略者據少牢大

夫禮述命言之也賈疏云知十不述命非爲喪禮略者特牲吉禮亦云不述命故知士吉凶皆不述命也云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者章氏平云案庄會疑事之誤爲疑遂之誤并於上已云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當以命筮卽爲述命賈疏引少牢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爲因事命筮下文云遂述命亦可證字之誤章說據本疏似可從然周禮大卜疏引此注亦與今本同考鄭此注云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下卜日不述命注云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詳此二注一言凡筮一言凡卜明條分別卜筮述命之異會合也謂筮則合命筮之辭爲述命如少牢饋食禮筮日史述命白假爾大筮有黨孝孫某來日丁亥

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案假爾大筮有常命筮之辭季孫某以下述主人所命之辭是合命筮之辭爲述命也云凡卜述命命筮異者謂卜則受命之後別爲述命之事不與命筮爲故云嚴重威儀多也以下注互考之鄭義自明會與爲非誤字矣云中封中央壻也者卽謂中央所掘之處也云古文述皆作術者述正字術是假借字故鄭從今文○賈疏云士禮命筮辭有一命筮辭有二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筮辭有三十命筮辭有一者卽上經是直有命筮無述命又無卽席西面命筮辭是命筮辭唯有一也下文卜日有族長筮卜爲事命筮直云哀子某以下又有卽席西面坐命龜是士命筮辭有二少牢大夫筮禮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爲因事命筮下又云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冠於述命之上共爲一辭通前爲事命筮有一若卜則有爲事命筮通述命又有當席西面命爲三又周禮大卜疏亦云然曲禮孔疏云凡卜筮大夫以上命筮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筮筮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一也卜史旣得所卜之命更序述筮卜所陳之辭命曰述命二也卜人卽席西面命筮云假爾泰筮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筮史一也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二也士則命筮有二命筮有一餘與賈疏略同吳氏廷華疑義云卜筮之辭有二一爲主人命筮筮之辭一爲卜筮者命筮筮之辭主人命筮之辭如待牲筮日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諱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及少牢筮日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于此經筮宅曰哀子某爲其父某南筮宅度茲幽宇兆基無有後繼是也主人命筮之辭如下卜日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是也卜筮者命筮筮之辭則曲禮所謂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是也凡卜筮者主人雖有尊卑經文雖有詳略其合二辭並舉則一而已士冠二辭俱闕賈謂

其當有主人命筮之辭不知其尚有筮人命筮之辭也乃以意斷之曰士命筮之辭一不亦惑乎至所謂大夫以上筮辭有三者則命筮者一述命者一西面命龜者一其所謂命龜者卽主人命龜之辭所謂西面命龜者卽卜者命龜之辭述命之辭無考惟所引少牢筮日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云而已筮者之述命如此則卜者之述命可知矣然據假爾大筮語本卽筮人命筮之辭孝孫某以下亦卽主人命筮之辭是賈所謂三辭實二辭而已今案曲禮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鄭注但云命龜筮辭不言尊卑有異則士亦通用之其與大夫以上異者唯述命不述命而已賈孔謂士筮無筮人命筮辭吳氏辨之極是至大夫以上述命又有卜筮之異筮則以命筮之辭冠於述命之上其爲一辭如少牢是卜則述命與命龜爲二鄭注已分別言之吳氏以卜之述命與筮之述命同尚未的所以然者古人大事卜小事筮龜重於筮故威儀多鄭氏之說當有所受之也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卒筮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旅乘也反與其屢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從猶吉也

正義曰敖氏云卦者書卦於木既卒筮而筮者

乃執以示命筮者必示命筮者以其出命故爾既占而先告命筮者乃告主人亦此意也若吉時則受命示卦皆於主人占之曰從所告之辭云爾從謂從其所筮之地也書曰龜從筮從盛氏世佐云卒筮不言書卦文略也注云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者謂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以示命筮者也但寫卦是卦者事執卦當是筮者說見士冠禮又經但云不命筮者不云不主人姜氏北錫云案卜葬日但云宗人示治卜筮卜受示則筮亦止示命筮者注恐未然盛氏世佐云經云命筮者受視反之則主人不視明矣此亦

凶禮之異者也今案經文載卦不云示主人告吉兼告主人與下卜日作龜不云示主人告吉兼告主人同姜氏盛氏之說是也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案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濟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注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安戲歸藏黃帝鄭志趙商問大卜職注子春云玉北帝顙頃之北瓦北帝堯之北原北有周之北又云連山安戲歸藏黃帝何由知之答曰此數者無取文改之無據故著于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又易對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賈疏云夏家易以紳艮爲首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故名連山殷之易以紳坤爲首坤爲地萬物歸藏於地故名歸藏周以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而於四時故名周易蓋本於此餘詳十冠禮云從吉吉也者卜筮以筮廟從焉吉又特牲禮告主人之辭云占曰吉此云從與吉一耳故云從猶吉也少牢注云從者求吉得吉之言者謂己欲求吉而筮從而吉此就從字義釋之也

正義曰 盛氏世佐云經復著經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地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經復著經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而筮之

疏 也筮畢自著經明鼎之免之者爲禮神故也哭者哀其親之新歸此土也方氏苞云自筮宅及井椁獻材獻素獻成皆哭而不踊其哭也感時撫事而哀不能禁其不踊也卜幽堪治明器以安親之魄體而哀不敢溫皆稱情以立文也注云更擇地而筮之者按經筮擇如初儀作擇故鄭以更擇地解之也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疏 易位而哭非常

疏 吴氏紱云哭殯悲親之將遠也下卜日之哭同朝夕哭當在阼階下西面今筮宅歸殯前北面哭則在西階下矣是易位而哭異於常也

右筮宅兆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既已也匠人爲椁刊
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反位拜位也既哭之則往施之窓中矣主人還椁亦以既朝哭矣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視椁視明器之事○檀弓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十雜木椁鄭注椁謂周棺者也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孔疏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猶方八寸大夫十寸六寸庶人五寸又云椁繞四旁抗木在上今案椁在棺之外四旁既納棺於椁中乃施抗木於其上也西面者殯門外東方之位西面則以南以左左還椁謂循井椁之南而西而北而東周繞而詳視之乃反於葬位也哭者見其成椁之形而哭也不踊義詳前婦人哭于堂因主人之哭而哭也注云既已也者詳下云匠人爲椁者解經葛首言井椁已畢主人乃西面拜工謝其勞也云匠人爲椁者解經工爲匠人也匠人木工云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者案下宋器有獻材獻素獻成三事此不言者明器無定材椁用松柏之等有定材故不須獻又椁無飾刊治之即成故云刊治其材知井構於殯門外者以獻材在殯門外故知此亦在殯門外也褚氏寅亮云井構者以椁材兩縱兩橫閒疊而層累之如井字然今案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鄭注木工宜薪腊日豫成材椁材也下獻材于殯門外注云材明器之材者檀弓明言明器故知材謂椁材此經明言椁其中以俟下棺有似于井故云井椁井之則椁已成將來施之窓中象亦如是此特先井構於殯門外以視其完否耳葬時必先施椁乃

下棺故鄭又云既哭之則往斂之窯中矣是也云反位拜位也者卽西面拜工之位也又云主人還椁亦以既朝哭矣者言既朝哭乃還椁此與下獻材不必同日要皆在朝哭之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後視之因經未言既朝哭故注補之也

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

縝主人徧視之如哭椁

獻素獻成亦如之

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

爲疏正義曰殯門外謂適寢門外也西面北上縝者謂自北至南屈

成而陳之也吳氏廷華云材雖未治而其用已定故有上及縝也

今案明器甚多其材非一故須屈陳之檀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

木不成斷琴瑟張而不平等生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簣虞是明器

甚多材非一也徧視之一一視其良苦也如哭椁者如其反位哭不

踊也周禮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獻素獻成亦如之

者如其徧視而哭也

注云材明器之材詳上云視之亦拜工左還

者謂亦先拜工乃左還而視也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者賈疏

云素是未加飾之名又言獻材是未斷治明素是形

法定斬治訖可知又言成是成就之名明知飾治畢也

右視椁視器

卜曰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燎置于

燃在龜東楚荆也荆燎所以鑽灼燭者燭炬也所以燃火者也周禮

華氏掌共燭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炬遂灼其燎矣

以授卜師正義曰自此至卜擇如初儀言卜日之事○卜日謂卜

遂以役之葬日也士冠及特牲祭皆筮日此獨用卜重葬事亦以

變於吉也曲禮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

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孔疏喪事謂葬與二祥左傳云禮卜葬先遠

日辟不懷也杜云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俱然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既朝哭謂既朝哭之後乃卜如筮宅也外位殯門外之位也西塾門外之西塾也先大夫禮釋官云卜人公臣大夫士有筮無卜禮器家不寶龜孔穎達曰大夫卑不得寶龜儀文仲居蔡爲僖則士可知矣大夫士無龜而逸禮云大夫龜八寸士六寸蓋傳聞之誤也大夫士筮則有筮史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史家臣故凶服是也卜必請於君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老請于龜卜室之族鄭駒乞請廟以卜是也以此考之知大夫士有筮人無卜人此亦公臣來給事者也今案周禮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皆同官此諸侯卜人當周禮大卜春秋時又謂卜人爲守廟章昭注國語云守龜卜人是也奠廟南首者暨南嚮故龜亦南首也有席者席卽卜席先以藉藉周禮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鼎以往饋亦如之楚焞置于燼謂楚焞與燼皆于一處皆在廟之東也注云楚荆也者說文楚叢木一名荆也荆楚木也二字互訓廣雅釋木亦云楚荆也是楚爲木名云荆焞所以鐸灼者說文焞明也段氏注云焞蓋亦取取火之意云燼炬也所以燃火者也者說文燼所以然持火也炬說文作𦵁云東葦燒也燼說文作燼鄭引周禮者證楚焞與燼之用也華氏曰掌共燼契以待卜事鄭注引此經云楚焞卽契所用燼也燼謂炬其存火與此并略同又曰凡卜以明火爇燼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燼取火於日說文爇燒也又曰燼灼其燼契以授卜師燼以役之惠氏棟校本云周禮遂作燼燼役之無以字當依彼爲解又云燼燼一也楚焞卽燼契也案鄭注周禮云燼讀如戈鐸之鐸謂以燼杜燼火而吹之也燼既然以授卜師用作燼也役之使之說文燼然火也周禮曰燼燼其燼段氏注云以火燒物曰然燼者謂燼而然之也今案說文引周禮作燼燼其燼燼古吹字卽燼之省據此

諸文則以陽燧取火于日爲明火束葦爲炬燒而存之爲燁燃楚木
灼龜而作其兆爲楚焞楚焞與契爲一物凡卜時先以明火爇燁乃
燁是其次第也

族長蒞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

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燁席者在塾西

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

者也

吉服服玄

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

正義曰族長蒞卜謂臨視卜事也

疏

與宗人皆吉服款氏云此占者亦

吉服不言者文省出吉服者以對神故也今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

日占者皮弁又筮占者朝服則此亦吉服可知郝氏敬云占者三人

亦

在其南在族長宗人之南皆門西東面

以南爲上以北爲上

相

繼不相統也卜人與執燁者布席者皆在塾內西待事也今案上云

楚焞置于燁則執燁者秉執楚焞可知儀禮官云案雜記大夫之

妻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鼐注卜葬及日也孔疏引皇氏云大小二宗

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案

下言宗人命鼐與彼同而吉服蓋亦公臣若士冠特牲諸篇之宗人

則當爲私臣矣又云占者亦公臣如周禮占人之職古者卜筮皆曰

占周禮占人掌占書以八筮占八頤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占人

亦占筮是也然周禮有大卜卜師卜人主卜事有筮人主筮事而又

有占人掌占則占者與卜人筮人別可知矣此經占者三人在其南

又云卜人在塾西卜人不在占者三人之中是卜人外別有占者如

周禮占人之職也注云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者儀禮釋官

云案左傳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皆主宗族之事士之族長亦其類

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大事宗伯蒞卜今謹案此申

注有司義也叔氏云族長族人之尊者蓋望文生義耳云吉服服玄

端也者據特牲吉禮筮日服玄端而言也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

原北者也者周禮大卜掌三北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鄭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灋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今案據鄭志玉兆爲夏瓦兆爲殷詳前鄭言此者蓋謂占者三人各掌一兆書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占必三人也云在塾西者南面東上者上云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是此塾爲西塾也在塾西者謂闔東屏主婦立于其在西塾內之西故鄭以爲南面東上統於門也闔東屏主婦立于其內屏明疏也此言闔東屏則西屏不闔可知也屏詳士昏禮席于闔西塾外闔作擧闔作廢疏士冠特牲同不言門中省文席亦西面餘詳士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涖卜卽位于門東西面冠禮士涖卜族長也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正義曰告告於主人也主人位本在門外東方面當代主人命卜西面以族長將涖卜故轉而北面避之免經詳前左擁之擁經也注云涖卜族長也者儀禮釋官云案族長涖卜經卽稱爲涖卜以事目其人猶特牲嗣子舉奠經卽謂爲舉奠育司微上賓三獻經卽謂爲三獻也云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者族長本立于門西東面今卽位于門東西面是主人位故知當代主人命卜也下宗人還少退受命注云受涖卜命卽命卜之事也賈疏云周禮天子卜法與士異假使大事則大宗伯涖卜次事小事以下各有差降也今案大卜云凡小事卜人抱龜燻先奠龜西首燻在北又執龜涖卜注云代宗伯是也

以待

疏

正義曰龜燻本在西塾上今抱之而擧闔外也奠之燻在龜

北蓋南上也敖氏云燻先謂執燻者先於龜而行也莫釐西

首象神位在西塾之不言燎與燻同處可知

注云貞貞燻又執龜

以待之者賈疏以抱龜燻爲句先奠龜爲句謂卜人既奠燻又取龜

奠燻乃復執龜以授宗人若二人分抱則抱燻者奠燻抱龜者徑示

宗人可矣何必多此奠龜一節事盛氏世佐云上云卜人及執燻席

者在塾西則執燻者別一人矣故以燻先二字爲句得之今案周禮

大卜曰凡族陳龜鄭注陳龜於饌處也引上經卜人先奠龜于西塾

上南首證之又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注正龜於卜位也引此經

卜人抱龜燻先奠龜西首證之是上貞龜西塾爲陳龜之事此奠龜

闕外席上爲貞龜之事則此奠龜一節正不容少注云既奠燻又執

龜者謂卜人既奠龜俟執燻者既奠燻又復執龜以待授宗人經於

奠燻之後不言執龜者以下云宗人受卜人龜則卜人執龜不言自

明注補經所未及故特言之但執龜節文在執燻者奠燻之後故云

既奠燻又執龜非謂奠燻者亦卜人也據經文執燻者別自有人何

必卜人兼抱之賈疏誤會注意以抱龜燻爲句褚宗人受卜人龜示

氏遂誤謂一人兼抱龜燻當以盛氏之說爲是

宗人受卜人龜示

高以齧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筮卜也者周禮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

當灼處示筮卜也者周禮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

則既高彼注云以齧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筮卜卜用

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又卜師凡卜事既高注云示筮卜是也

周禮作既此作示一也筮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受筮卜命

既古文視示與視同

受命宜

疏

正義曰筮卜受視受龜於宗人也反之亦反於宗人也受

卻也

命謂宗人受筮卜之命下命曰則筮卜命辭也還少退謂

受命少退于授龜之處注以

爲授龜宜近受命宜卻是也

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

降無有近悔

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

正義曰命曰祿卜命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

之也來日將來之日

某者來日甲子李氏如圭云王制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三月士之三月亦通死月數故春秋傳又謂大夫三月士踰月也雜記曰祝稱卜葬廣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春秋傳卜有令龜者筮卜其令龜者乎近附近之近注云考登也降下也者古登與升通鄭意蓋謂考降爲升降也敖氏云考成也降下也謂成其下棺之事張氏爾岐云考父也降骨肉復歸於土也沈氏彤云鄭訓考爲登以考降爲魂神之上下不若言骨肉復歸於土者之切但訓考爲父又與上其父之文相犯敖本爾雅釋詁訓考爲成最佳然謂成其下棺之事亦未穩順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則得之矣今案考訓成較登爲有據然謂成其下棺之事似迂曲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又似牽步卜宅不若張氏以考爲父謂父降於此得無近於咎悔文義更洽沈氏以與上其父相犯爲嫌顧氏炎武云既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轟有子考无咎也又引禮記體魄則降爲譖似張說義長又鄭解無有近悔云得無近於咎悔者乎近字作活字解盛氏世佐云近悔如雨不克葬之類筮宅爲久遠之計故慮有後難卜日爲目前之事故期無近悔是以近爲遠近之近作實字解與鄭異今案卜日亦關係久遠不專爲目前盛說似泥仍依注爲是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正義曰許諾者宗人也異於筮命亦宗人命之也周禮大卜大祭祀命龜又曰凡娶事命龜鄭注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此宗人命龜與彼異者雜記大夫之妻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故此禮亦多宗人主之命龜之辭蓋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云爾授卜人龜使之灼也

亦宗人授之一注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者前筮宅不述命爲士禮略此卜日亦不述命故云亦士禮略也云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

威儀多也者賈氏謂對筮時述命命筮同是已而說未取析盛氏世

佐云述命述之於所受以備失誤審慎之至也命龜則直告龜而已

大夫以上下既述命又命龜筮則述命遂以命蓍不重爲之士卜不

述命而命龜筮則不述命亦不命蓍此卜筮之辨也今案少牢大夫

禮筮日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命筮之辭也孝孫某來日丁亥以

下述命之辭也以命筮之辭示於述命之辭而連言之是卽盛氏所

謂述命遂命筮不重爲之也若卜則先述命後乃命龜分爲二是述

命命龜異故云龜重威儀多也但盛氏謂士筮亦不命蓍則猶沿賈

孔之誤辨見前云負東屏俟龜之北也者謂宗卜人坐作龜興作猶

人既授卜人龜灼之遂負東屏而立視其北也卜人坐作龜興灼也

周禮卜人凡卜事示高揚正義曰注云作猶灼也者周禮大卜作

火以作龜致其墨輿起也

火以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北也春灼

後左夏灼前右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彼疏云作謂發使贊拆然則作

猶灼者謂以火灼之而發其非非卽謂作爲灼也鄭司農云作龜謂

鑿龜令可蒸也後鄭蓋不從之引卜師凡卜事示高揚火以作龜致

其墨者蓋作龜是以火灼之彼注云揚猶熾也致其墨者孰灼之明

其北是也云興起也者謂卜人宗人受龜示治卜治卜受視反之宗

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治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龜

也古文疏正義曰反之反霸於旅人也宗人又反之卜人以授占者

曰爲日乃退而東面以俟占族占謂三人共占之也周禮占人君

占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卦鄭注謂北象也色北氣也墨北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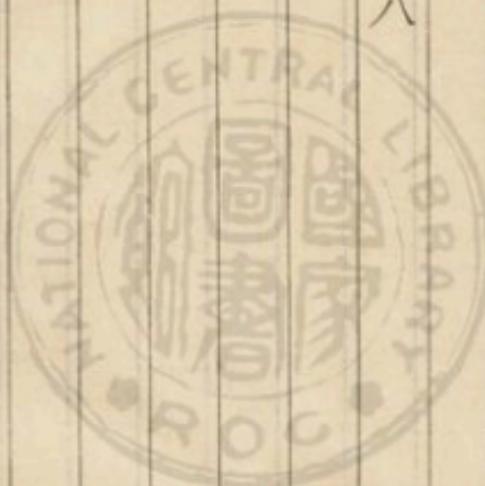
也坼北聲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北象

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玉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此古之占法也凡卜據此經及周禮大卜諸職約有數節先陳龜貞龜文示高次命龜文作龜乃占也占曰某日從與前筮宅占之曰從同宗人所告之辭也下告主婦哭此筮卜及主人不哭者敖氏云筮卜不哭者吉服也主人不哭者未經也注云不釋龜復執之者劉氏台拱云案宗人釋龜久矣此乃重執之而云不釋龜者對下文告主婦釋龜言之執龜以告筮卜與主人釋龜以告主婦以此爲別賈疏未得其義今案下云授卜人龜是釋龜矣劉氏之說甚得經意注云復執之者恐人以爲原執未釋也乃後人猶有謂族占之時龜仍宗人執之者誤矣云古文曰爲日者胡氏承珙云此謂授卜人龜告于主婦占曰之曰古文作日蓋涉下某日日字而誤也授卜人龜告于主婦哭不執龜者正義曰告亦宗人告也主婦哭者以葬有期日也于衆賓采賓僚友疏正義曰異爵者公卿大夫也亦宗人告之方氏不來者也疏包云注知衆賓謂僚友不來者蓋僚友來者則告異爵者尊之也其在列之賓共聞之可不告矣有不在者則使人往告之注是也敖氏以衆賓爲在外位之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士恐非偶有不在之賓可責而不告乎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師正義曰卜擇如初儀擇唐石經作宅張氏爾岐云石本誤顧氏炎武云當依石經作字今案上文筮擇如初儀注云更擇地而筮之則此卜擇如初儀當爲更擇日而卜之上筮擇之擇鄭既解與宅異則此卜擇不得以擇爲字矣且此係卜日非卜宅也石經誤無疑○卜人徹龜謂卜告吉乃徹而藏之也主人

經入哭如筮宅如其
殯前北面哭不踊也

右卜葬日

儀禮正義二十八



儀禮正義

二十八

卷

中華書局聚

101487312

珍藏宋版印



翰林五經二十八

古文辭曰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一中華民國玖貳年 合月 貳壹

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554459

